

女神與鬼魅

林芳玫 著

聯合文學

這些年來快速化的，
社會有如一面哈哈鏡，
照出扭曲的樣貌，
家而

Because of this fast shift of society, It's REALITY.

這才寫實。

Phantom of the Goddess
Written by Fang Mei, LIN



| FANGMEI, LIN |

林芳玫,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賓州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政大新聞系副教授、教授，行政院青輔會主委、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委。現任台師大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曾獲一九九四年聯合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獎、二〇〇四年金鼎獎雜誌專欄寫作獎。著有《解讀瓊瑤愛情王國》、《跨界之旅》、《權力與美麗》、《女性與媒體再現》、《色情研究》等。

女神與鬼魅

● 林芳玫／著



8777:

目次

【自序與代序】

這個人、那個人、一群人的臉孔與故事／林芳玫

007

第一輯 動物·童話

兩隻石龜的午後對話

014

重新把「睡美人」說一遍

022

美人魚回歸海洋家鄉

031

辭歲月賀年

038

國家圖書館



004059033

第二輯 姊妹·情誼

熟女新定義 048

高跟鞋的愛恨情仇 059

燒兩種香，拜兩種佛 067

兩張桌子的故事 073

第三輯 女神·鬼魅

巫婆與美女 082

倒掛懸崖邊的國王 089

洛神 097

歌劇魅影VS音樂天使 101

踏上不歸路 110

婚禮或喪禮彌撒曲 119

第四輯 生病·權力

肩膀上的一片羽毛 130

爭「權」奪「利」的國王 139

媒體行銷打造名醫 150

共業同修 157

第五輯 男女·遊戲

棋盤上的兩性遊戲 172

在陰性空間旅行與說故事 179

洞口外的得道者 187

她真的爽到了嗎？ 195

懸崖邊緣的凝視 202

這個人、那個人、一群人的臉孔與故事

林芳玫

最近在一個電梯裡，一個陌生人對我說：「你今天怎麼在這裡？」幾秒鐘後又向我道歉：「對不起，認錯人了。你長得好像我大學同學。」

類似經驗一年發生個一、兩次。起初我以為自己長一張大眾臉。後來次數多了，我開始幻想，也許有好幾個人，年齡、職業、教育程度類似但不全然一樣，他們共有某種長相。這幾個人不見得全部是女性，也有男性。「我」是其中之一；「我的臉」不盡然是我的臉，而是與其他人共用的一張臉。我想像著這些人的生活起居，寫下這些人的故事與感受。這本文集收錄的就是過去兩年我替「我們」代言而寫的生命插曲。

過去兩年筆鋒由分析性文字轉化為抒情敘事，這樣的轉變是當初自己

未曾預料的。由於工作轉換頗大，有好幾年不曾與朋友聯繫見面，同時也數度被陌生人誤認為是他們的失聯同學，更有人以為我在國外工作。等我有機會和老友重逢，我們急切的分享斷訊幾年內發生的事情。我把這些交談記錄下來，書寫過程中，什麼是我的經驗、什麼是我的朋友們的經驗、什麼是自己幻想出來長著同一張臉的陌生人的經驗，三者早已含混不清，我也喜歡這樣的入際分享與融合。

過去這兩年的寫作動機，部分來自於一股強大的慾望，想要坐在咖啡館，面前一個筆記型電腦，我就在鍵盤上敲敲打打，很時尚感的樣子。很明顯的，這是中了廣告與電影電視的毒。筆記電腦的廣告充斥著自由、輕鬆、舒適的畫面，令人羨慕。一個電腦素養貧乏的人，應該要擁有幾枝名貴鋼筆，以手寫來展示書寫的古典風華。可惜我連鋼筆也沒有，一直停留在廉價原子筆的程度，字跡也難看。後來我想，那就練習在電腦鍵盤上敲打，擺個寫作的架式。

我該恭喜自己，現實生活還是可以模仿廣告創造出來的形象。我的確

就坐在咖啡館，就著電腦敲打出一篇篇心情感想，關於我自己、關於我的朋友們、關於電梯裡被陌生人誤認的大學同學。

這幾年工作的地點與空間變動過幾次，我常找不到東西，自己似乎也遺失了。同時我也重複買著釘書機、迴紋針、剪刀、便利貼等文具，某種形式的自我隨著這些重覆的物件跟著繁衍複製。東西永遠不夠或太多，不會恰好。自我也是，不是失落就是膨脹重覆。

也因為空間的變動，處於「被別人趕走」以及「把別人趕走」的輪迴。最後我抓住虛擬空間，在電腦螢幕上寫下我們的眾生相——坐在咖啡館裡。咖啡館的入場費相當廉價，就是一杯咖啡的價錢，再貴都只是一個金錢數目。我之前的生涯轉換，進場與退場都需要極高的代價：尊嚴、情感、勇氣、與靈魂。但是我最後學會耐性，也接受了事實：生活就是重覆買一些你已經有的東西，而你沒有的東西，就是靠機緣，不是用買的。

此書文集寫於過去兩年，最原始的機緣，則是十年前台灣首度總統選舉，也在那年發生若干重大治安事件，台灣民眾來不及體會民主的成果，反

而感到生命的脆弱。我以為自己很冷靜，與九〇年代的集體焦慮保持距離。我也選擇專注於私生活的經營。沒想到世紀末我卻遭逢「自己這邊」婦運人士對我無情的摧殘。我知道她們絕無惡意，只是集體焦慮症的爆發。

如果一個人訂婚也要被冠以難以承受的責任，包括某婦女團體捐款下降，以及訂婚前沒先向重要人士報備，都構成了這個人被苛責的理由，那麼這個人處於怎樣的圈子？這又是怎樣一個人，竟容許別人惡言批評她的婚禮？此書的書寫動力就來自於作者認識這個人，想要呈現這個人的處境與觀點。

這個人所存在的圈子就是九〇年代台北女性主義婦女運動。這個人自以為冷靜、堅持個人主體性。事實上這個人過度自信，她居然相信許多女性主義與民主的理想。而在某些人眼中，她是一個傻瓜。她默許婦運大老對她公開與私下的羞辱；她為了想要轉換生活圈居然辭去教職去做官，結果數年來學術界借調風氣依然盛行，政治界一招手，就可以隨時把學者叫過來。當年她的辭職，只證明了她是個呆子。同時，做官的經歷使得某些婦運人士以

為她撈到什麼好康而為此不屑之、調侃之、嘲弄之。

而所謂「做官」竟讓她產生「製作棺材」的感覺，因為看多了政壇上別人如何互相作掉對方，看多了權力遊戲的操弄，她隨時準備在職務上要自我結束。政黨輪替六年來，換了五個行政院長，每年陽曆元旦與農曆春節這一段期間，她冷眼旁觀大老闆如何換掉院長——他通常先說不換，可是最後還是換。她在既定格式的辭呈上簽名蓋章，然後再拿一張新的任命書，再進行一次宣誓就職典禮。到了第四次，她居然站在紅地毯上睡著了。平常晚上躺在床上睡不著，白天倒可以站著睡，怪哉！

她看了這麼多男人的權力遊戲，逐漸瞭解婦女運動也一樣；不同之處是女性主義者喜歡談情慾，卻對權力慾徹底避而不談。在婦運界權力慾望因而是壓抑的重返，以乖張的方式展現於女性主義者之間的情感依賴與精神虐待。「作棺」數年，她的肉體生命與精神生命有了斷裂，個人成長與職務內容的节奏也不盡吻合，「鬼」就是存在於兩種情境分裂後的縫隙。

她的牢騷還真不少，好在她也很容易因為一杯香醇的咖啡、牆頭探出

的一朵花、路邊一隻抓癢而姿勢奇特的狗，諸般瑣事都令她高興。我身為一個作者，書寫這個人的故事，還有其他人的經歷，最明顯的收穫是打字能力提高了。

這本文集裡的若干文章，探討女性對權力慾的壓抑，也有幾篇是對「國王」的同情與嘲諷。是的，我對「國王」有很多批評與不滿，但是我也心痛他承受的壓力與他遭受的敵意。國王的任期到二〇〇八就結束了，到時正式職務已經結束，他依然精力旺盛，那他必然成為政壇魅影。而本書作者，就繼續沉溺於《歌劇魅影》的音樂與劇情。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日 於師大旁邊的咖啡館

女神與鬼魅

第1輯

動物・童話。



兩隻石龜的午後對話

我也可以書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不但見證了赤嵌樓的變與不變，我也見證了台灣這塊土地上人們認同的轉變。

台南市赤嵌樓是全台著名古蹟。前面寬廣的庭園有個小水池，淺淺的池水邊栽著幾株細長高挺的水生植物。池裡養著幾隻烏龜，牠們大部分時間趴在石頭上曬太陽，偶爾到水裡面慢慢划水游泳，總是一派悠閒的樣子。

水池邊、赤嵌樓前，立著幾塊長方形石碑，長期風吹雨打，碑文上刻的字早已模糊不清。每一塊石碑下面的基座，是一隻巨大的石龜，看起來就像石龜馱著石碑。

遊客來了，這裡走走，那裡看看，從人文景觀到動植物，指指點點說

長道短。稍微細心的人發現石碑下面的基座是石龜，通常的反應是「好大！」有的人就會繼續說，「烏龜的特色就是任重道遠。牠們有堅忍不拔的毅力，可以揹負重擔。」

還有一些遊客對水池感興趣。看見黑灰色的石頭上趴著幾隻池龜，動也不動，應該是在休息，但是頭又抬得高高地，脖子伸得長長地，人們就會讚歎道：「看牠們那副德性，動也不動，整天曬太陽，連游泳都慢吞吞，真是好命，很會享受嘛！」

當然也有人說，整天無所事事，活著有什麼意思。還有那副黑漆漆的長相，也不怎麼討喜。還不如欣賞色彩亮麗的金魚，或是樹枝間活潑靈巧的松鼠。

石龜老兄啊，你好像有認同錯亂的毛病啊

日復一日，遊客交換著類似的意見，石龜與池龜都聽膩了。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太陽高掛，遊客都躲到別的地方了。連好脾氣的石龜都被太陽

曬得發暈。數百年的沉默後，牠終於開口說話。最靠近池塘的那隻石龜，向離牠最近的池龜打了聲招呼。

「嗨，你好。我們距離這麼近，卻從來沒講過話。真羨慕你們池龜，自由自在，行動自如。我揹著這塊大石頭，又重又無聊。幾百年來常聽人類說我們的特色就是『任重道遠』，我寧可不要有揹負的能力。」

池龜慢慢地把脖子轉動一下角度，以便看清楚石龜，然後再慢條斯理地開口：「烏龜能負重，這應該是人類自己的投射與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自然界的龜族有殼，那是用來保護自己，不是用來揹東西。相對於我們身體本身的重量，龜殼其實不重。如果你把一個行李箱往烏龜背上一放，我猜我們會垮下來的。」

「沒錯，烏龜根本揹不了額外的重物。」石龜一面附和，一面又以批評與不滿的口吻說：「幸好烏龜行動遲緩。如果烏龜真的可以揹東西，行動也相當敏捷，那就慘了。不就和牛、馬、駱駝、大象一樣被人類奴役，不是拖車耕田，就是揹著重物長途跋涉。看看你們，行動緩慢笨拙，什麼才能也沒

有，所以每天曬太陽，無所事事，生活多悠閒啊！當然我的生活也很悠閒，可是背上這塊大石頭，真的是個負擔。我是有這個能力揹，可是這不符合烏龜的天性，不是烏龜的本質，揹久了也很煩，會得憂鬱症呢！」

池龜聽了，反而笑起來，樣子看起來像電玩遊戲忍者龜的俏皮模樣，與牠平日鎮靜的神情大不相同。牠笑著說：「我說石龜老兄啊，你好像有認同錯亂的毛病喔！你的本質，你的天性是石頭，是礦物質。然後你被雕刻成一隻烏龜的樣子。剛開始你還不覺得自己是烏龜，幾百年下來，遊客對你指指點點，說你能負重物，你就認同自己是烏龜，然後又對我抱怨，真的烏龜很悠閒輕鬆，根本不會也不必揹東西。石兄，請容我提醒你，你本來就不是生物界的烏龜，你是自然界的石頭被雕刻成文化物品。」

「再看看你背上揹的碑文，都模糊掉了。大自然風吹雨打的力量，把人類類的文字符號逐漸消蝕掉。同時一代又一代的騷人墨客、學者專家、大人小孩造訪這個地方，表達他們對這地方的感覺，久而久之，也在空氣中建造了一塊塊無形的文化與歷史的碑文。你的出身是石頭，被刻成揹著石碑的壽

龜，又經過幾百年光陰的薰陶，你已經變成一隻有理解力的文化靈龜。別再和我們比較啦！我們是生物界的池龜，不會揹重物。你是文化靈龜，揹重物是你能做到的，也是你的使命。」

我又覺得自己是石頭了，是文化的石頭

池龜的話有如當頭棒喝。石龜開始想清楚，頭一百年，牠一直認為自己是石頭，不曉得人們為何對牠指指點點，說長道短。接下一百年，牠逐漸明白自己是石頭，也是烏龜。

自從台灣社會現代化、民主化後，人人都把權利、平等、自由掛在嘴上，人人都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滿腹委曲。石龜也不能自外於這股浪潮。這幾年牠常想：「不公平！真是不公平！池塘裡的烏龜多舒服愜意，都不用工作就有東西吃。爲什麼我得揹負重物，二十四小時無休？怎麼不採取三班制呢？」

經由池龜的提醒，石龜才恍然大悟，自己是壽龜，是靈龜，是人類符

號象徵系統的一部分，其意義不只是吃苦耐勞，更重要的是代表穩健、沉著、長壽。

石龜有此了悟，靈光一現，高興地對池龜說：「你剛才說揹負重物是我的使命，我倒覺得，文化傳承與改寫才是我的使命。碑文上的文字讓後代子孫可以了解歷史，但是字跡大部分模糊掉了，遊客走過時，可以用想像力寫出他們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及整個時代的集體故事。」

石龜又繼續說：「我也可以書寫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不但見證了赤嵌樓的變與不變，我也見證了台灣這塊土地上人們認同的轉變。今天和你對話，我更清楚自己認同的轉變歷程。從石頭，到烏龜，再到壽龜與靈龜。」

「現在，我又覺得自己是石頭了，是文化的石頭。我背上的石碑，不就是來自同一塊石頭嗎？那也是自我的一部分。這些年來我忽視了自己，還一直對石碑抱著敵意，覺得這塊碑文害我負擔沉重。其實我們都來自同一塊石頭啊！」

這片空間，等著她去書寫填滿

池龜開懷大笑，真訝異石龜這麼快就開竅。但這也是歷經悠悠數百年來亦真亦假，又對又錯的自我認知過程。數百年過去了，石龜才開始整合石頭、烏龜、文字符碼的不同面向。池龜對石龜說：「石頭是你原初的本質，文字與再現是你過去數百年來的存在狀況。現在，這兩件事可以整合在一起了。你的命運由你自己書寫。大自然洗滌掉了碑文上大部分的字跡。政府短時間內恐怕不會編列經費來重建這些碑文。你就運用想像力，把你的故事寫在這塊石碑上吧。」

太陽西沉，暑熱漸消。大部分遊客都到夜市與小吃店消磨時間。有一位林姓人士到赤嵌樓散步，在鳥語花香中，依稀聽聞兩隻龜友的對話。她把這段午後對談寫下來以便提醒自己：

「她所討厭的重擔，她以為是外來物，其實是自我的延伸。」

「重擔是外在形式，真正的內涵是模糊不清的過去與空白的空間。」

「這片空間，等著她去書寫填滿。」
書寫什麼呢？過去的記憶、現在的心情、對未來的期盼展望。



重新把「睡美人」說一遍

——百年沉睡後，回憶當年，遙想未來

我到歐洲時，J和我一起看了一場古典芭蕾舞劇「睡美人」。也許是時差，加上旅途勞頓，開演沒多久我們就打起盹來，差點鼾聲雷動。中場休息時我們就離開了。J和我找了間咖啡廳坐下來，努力回想到底「睡美人」在演什麼。中年人腦筋經常秀逗，我們兩人勉強依據小時候讀過的童話書，拼湊出故事大綱。

這個故事好像是關於發生在小公主的慶生宴會上，沒受到邀請的巫婆，於是生氣地詛咒公主一碰到紡錘就會被刺死，沒死的話，全國也會沉睡一百年。在場的仙女趕緊接下去說，只要出現一位王子吻了公主，詛咒就會

破除，公主與全國百姓都會甦醒過來。

公主長大後，又是另一場宴會，同樣地巫婆又因沒受到邀請而憤怒不已。她引誘公主碰了紡錘。於是，時間靜止，大家陷入沉睡了。森林逐漸包圍王宮。整座宮殿隱沒於茂密樹林中。

大概就是這樣吧？J和我決定玩故事接龍，把這個故事重新說一遍。他說一段，我說一段。

巫婆在情節的進展上，具有關鍵角色，但是舞蹈的呈現卻很少。睡美人號稱沉睡一百年，舞台上吃重的角色，表演高難度的芭蕾舞動作。我說我要想像巫婆的心情與行為動機。J說：「妳喜歡逆勢操作替巫婆翻案，把她說得很正面。我要替仙女說話，從仙女的角度詮釋巫婆與仙女的恩怨情仇。」

我，開始揣摩巫婆的心情……

巫婆：心事誰人知

在童話繪本與芭蕾舞劇中，我的造形總是猙獰恐怖，衣衫襤褸，披頭

散髮，發出難聽又尖銳的笑聲。這真是與事實不合！的確，我有些白髮，因為上了年紀嘛，但也都梳理得很整齊。我也是衣著整齊，不過顏色偏黑灰色系罷了。相較於王后與宮廷貴婦的珠光寶氣打扮，我覺得自己低調又有氣質。只因不屑那些貴婦全身名牌，金光閃閃，我竟被形容成邋遢鬼。

別提外表了，回到重點吧！為什麼不准公主碰紡錘？為什麼下一個魔咒讓公主與整個王國沉睡一百年？這些決定與作為，都是我累積數百年仙界的智慧，觀察人世間的趨勢，綜合各方面資訊而做的決策。

我不希望公主碰紡錘，因為她會就此沉迷於紡紗、編織、女紅，忘卻自己身為未來國家領導人的重任。

就該國君主立憲的體制而言，公主以後就是女王，也就是國家領導人，所以啊，我不要再小公主接觸紡錘。我希望她接受天文、地理、數學、物理、歷史、文學、哲學等各項知識，若能由我這博學多聞的巫婆親自教授，那麼小公主的學習效果一定更好。

想當年我也風光一時，擔任國王的核心幕僚。時不我予，這幾年，我

的影響力日漸式微，甚至在童話書裡變成負面形象。政治圈難搞，神道仙界的職涯規畫也充滿變數。

本來我也是年輕貌美。我們神道仙界這一行，到某個階段就要面臨困難的抉擇。你可以永遠年輕貌美，把所有練功的時間與精力，都花在養顏美容的法術上。你也可以選擇當巫師，擁有更多知識、謀略、洞察力、預知的能力，甚至心靈治療的能力。但如此一來，就沒時間專注於養顏美容的法術，再加上長期地學習多元的知識與身心靈治療法術，容顏自然比一般凡人衰老得更快。

我的同儕大部分都選擇終生做個溫柔美麗的仙女，而我呢，覺得年紀一大把還長得像二十歲少女，真的有點奇怪。此外，從業者較少的行業，競爭也較不那麼激烈，所以我選擇當巫婆。一個一百歲的老仙女還要跟那些二十歲的年輕仙女比可愛，饒了我吧！我決定成爲巫婆，也以星相家身分出入宮廷，預卜國家大事，提供國王諮詢建議。

這真是一條孤單寂寞的路。那群仙子整天扮得水水的，和王后與王室

貴婦人做些插花、彈琴、唱歌跳舞的無聊工作，她們沆瀣一氣，聯合起來排擠我，有宴會也不邀我，無所不用其極阻斷我與王室的管道。

我對國王的影響力逐漸式微，對公主的成長教育也未能參與。憤怒加上沮喪，好，那就下一個魔咒。首先是不准公主碰紡錘，我也知道這樣更引起她的好奇心，她一定會去碰。碰了之後，那就讓全國沉睡一百年。

睡吧，睡吧，全民閉嘴，好好休息一下。外面的世界起著巨大的變化，這個國家的政治派系內鬥不已，找不出國家方向的共識。而另一群人厭於政治鬥爭，逃遁至私人享樂，終日沉迷於看戲、賭博、喝酒、狂歡。乾脆讓時間靜止，睡覺吧。

我整天憂心國事，卻找不到切入點可以發揮影響力。整個國家亂七八糟，乾脆先停下來一百年。且讓我從長計議，想想下一步棋怎麼走。

小公主天生內蘊著堅毅果決的氣質，如果接受完整的訓練與教育，將來必能成一番大事。只要她等一百年，整個環境會較適合她。她真的是新時代的人物，我決定讓她等待。一百年後，人們對女性角色的看法會改變，有

能力、有知識的女性社會接受度會提高。

此外，那些國王、王室、大臣、人民，蔓延著集體焦慮狂躁，愈來愈多人求助新興的西醫醫院，安眠藥物濫用。我熬的巫婆湯養生又健康，卻乏人問津。好吧，這麼多人睡不著，就施展我的魔法，讓大家一起睡。不必花錢看醫生、買安眠藥，免費哦！大家一起睡。

我下了魔咒，仙女偏要和我作對，她們也施展法術，說一百年後，有一個王子吻了公主，公主會醒來並和王子結婚。這可不是我心中構想的劇本。公主幹麼一定要和王子結婚？我對國家大事的謀略，老是被仙女破壞，我的脾氣不壞才怪！

天才注定遭人誤解與嫉妒。我這個神道仙界的前輩，也註定要被醜化。看開點吧。

仙女：澄清事實、祝福大家

我們是仙女，有時候人類在森林迷路時，我們就現身指點一下方向，

我們也經常出現在夢中。當人類為某事煩心而猶豫不決時，我們拿著仙女棒，在人類的夢境揮灑一些想像力與靈感，讓人們自己去體悟他們的生命課題。

我們也經常打扮得美美的，穿著薄紗浪漫的衣服，出入王室宮廷，為皇后、王子、公主、皇親國戚等提供一些消遣娛樂，他們都很喜歡我們呢。

我們要先鄭重宣稱一項事實：當年巫婆的確詛咒公主流血而死。為了處理危機，我們讓公主沉睡。

巫婆是我們的學姊，想當年也是年輕貌美。後來她自己選擇不做仙女做巫婆，花時間學習各種知識與巫術，她的個性好像變了，變得自大又孤僻。她瞧不起我們，認為我們只有美貌沒有專業能力，還批評我們好逸惡勞，不關心民間疾苦。我們看她，則覺得她充滿知識的傲慢，野心太大又憤世嫉俗。

她自己選擇一條較艱難的道路，然後又怨聲載道。巫婆放不下身段說出後悔她當年的抉擇，反而嫉妒我們的美麗又快樂。本來宮裡一些宴會也有

邀她，她來了也不會與眾同樂，不是一個人落落寡歡，就是對別人冷言冷語。最後大家都不知如何和她相處，也就不邀她了。

那次宴會她不請自來，還詛咒公主碰了紡錘會流血而死。我們趕緊施了一個法術，把死掉，改成大家一起沉睡一百年，然後由王子吻醒公主。她居然竄改歷史，硬說是她讓公主沉睡百年。把自己當年的報復行爲硬拗成爲了大家好，怪不得她的人緣與形象這麼差。

巫婆的天職是從事身心靈治療，若是替國王占卜未來，並提供建議，那是偶一爲之的副業。她疏忽自己的本業，只想壟斷對國王的影響力，以便操控政局。巫婆在大眾心裡留下負面印象，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是十八世紀的仙女，眾人睡一覺，一百年就過了，醒來時已是十九世紀。這段期間，西醫與醫院制度開始建立，巫婆親自熬煮的養生湯銷售欠佳，造成她的危機意識，整個人變得更暴躁易怒。她找不到自己可以發揮能力的管道，又不甘心就此退休，進退失據，個性愈來愈陰沉。

其實我們也受到時代變遷很大的衝擊。曾經，人們多需要我們。王子

在森林中尋找睡著的公主需要我們協助；人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中也需要我們灑一串串光點。自從佛洛伊德出版了《夢的解析》，人們用一套學術理性的分析技巧來看待夢境，我們愈來愈少被人們召喚到夢境裡。時代改變的衝擊，我們也是受害者啊！

成天想著過去的風光，只會讓人不快樂，還不如把握已有的，樂觀面對現狀。印刷術的普及，讓童書流傳全世界。我們漂亮可愛的造形出現在故事書、芭蕾舞劇中，這個現象真令人興奮啊！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每隔一陣子總有復古風潮。儘管巫婆曾帶給大家困擾，我們還是誠心祝福學姊，總有一天她會東山再起。社會終將肯定巫婆湯的療效。

我們也希望，美麗的女性與有知識的女性不要互相歧視，大家彼此尊重。

最後，我們更期待古典芭蕾舞劇編舞家，多設計一些舞步讓巫婆發揮。

美人魚回歸海洋家鄉

美人魚需要水，男人自以為聰明，搬一個浴缸放在沙灘上，當美人魚想念海水時，就把她泡在浴缸裡。美人魚需要遼闊的海洋，區區一缸水就想豢養她，太遜了吧！

我們都聽說過安徒生童話裡〈美人魚〉的故事，或是看過迪士尼卡通可愛的動畫配上音樂。美人魚離開海洋來到陸地，這一段跨界之旅，要付出什麼代價呢？

第一代人魚的命運：失去聲音、舉步維艱、化為泡沫

美人魚從小生長在海洋裡，有這麼多豐富的海底動植物環繞著她，瑰

麗而多彩。更別提海龍王的那群蝦兵蟹將，對小美人魚公主呵護備至。但是人魚公主不知珍惜，嚮往遙遠的陌生世界——陸地。她愛上了陸地的王子，想追尋新鮮浪漫的經驗。

透過海底巫婆的法術幫忙，她可以離開海洋，登上陸地。然而，一踏上沙灘，她就發覺每一步伐，竟如此灼痛。真是舉步維艱啊！

還有，她失去了聲音，不能講話。這些都是巫婆早就警告過她：如果她生長在海洋，卻妄想到完全陌生的陸地，就得付出失聲之苦，還有每一腳步踩下去的錐心刺骨之痛。

一切只因愛上王子，所以她願意不計一切代價，承受痛苦。故事的結局淒美哀傷。人魚公主沒有得到王子的愛，反而幻化爲泡沫，消失汪洋裡。

這樣的童話讓人感到，女人如果有冒險精神脫離原來的熟悉世界，來到陌生領域，是否注定要遭受這麼多痛苦呢？這則童話是否隱約地傳達一個訊息，要女人安分守己，別妄想到陌生的領域，否則就會失聲、前進困難、最終化爲泡沫？

而最令人悲傷的是，當女人獻上真情，為愛犧牲，但對方卻不了解，也沒有能力回應這分包含太多自我犧牲的愛情。

放眼看看現代女性的職場處境，這是否與美人魚的故事有點類似呢？「王子」代表我們的夢想，我們急欲脫離熟悉的世界，到一個全新的領土。如同我們渴望進入某家知名企業、想要獲得頭銜地位以及想要爭取加薪升遷等等……，這些追求的目標，不就是「王子」嗎？

男性習於「征服」，將職場視為戰場，渴望擊敗敵人得到他們想要的。而在職場的女性不但付出專業能力，又多了些浪漫感性，常常以為自己的犧牲（甚至做一個沒有聲音的女人），自己的真心付出，就能得到上司、同事、客戶的滿意。但是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對於一個領域如何占地盤、分資源的遊戲規則，以及如何接近老闆得到他的青睞賞識，這方面的遊戲規則女性若缺乏了解與操作，難免對職場產生失望沮喪之感。

其實換個角度看看，王子（男性主導的職場）並不絕情，只是他們有他們的遊戲規則，妳要照他們的規則去玩、去爭取能見度，否則他們就看不

見妳的存在。如果女人因為踏上陌生之地而怯懦，形同讓自己失聲與邊緣化，又如何讓別人看見、被別人肯定呢？

跨界之旅注定有此悲慘結局嗎？有沒有其他可能性呢？

第二代人魚命運：小缸容不下大魚

泡沫化是第一代美人魚的命運。如果有更多女人持續進入男人主導的領域時，兩性互動的劇本終將改變。讓我們看看知名搖滾樂團U2製作的音樂DVD，他們用影像重新詮釋了美人魚，再配上U2的音樂〈電子風暴〉("Electrical Storm")。

這則故事一開始的畫面是一個男人在海邊撿到一口大箱子，使勁地拖上岸，箱子打開裡面有一台電視機。電視機裡走出一位美人魚。陸地的男人愛上美人魚，把她留在陸地。

美人魚需要水，男人自以為聰明，搬一個浴缸放在沙灘上，當美人魚想念海水時，就把她泡在浴缸裡。

美人魚和陸地男人戀情維繫沒多久，就開始嚴重爭吵。美人魚需要遼闊的海洋，區區一缸水就想豢養她，太遜了吧！她歷經一次次激情哭泣與叫罵，男人終於了解，愛她就不要限制她，要讓她回到遼闊的海洋家鄉，而不是拿個浴缸裝點水，就期待她可以滿足小小一缸水。

畢竟是新好男人啊！愛情若變成期待對方改變天性，那反而害了對方。陸地男人尊重美人魚的意願，忍痛和她分手，親自抱著美人魚，一步步走向海裡，放走了美人魚。美人魚不是不悲傷難過，但她更需要回到自己遼闊的海洋世界。

第二代美人魚，沒有泡沫化，而且當初是陸地男人撿到她，先愛上她而把她留在陸地。愛情誠可貴，自由價更高。美人魚不要待在浴缸裡，她要回歸海洋家鄉。

歌曲名爲〈電子風暴〉，意思是透過電視等大衆傳媒，男人逐漸建構出自己對女性的想像與渴慕，但是他不肯到海裡面去，而是要女人陪他生活在他熟悉的陸地，又自認爲給女人一缸水，就是很大的恩惠與讓步。

新一代美人魚有自己的想法，不願再委曲自己。這種日子怎麼過嘛！生活在燥熱的陸地，受不了時就到浴缸泡一泡。女可殺，不可辱！美人魚提出嚴重抗議，經歷了悲傷的分手儀式，毅然地游向深海。

就職場的兩性關係處理來看，企業明白女性是不可少的，他們很樂意多晉升拔擢女性。可惜的是，企業未能全心接納女性所代表的寬闊價值觀。企業還是要女性玩既有的遊戲規則：追求企業的利潤與個人的升遷加薪。其他方面人性多元化的需求，那就擺一個小浴缸，進去泡一泡以解鄉愁。

終究還是有勇敢而富膽識的女人，大聲說NO！然後游回自己的精神故鄉。

男人在平面的電視螢光幕投射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尋尋覓覓，找到了他要的女人。但是真實的女人何其複雜，豈能被框限在男人一廂情願打造的小浴缸裡呢？

男人也有進化啦！他們懂得尊重女性獨立自主的意願，小缸容不了大魚，那就放她走，祝福她。

想像第三代人魚的命運

不論是陸地與海洋，或是男人與女人，兩者互相需要卻又衝突時起，歷經一代又一代的衝突、妥協、分手、重逢，不同世界的價值觀與遊戲規則得以逐漸融合。第三代人魚可能學會了海陸雙棲，而她的陸地男人也學會了游泳與潛水。

他們還是常吵架，畢竟女人不再失聲了！無論如何，他們也從吵架過程得到建設性的結論，共同實現了雙棲人生、跨界之旅的夢想。

辭歲月賀年

——如何馴服「年」這頭怪獸

年是時間，包括不斷流逝的過去與不斷造訪的未來。過年逼使我們在連續的時間之流硬是切出一點，站在這一點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小時候聽說「年」是一頭會吃人怪獸，所以過年時要放鞭炮把牠嚇走。現在過年過節日趨商業化，很少人提起民俗傳說的淵源典故，年節的功能主要在於親友團聚，在外面餐廳吃飯。爲什麼「年」是一隻必須被趕跑的怪獸呢？因爲不用花時間準備年菜，我就興起對這個問題的好奇。請容我用個人主觀的方式，詮釋「年」的怪獸。

年是時間，包括不斷流逝的過去與不斷造訪的未來。過年逼使我們在連續的時間之流硬是切出一點，站在這一點上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走到了人生中間點的人，平時工作忙碌而對日常生活繁瑣小事記性極差；但若稍微有機會回憶往事，驀然發現過去埋藏著許多未處理好的情結，糾纏不清而影響著現在。這些情結有憤怒、有悲傷、有悔恨、有歉疚。

怪獸就是那糾纏的記憶，噴出熊熊怒火

隨著年齡增長參與社會漸深，個人的回憶與集體回憶的大歷史也糾結在一起。這些情結不是單純私人的愛恨恩怨，而是連結著家庭成員的生老病死、社會的變化、政治選舉的過程與結果、專業工作單位組織的裁撤整併：等等公私雙重面向的纏繞糾結，形成對過去的記憶與負擔，這就是一隻怪獸，大家一起來驅逐的怪獸。

這隻怪獸有如神怪電影裡邪惡的龍，大嘴一張，噴出熊熊火焰。我們的過往記憶裡，有多少被壓抑的憤怒，一旦有機會釋放，憤怒之火就先將自

已灼傷，而那引起我們憤怒的人與情境，卻又化身為惡龍飛向遠方高空。記憶忽近又忽遠，近則烈焰焚身，遠則難以捉摸、行蹤飄忽。一個人若失去記憶也就失去了自我，保留記憶卻又如此痛苦。這就是我們之於記憶的兩難處境。

所以，過去的時光如一隻怪獸，大家一起把牠趕走吧！

年少時通常會把時間當成一條直線，過去被拋在身後，我們向未來、向前方邁進。我們向前走的時候，也偶爾轉頭看過去，但那畢竟是被留在後面了，視線的前方是未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行走的時間直線逐漸蜿蜒曲折，到後來，有如迴旋的龍捲風。過去事情發生的模式，有可能以同樣模式更大的規模在未來出現。過去原來沒有結束，反而實質不變而換上新面具，在未來等著我們。

一個人過去的歲月不斷增加，人生餘命遞減中，這個現象本身未必駭人。真正令人害怕的是，過去歲月的青春、美好、天真已經流失而難以在未來

來複製，過去所犯的錯誤不但沒流失、沒有被改正，反而又會在未來重複出現，那麼未來還有什麼好期待的？一個人想要告別過去、放下過去、遺忘過去，最後他赫然發現，現在與未來的時光，是已經看過的老舊錄影帶又倒帶重看。

真的有什麼不同，是機器舊了，使用過度，播放人生錄影帶的各項功能常出現小毛病。比如說你想要跳過某些畫面不看而快轉，偏偏快轉功能就壞了，你只好看那些早已看過又不愛看的畫面。

過去一年，個人在工作上、健康上發生什麼事？家裡發生什麼事？國家與社會又發生了什麼事？仔細想想，原來彼此都有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關係。不論你是販夫走卒，還是士農工商，小市民或社會名流，大家都會憂國憂民。個人的回憶與集體的回憶融合成一隻怪獸，不時冒出憤怒之火。如何集結眾人之力，趕走這隻怪獸呢？若趕不走牠，如何馴服牠、和牠相處呢？

年夜飯的壓力與挑戰

過年的種種習俗是農業社會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在快速變遷的工商資訊社會，以及講求自我與人權的民主時代，昔日的溫馨團聚卻也成了現代人的壓力與挑戰。

年節期間的長途交通問題就不用說了。光是除夕這一頓飯，就足以引起性別大戰與世代衝突。中生代與青壯代女性覺得做一桌菜好累，為什麼都是女生在忙呢？男生聽了老婆的抱怨，提議買外面的年菜，平息老婆大人的怒火。

老一輩認為什麼都買外面現成的，那就沒有家的味道。體諒媳婦平常上班就很辛苦，老人家也願意親自上菜市場買點東西。但是畢竟年紀大了，買多了提不動，買少又不像過年。想要營造過年團聚的家庭氣氛，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代的小孩子，沒興趣也沒能力體會父母與祖父母的矛盾心情，他

們只想到，哈，總算有幾天可以不用補習，過年就是可以無所事事三、五天，真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學生大概有二百五十天不是上學就是上補習班，可憐的中學生！

不同世代有不同的處境，最後讓商業力量部分整合了這些差異矛盾。從早期買外帶年菜回家裡吃，演變成全家到餐廳吃，近年來還有一股新時尚，乾脆在高級飯店訂房，在裡面吃住二天兩夜。

如此一來，「家」有了新定義。過年時反而刻意離開熟悉的家，到飯店住宿，把飯店當成另類新家庭。

舊日時光與回憶是一頭怪獸，過年習俗也是一頭怪獸，不同的人對習俗有不同的看法與感受。有的人離婚或喪偶，過年時看到「大家」都在團聚，更感到自身處境的淒涼。有的人剛結婚，過年時要和大家族聚會，覺得緊張又陌生。其實在一個多元社會，根本沒有「大家」「都」如何如何這回事。團聚的習俗讓一些人更傷感，「年」這隻怪獸，又要趕走牠，又想和牠多相處一會兒，過年的心情好複雜啊！

回歸主流，輕輕擁抱傳統

多年來我個人並不喜歡過年，最近才重新體會過年的溫馨。以前我總是認為大家平常就豐衣足食，過年時何必再大吃大喝？此外，依據習俗過年時一定要吃某些東西，感覺上年年重複，無趣乏味。

現在我發現，過年的重點是與家人團聚，固定要吃的年節應景菜呈現出快速變遷社會中的穩定，這種穩定值得珍惜。

還有許多認識多年的同學、同事、朋友，這麼久的友情也幾乎情同家人手足，平常大家忙碌難以聚會，過年時聚會就方便多了。我們每個人都有廣義的家庭圈成員，我所認識的某個婦運圈似乎是個家庭，我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在這裡。多年下來發現這其實是個「重度功能障礙家庭」。我離開了這個家庭也因而更珍惜自己的血親、姻親、同學、同事各種家庭圈。

以前因為不會做菜而對親友聚會心生畏懼。看別人帶了各式拿手好菜來聚餐，而我通常帶紅酒或甜點。現在想通了，這也是貢獻啊！參加最重

要，有沒有親自下廚又何妨！去年我帶著家裡的老狗到別人家拜年，這隻貪吃的狗A了不少好康，吞下一整盤滷味，主人看了笑呵呵。帶著這隻狗，還真能混吃混喝走天下喔。

傳統習俗不必照單全收，如果我們依據自己處境而選擇性接受，輕輕擁抱傳統，那麼傳統就不是沉重負擔，而是讓個人生命與集體生命承先啓後的催化劑。

「年」這頭怪獸，還是有牠的可愛面。牠噴出一團火，也許是憤怒之火，也許是圍爐團聚彼此取暖的火，就看你怎麼對待牠。

女神與鬼魅

第2輯

姊妹・情誼。



熟女新定義

——被快鍋煮熟的女人

與其說我有更年期症兆或是內分泌有問題，不如說是外在環境本身給我們太多刺激與壓力！天地之大，竟無容身之處！時時刻刻就是逃難、逃難、逃難。

熟女就是成熟的女人，也是近年來發展出來的一個正面用詞。相較於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諸如瑣碎嘮叨的黃臉婆家庭主婦，或是情緒起伏的更年期女性，或是職場上略有成就但人緣不佳的女強人，熟女代表女性的自信與平衡，不必強調年輕貌美，而是年齡與人生歷練帶來自信。

我的朋友H卻有不同的見解，她認為熟女就是被高壓蒸氣快鍋煮熟的女人。現代女性不再局限於家庭，又要上班，還要在職進修，能力與見解日益提高，自我意識與權利意識也很強，但是外在可發揮的空間趕不上女性的自我成長，處境好比置身快鍋，溫度高壓力大可以讓食物快熟，但是快鍋也可能設計不良而爆炸。女性表面上有了高學歷與不錯的工作，其實已經被煮熟煮爛了，有時還要擔心是否快鍋爆炸會傷害別人。自己都爛熟了還要操心別人。

更年期女性的情緒狂飆

H一番感慨原來是因為她買了一本更年期女性保健的書。書中以熟女來指稱三十五歲以後的女性。該書作者是一位婦產科醫師，作者指出女性三十五歲以後體力就走下坡，內分泌起變化，所以容易出現情緒不穩及其他各種身心症狀。

H會去買書，當然表示她認為自己出現更年期症狀，但是她看了書之後反而心情更壞，因為她認為女人被誤解了。外在社會、文化、物理空間所形

成的大環境造成女性的壓力，這些複雜的現象被簡化為個體的生理因素，她對過度醫療化的社會感到不滿，看了這本書更是心情低落。

H是社會學者，所以我並不訝異她的批評。我奇怪的是，那她幹麼買這種書呢？而她自己講話時情緒激動的樣子，不就是書中所描繪的情緒不穩的更年期女性？

由於我的反問，她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

近年來，H對噪音非常敏感，情況逐年惡化，似乎像是精神官能症。過度的噪音會讓她抓狂。多年前曾有人說對聲音過分敏感可能與內分泌有關，她姑且聽之。最近某一天H發現，連普通的家電聲音及街上的車聲都令她受不了。這天正好是生理期來的前一天。她走過一個十字路口，車聲讓她受不了，於是順便走進附近一家咖啡廳休息一下。哪裡曉得坐在咖啡廳，附近捷運工程的聲音聽得更清楚。理智告訴她應該盡速離開，H卻充滿倦怠與無力感，人好像被強力膠牢牢黏在椅子上，欲振乏力、動彈不得。

H想到多年前聽過的這回事，原來人真的會受荷爾蒙影響，難道這是經

前症候群？但是她懶洋洋不想動的另一個原因是不知道去哪裡？研究室、家裡、小吃店、餐廳、咖啡廳、街道，任何地方都有機器的聲音：街道的汽車聲與捷運工程、小吃店的廚房抽油煙機、咖啡廳的磨豆機與果汁機、辦公室電腦、家裡的洗衣機與微波爐。哪裡沒有惱人的噪音呢？使盡渾身之力逃離這裡，到另一個地方也不見得安全啊？

「與其說我有更年期症兆或是內分泌有問題，不如說是外在環境本身給我們太多刺激與壓力！天地之大，竟無容身之處！時時刻刻就是逃難、逃難、逃難！」

想到這裡，H竟然坐在咖啡廳裡哭起來。

H最後還是離開了，回到家裡。幸好這一陣子大樓沒有任何住戶在裝修房子。

否則H可能會嚎啕大哭。

H知道這是生理期來之前的懶散無力，碰上日益嚴重的噪音過敏，二者互動產生了相乘擴大的效果。她不得不承認，生理現象包括內分泌，的確會

對情緒造成很大的影響。她跑去買書，就是想知道有沒有改善方法。但是書裡面講來講去，還不是運動，飲食營養，多休息，多用正面思考這一類老生常談。

H憤憤不平的對我說，醫學也不能提供什麼立即有效的解決方法，同時又創造了一堆名詞，把婦女所處的複雜環境簡化為生理因素，我們被貼上「情緒不穩的更年期婦女」這個標籤。

她任教的系所開系務會議時，中生代的女性系主任沒辦法叫得動大家做事，有時免不了說起話來情緒激動，同事們竊竊私語，笑稱女系主任荷爾蒙失調。另一方面，老一輩的某位資深教授，動不動就在系務會議上訓斥眾老師，只因他輩分高，大家都曾是他的學生，也就乖乖聽訓、不敢回嘴。H忿忿不平的說，「這堆老男人荷爾蒙失調恐怕更嚴重，再不小心，過幾年就會惡化成老年痴呆症喔！我們這群夾心餅乾式的中生代女性，要做行政主管卻沒有實權，講話嗓門大聲一點就被當作荷爾蒙失調的更年期女人。我們缺乏的是權力、不是荷爾蒙！」

其實對H而言，生理期之前的無力感並不是「經前症候群」，反而是身體的善意提醒，要她不要工作過度。

H說自己生病了。她的病既非精神官能症，也非經前症候群，更不是更年期。她聲稱自己得了兩種病：一種是「速度落差」的病；另一種是「被迫在快鍋煮熟」的不幸遭遇。

社會學的沒落與醫學的主導

速度落差的病源起於她做事的步調與速度和別人不一樣。許多人以為H做事很快，其實，H表面上做事效率極高，但是也需要大量休息與思考時間。有時間思考使得她關心重要而不迫切的事情，慢慢從基礎扎根工作開始，不求立刻具體表現。她周遭的同事，乃至於大部分台灣社會，時時刻刻努力打拚又很少做審慎的事前規劃，先做先贏，做了再說。成功了是贏家，出狀況了大家一起收拾爛攤子。

她跟著整個社會向前衝刺，幾年內也的確有一些成績，但是卻覺得自

已彷彿置身高壓蒸氣快鍋，被煮熟煮爛了。

這些年來，很多事情似乎不由自主和大家一起衝衝衝，過程中她又腳步略有遲疑，覺得事情安排不夠妥當。長期處於操心擔憂狀況，正好工作環境裡噪音也極大，久而久之，演變成精神官能症。H很不高興的對我抱怨，醫學不能醫治生理過敏反應也罷，還發明一大堆詞彙給人貼標籤。有了這堆標籤，什麼精神官能症，什麼經前症候群，什麼更年期，也許反而讓當事人的症狀更嚴重。

而那些向前衝不常思考的人，他們越衝越有活力，否則就是忽然倒下。去被送到醫院，不外乎是心臟病高血壓，或是不小心摔倒骨折。他們光明磊落的躺在醫院，動手術什麼的。病房裡還有川流不息的訪客來致意。

說到這裡，H嘆了一口氣：「而我也沒生什麼大病，卻要分分秒秒受噪音折磨，看了幾次耳鼻喉科也沒什麼用，那些醫師一副很想把我扔到精神科的樣子。」

我說：「你看起來好像很羨慕人家骨折或心臟病開刀住院，我看你真

的心理有問題啊？你這麼強調休閒，光住溫泉旅館還不滿足嗎？你大概還想在醫院躺一躺才過癮！」

H假裝生氣要捶我，又繼續說，身為社會學家，她認為外在環境改善才是恢復健康的根本之道。人口密度不要太高，公園綠地面積夠大，電視新聞報導著重品質，媒體糟色腥畫面減少，學校與企業設有專業輔導諮詢人員，這些因素都有助於提升全民身心健康並減少自殺率。

然而，一切都醫療化了。不是找婦科醫師處理更年期，就是找美容整形外科隆乳割割雙眼皮，不然就是找精神科醫師開藥治療重度憂鬱症。社會學這門學科已經沒落了，對公共政策發揮不了什麼影響力。今年是美國社會學學會成立一百周年紀念，年會主題就是「社會學的沒落」。

全球化帶來產業結構變遷，許多人中年失業，新興傳播科技讓人們沉迷於網路虛擬世界而減少了面對面真實互動，媒體即時報導各種政壇口水戰或是名人隱私，整體大環境如此，人們充滿無力感，只剩下個人的身體是自己的。但是現在連自己的身體都交由醫學界來處理，H說，她寧可交給巫術

處理。不過巫術也沒落了。

自己當年也是念社會學的，我很同意H的看法。身為旁觀者，我也覺得，社會學本身也是讓H情緒激動、健康走下坡的因素之一。社會學者凡事喜歡分析批判，日常生活的基本能力可能像白痴。我對H說：

「沒人說你的內分泌有問題，醫師寫書的目的也不是在污名化女人的更年期。不管你有沒有更年期，你的身體需要更多關懷。買瓶綜合維他命與月見草油，有空時燉一鍋四物雞湯吧。你老是坐著抱怨東抱怨西，什麼過度醫療化等等的專有名詞，這不能改變什麼。先把你自已照顧好了，行有餘力再談社會制度的改革。」

發掘你的巫術潛能

維他命或月見草油真的有效嗎？我認為這些物品的效果是讓長期坐在研究室、凡事喜歡分析批判的學者轉換注意力與生活方式。這些人出門就是到書店買書，到超市買日常用品總是買同樣的東西，因為他們的好奇心與創

造力全用在學術上面。對某些學者而言，買本食譜或是煮一鍋湯，簡直比寫國科會計畫書還難。自己不重視養生保健也罷，還要把醫學界批評一番，用以掩飾自己的疏懶。

從統計結果而論，西方醫學治療慢性病的效果可能和中醫、民俗療法、另類療法差不多。近年興起的另類療法，從芳香精油、到足部按摩、喝早晨第一泡尿、太極拳、瑜伽、香功、元極舞，各式各樣。

重點是要有信心、持之以恆、融入並轉化舊有的生活方式，運用想像把特定療法的生化機制在自己體內運轉。不管是吃一顆維他命，吃抗高血壓藥物、喝一壺草藥茶，都可以發展出一套儀式化流程。例如吃藥前先點一支精油蠟燭，再放一張自己喜愛的CD，把令你討厭的那個人名字寫在紙上再用剪刀剪碎，或是在小黃瓜上刻上討厭鬼的名字，再用菜刀剁碎。手持一朵花冥想你的願望，再為這朵花找一個舒適的小角落，像是窗台邊。

或是在陽光下吹一些泡泡，每個泡泡代表一篇學術論文的原始發想。總之，不要老是坐在研究室電腦前，坐著抱怨醫療化社會。起身給自己吹一

些泡泡吧。或是煮一壺咖啡。

我告訴H，何必感慨巫術沒落，每個人都可以當生活魔法家。

（當我這麼說時，H身為社會學者，又犯了職業病。她忍不住嘀咕，道士乩童也要上補習班受訓，以後也許有國家乩童執照考試，巫術怎可濫用？）

快鍋裡的熱蒸汽變成環繞群山的清涼雲霧

H和我鬥嘴一番，有了傾訴對象，感觸得以抒發，整個人的活力又回來了。她想起前一陣子常去陽明山，經常看到白雲裊裊，或是山嵐如一縷薄紗環繞群山。H說，水氣不一定是熱的，也可以如山間雲霧，在遼闊的天地間散發清涼靈秀之氣。

我喜歡她的比喻。是啊，現代社會忙碌的人們，經常覺得自己置身高壓快鍋，正因如此，更要想辦法讓自己成爲心靈旅者，尋找美麗的山水。

熟女就是善用心靈想像力，把快鍋蒸汽化爲仙山雲霧的成熟女性。

高跟鞋的愛恨情仇

女性主義者批判父權社會的同時，也把女性美化了，好像男人都好戰，而女人愛好和平。人性的陰暗面男女皆有，不是哪一性別的專利。

許多老派作風的華人，工作場合中常尊稱對方為兄，自稱為弟。這無關雙方年齡大小，即使對方年紀比自己小，還是會如此互稱。一方面，是爲了表現尊重，另一方面，以兄弟互稱，也在公事裡帶入如家人般的親近。

男人間稱兄道弟，有情有義；但是人在江湖久了，難免惹上是非恩怨，情勢轉變後，翻臉成仇也非罕見，這時就是兄弟鬩牆。例如：政黨同志爭取選舉提名、企業主管爭取升遷，同業爭取最大市場占有率，各行各業皆

不時上演著兄弟鬩牆劇碼。

隨著女性參與職場與政界比例增加，媒體也喜歡用「兩個女人的戰爭」來形容女性間的競爭。許多女性主義者當然不以為然，認為這種用語歧視女性。我個人最近看了一部電影《偷穿高跟鞋》，看了之後覺得男人會發生兄弟鬩牆，女人當然也會發生姊妹互爭，搶高跟鞋、搶男朋友、搶職位升遷或政黨提名，這就是人性，非關性別歧視。

偷穿高跟鞋，偷借男朋友

電影《偷穿高跟鞋》講了一對姊妹的故事。姊姊是個認真嚴肅的律師，上班時穿得一本正經，但衣櫥裡卻擺滿各種性感的高跟鞋，但大部分的高鞋買來了她都沒穿，不過是整整齊齊地擺進衣櫥裡。妹妹是個身材火辣的辣妹，沒有正當工作的她，到處參加派對飲酒狂歡。後來，繼母把喝得爛醉如泥的妹妹趕出家門，於是她轉而投靠姊姊家，她趁姊姊白天上班時，把衣櫥裡的高跟鞋拿出來穿個過癮，還出門逛大街，鞋跟都弄斷了。

在妹妹美麗外表下，心靈卻是自卑與脆弱。愈是主流社會的失敗者，愈需要向旁人證明自己的存在，於是妹妹連姊姊的男朋友都勾引了，終於難逃被掃地出門的命運。繼母受不了她，連親姊姊也唾棄她。接著，無家可歸的妹妹根據一些線索找到失聯多年的外婆，埋藏多年的家庭恩怨逐漸浮上檯面，外婆與爸爸互相原諒，受損的姊妹情誼也破鏡重圓。

故事的主軸不是只有姊妹的愛恨情仇，更吸引人的是外婆、母親、姊妹的三代情誼，那是個人選擇性的記憶與失憶交織出的女性家族史。

小時候，姊妹倆的母親因車禍過世。妹妹對母親的記憶是美好快樂的。而年紀稍長的姊姊，知道母親是在與父親激烈爭吵後開車自殺的，非一般的車禍。但事發後她一直保護妹妹，不讓妹妹聽到大人的爭執對話。

成人世界充滿了真實的愛與痛苦。外婆希望有精神疾病的母親能定時服藥、更期待女婿從旁叮嚀提醒。但女婿婚後就討厭岳母的干涉，也認為吃藥與否要尊重當事人。然而，悲劇畢竟發生了。岳母指責女婿的疏失，女婿則回罵岳母，要她不要再干涉。從此，外婆，也消失了。

多數人可能會認為，如果按時服藥就能穩定情緒，又何苦搞到最後情緒過於激動，開車自殺呢？這是我們觀眾的後見之明。處於日常生活中生活事件高低起伏，每個人難免都有生氣或難過的時刻，誰會輕易接受自己是必須服藥的「精神病患」呢？電影故事中母親出於關心要女兒按時服藥；而女兒不願持續服藥，也許是內心感到這是母親對自己的懷疑否定吧？母親好像不相信女兒自己有維持健康與自我療癒的能力，所以才這麼在乎有沒有按時服藥！

也許小時候的妹妹對母親的死因還是隱約覺得奇怪，於是乾脆採取拒絕面對現實的態度，也因此一直渴望能被寵愛、害怕現實的壓力與重擔。

而從小就曉得保護妹妹的姊姊，在母親車禍事故後也因此早熟。做人做事嚴肅認真的她，買花俏高跟鞋是情感的展現，但終究又不願公开展示。姊姊雖然理性，卻也感性，但責任感大過一切，而掩藏感性。而妹妹在情感飢渴未滿足前，務實的理性也無從發展。她渴望被愛，即使用破壞手段也在所不惜。

而外婆雖然關心母親、姊姊、妹妹，但這樣的關心卻也可能變質為控制、干涉、甚至否定當事人的人格。

這齣好萊塢的團圓喜劇，並未讓人覺得粉飾太平，反而呈現出多重的情愛糾葛，讓人再度解開亂成一團的親情毛線球。這些糾葛歷時二、三十年，需要重大的衝突事件造成動力，才能逐漸釐清，達成彼此的諒解、包容、接納與愛。

姊妹情誼，需要時間淬煉

家人血親尚且需要長期磨合以化解心結，而公共領域的對立與歧異，當然更需要引爆火藥的勇氣、妥協談判的技巧，以及更深刻的愛與包容。

女性主義者喜歡「姊妹情誼」一詞。當整體社會的父權壓迫很明顯時，婦女運動者有著共同的敵人，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互相取暖，於是，「姊妹情誼」這一詞，好不感人；大家可以一起暢談男女平等的各種政策理念，一方面規劃公共參與的願景，同時也滿足了彼此扶持的情感需求。

然而，隨著社會開放與政治結構改變，婦女運動由體制外逐步進入體制內。資源增加了，但新興議題與社會問題也不斷增加，婦運姊妹間彼此搶資源、搶發言權的競爭也更形激烈。意見不合者就會從原來的婦女團體出走，自成新團體，另立山頭。昔日姊妹翻臉成仇：斯文點的嘴巴不說、悶在心裡；心直口快的就寫篇文章或開個記者會，訴諸媒體，隔日占據一塊豆腐乾大的報紙版面。最後的結局都是彼此不相往來。當年的姊妹，被快速的政治社會變遷造就成各據一方的婦運界天后級人物，后不見后，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昔日男人的兄弟鬩牆，總有各色人等分別扮演小丑、小弟、密使、大老、接班人、篡位者等各種角色。現代女人參與公領域，則開始學習爭取資源分配資源；不過這個生態角色分工還不像男人世界般那麼細緻，所以姊妹情誼一旦變質，也很難有中介角色來調和妥協。

女性主義者不屑搶高跟鞋（有的根本連高跟鞋也不買）、也不搶男朋友，什麼都不搶，所以沒有利益標的，發生爭執也沒有談判籌碼。

也許這只是過渡現象。再等十年或二十年，當更大的衝突火藥被引燃，同時也讓遺忘的恐怖回憶與美好回憶甦醒過來，姊妹情誼將重新確認。然後，我們逐漸建立明確的民主法治規範，也再度確認溫暖的家人情誼。回憶必然有美好的一面，也有陰暗可怕的一面。好的壞的都被想起來，我們的個人生命與家族史才能整合。

這一切都需要耐心等待；等待時間的淬煉，等待孫女找到外婆，更等待男人有勇氣面對女性的多重面貌與多元需求：母親、岳母、妻子、女兒；還有公領域裡的女同事、女老闆、女客戶。女人也要面對自己的多元需求：要親情、愛情、友情，也想要金錢、名利、地位、聲望。有這麼多欲求，當然也會產生焦慮感與攻擊性。女性主義者批判父權社會的同時，也把女性美化了，好像男人都好戰，而女人愛好和平。人性的陰暗面男女皆有，不是哪一性別的專利。

身為女人，我覺得女人總要收藏某些東西：像高跟鞋、或是珠寶、書籍、CD……等。有收藏，才有來自別人的嫉妒，然後才有爭奪，最後你得

以確認與哪些人吵架之後永不見面，而哪些人你們吵架之後感情會更好，可以分享共穿高跟鞋。



燒兩種香，拜兩種佛

我們先到一個小佛堂燒了第一柱香。然後我到一家商店買東西，這是第二個佛堂，我們在此燒了第二柱香。

表姨說她上禮拜走在路上，忽然二樓陽台的花盆掉下來，從她眼前墜落，在她腳邊，整個花盆摔個粉碎。表姨嚇壞了，隔天到行天宮收驚。收驚的隊伍排得好長，輪到她老人家，早已站得兩腿發麻。

之後走出行天宮，往商店騎樓走，迎面就是一家「禮儀公司」，玻璃櫥窗裡陳列各式骨灰罈。隔壁又是一家，展示著各種款式的壽衣。然後又是第三家……。表姨受驚了去收驚，收驚本身，又把她自己累壞也嚇到了。

她一下子抱怨著行天宮擁擠的人潮，一下子又批評那些「禮儀公司」

櫥窗布置不好看。（所以我心想：嘿，又不是賣巴黎名牌時裝，還要叫什麼設計師來做櫥窗設計嗎？再搞下去，還有換季折扣還是來店禮！不過就是「禮儀公司」嘛！何苦這麼認真？我親愛的表姨，妳實在太完美主義了。）

再聽她嘮叨下去，我可能得去建議台大商學院的MBA課程，要招收一個特別班，從明星寺廟的人潮動線管理，到禮儀公司的產業形象管理，都要現代化永續經營才行。短期而言，我得先讓表姨開心一下。

女人一邊聊，一邊進出試衣間

每個週末我會到永康街一帶喝杯咖啡或是買點小東西。那附近有個安靜的小佛堂，我先帶表姨到這個小佛堂燒幾炷香。她老人家拿了香就開始唸唸有詞。香燒完了，她就說，好了，可以回去了。我說，還沒好，還要再辦一件事。

附近有家小小的服飾店，外面看來店面不大，進去一看，各種衣服、包包、配件、鞋子、珠寶手飾一應俱全。我帶著表姨來到家小店。她是個包

包迷，各式各樣的手提包，不管是珠珠的，還是亮片的，還是絨毛，還是上班族最制式的黑皮公事包，都可以令她精神爲之一振。她立刻埋頭苦幹，淹沒在一堆包包之中。

而我呢，眼睛東看看西看看，耳朵豎直了偷聽顧客和老闆娘在聊些什麼。話題大致就是這幾類：婚姻關係、婆媳關係、親子關係、親戚或朋友誰借了錢不還、同事的先生有外遇、老闆和他的老闆不和，等等、等等。女人們一邊聊，一邊進出試衣間：「這件毛衣太緊了，穿在我身上像綁肉粽。那個人外遇的對象不是你以爲的狐狸精唷，是大學老師耶！聽說人看起來很有氣質。這件毛衣，還有沒有別的顏色？」

店裡面另外一個女人，剛進店裡沒多久，聽到試衣間裡的話，就說：「現在的大學老師也會搶人家丈夫的。真的狐狸精，只要錢，不會搶丈夫的啦！」

看包包的看包包，試穿衣服的試穿衣服，試穿鞋子的試穿鞋子。老闆娘一個滿場飛，回答各種關於包包、衣服、鞋子的問題，不時穿插一兩句評

論，關於外遇或婆媳關係的評論。

表姨挑了一個黑色包包，付了錢，我也買了一條圍巾，付了錢。我們兩人高高興興地離開這家小店。至於那個從二樓陽台掉下來的花盆，她已經忘記了。

花錢買東西，享受了解解和誤解的符號遊戲

我們在那家小店買東西，那是資本主義商品交換邏輯與市場機制的運作。我們付錢買東西，未必真的需要這些東西：表姨有太多包包，而我有太多圍巾。我們付錢是爲了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那家小店，女人們交換著八卦消息與心情的分享。

我們買東西，也是爲了它的符號價值。表姨外出總是拿著黑色且式樣簡潔的包包，於是人們認爲她是一個端莊拘謹的人。其實，她家裡擺了一堆亮片的、珠珠的、五顏六色的包包，但她從來不拿出來用。

人們對她的認識，總是包含著「誤識」，而她本人也極爲喜愛別人對她

的誤會。符號，可以指涉多重意義或是毫無意義。我們花錢買東西，就是爲了享受這種同時帶來了解也帶來誤解的符號遊戲。

最重要的是，我們躁動與受驚嚇的靈魂安定下來了。我們先到一個小佛堂燒了第一炷香。然後我到一家商店買東西，這是第二個佛堂，我們在此燒了第二炷香。這裡是資本主義的殿堂，我們供奉出金錢，進行商品交換的儀式，膜拜金錢交易所代表的情感、心理、文化、精神意義。

愛爾蘭搖滾樂團U2曾在一首歌曲中吟唱著：「男人建造了城市，然後再蓋一間教堂與一家銀行。」(A Cathedral and a Bank)。教堂旁邊，一定有一家銀行。你到教堂去「贖回」你失落的靈魂；同時你也到銀行進行抵押、借貸、交易、償還、贖回等各項金融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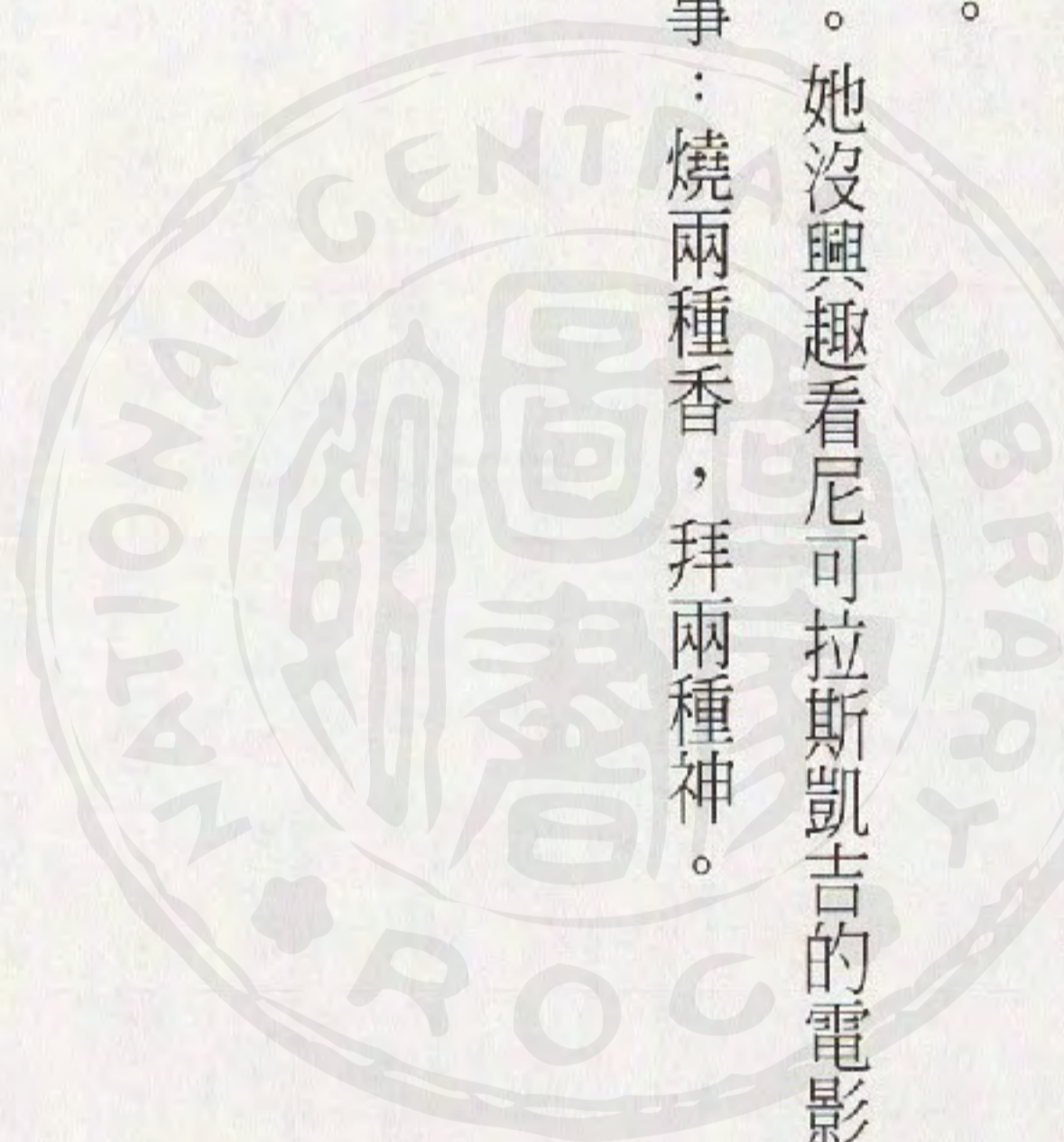
我又想到了尼可拉斯凱吉主演的《國家寶藏》這部電影。男主角歷經千辛萬苦追尋寶物，解開各種密碼來到了紐約市的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寶物就藏在該教堂的地下。這間教堂在哪裡呢？在華爾街。

華爾街，紐約市的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性的金融中心。這條街上的教

堂，地下深處埋藏著一箱又一箱古文明的重要文件與文物，國家級與世界級的寶藏。

《國家寶藏》是一部娛樂片，是虛構也是真實。U2是一個樂團，真誠的音樂瀰漫著迷眩的氣氛。

我的表姨被驚嚇到了。她沒興趣看尼可拉斯凱吉的電影，也不聽U2的音樂。但是她做著類似的事：燒兩種香，拜兩種神。



兩張桌子的故事

——自己的書桌與大家的會議桌

女人，缺乏對權力發展出健康的慾望，也缺乏以正當而有效的方式來使用權力。

朋友最近在整修舊居，一面請人來油漆粉刷一番，一面也清理多年不用的舊家具與舊書。她有兩張體積龐大的桌子，爲此煩惱不已。

這兩張桌子很少被用到。如果叫舊貨店拿去丟掉，又有點可惜，因爲是材質相當好的桌子。如果送人，誰家會需要這種浪費空間的大桌子呢？

她向我提起這兩張桌子，我依稀有點記憶。多年前去過她家，有一張古典造形的大書桌，我們戲稱它是「董事長桌」，還取笑女主人是個教授，卻

有張氣派而不實用的「董事長桌」。另外是一張長方形大會議桌，那次我們有十個人左右在她家聚餐，大會議桌成了最好的餐桌。

消失的個人權力，消失的女性權力展現

多年沒去過她的舊家，記憶早已模糊的桌子，忽然間讓我警醒到一些當年沒注意的事。第一張桌子，的確是一張董事長桌，來自某基金會。

我對朋友說，「從哪裡來的，就回到原處吧。你不用煩惱了。打電話給基金會，叫他們負責把那兩張桌子搬走。」

「可是當初不正是基金會沒地方放，也用不著這兩張桌子，所以才放我家嗎？現在叫他們搬走，基金會辦公室有地方放嗎？」我的朋友依然煩惱不已。

唉，這就是她的問題，也是基金會的問題，也是許多女人的問題。我的朋友當初擔任某基金會創會第一任董事長，基金會剛設立時，有一間董事長辦公室，裡面就擺著一張氣派的桌子與皮椅。還有一間會議室與會議桌。不久後業務迅速成長，空間不敷使用。董事長專屬辦公室取消了，成爲工作

人員的工作空間。會議室也改成了教育訓練的教室。當初買的桌子華而不實，不符合實際需求。

也不知是誰開的口？那兩張桌子，就搬到「董事長」家裡。這位「董事長」也真懂事，不僅挪出空間來放這兩張桌子，還拿出一筆錢捐給基金會，以免有人誤會「董事長」公私不分，把基金會的東西拿回自己的家裡。

我的朋友就是這樣一位善良之輩，心地柔軟，又不太用腦筋。她董事長任期到了，人家請她繼續擔任「榮譽董事長」。她是不懂得說NO的人，差點也答應下來。我有點好管閒事，對她曉以大義，請她不要掛名基金會任何頭銜。

基金會的業務蒸蒸日上，組織規模不斷膨脹，重要決策卻是由少數一、二人關起門來決定，董事會的功能就是事後背書。幾位董事曾試圖多參與，發揮一些影響力，最後都使不上力，任期滿了就離開。最關鍵的這位人士，剛開始並未擔任董事長，但大家都知道，她才是真正的「老闆」——不，說錯了，「老闆」是企業界的用語。在非營利組織這個領域裡，我們要

如何稱呼這種人呢？大老？長老？教主？

無論如何，我的朋友傻傻地當了兩屆有名無實的董事長，曾經有過一間短命的董事長辦公室，還有那兩張龐大的桌子，多年來放在她的舊居。在她之後，另一位慈母般的女性擔任董事長。這位女士的董事長任期也到了，似乎找不到人肯當董事長，「大老」終於走上檯面，自己擔任董事長。

形式與實質終於合一，真正在做決定的人總算擔任董事長。我為基金會高興，為我的朋友高興，也為現任董事長高興。

可是，還是有什麼地方讓我覺得怪怪的？

啊，董事長桌。權力正當性的象徵，多年來放在一間私人公寓裡。會議桌。共同決策的象徵，多年來也放在私人公寓裡。還有董事長辦公室。曇花一現般，基金會剛設立時存在著，不久後就消失了。

消失的個人權力、消失的集體決策、消失的女性權力展現。

女人，缺乏對權力發展出健康的慾望，也缺乏以正當而有效的方式來使用權力。

失落的董事長桌子，失落的會議桌

古早古早以前，英國女作家維吉妮亞吳爾芙就寫出了《自己的房間》這部作品，激發出女性擁有自主空間的渴望。但是女性不只是需要在家裡、在私領域擁有「自己的房間」，更需要在公領域擁有自己的辦公室。

當女性擔任一個基金會的董事長，基金會布置了董事長辦公室與辦公桌，她何不好好享用董事長的權力，同時也善盡責任與義務？可惜的是，似乎大多數女性——至少我所知道的此基金會的工作同仁——覺得這張辦公桌太豪華了。空間不夠用時，第一個該犧牲的就是董事長辦公室與辦公桌，其次就是會議室與會議桌。第一位與第二位董事長謙遜而禮讓；她們默默地讓渡出空間與權力，同時也或多或少盡一點小小的責任。

第三位董事長的問題不在於長期以來她悄悄覬覦董事長的位置。不，恰好相反。她的問題在於她從來看不見董事長的位置，也因此從未真正理解過這個位置的意義。她總是不知不覺的努力著，努力讓這個位置是空的。沒

有人可以真正擔任董事長，包括她自己也不可以。也沒有可以真正擔任董事會成員。

失落的董事長桌子；失落的會議桌。兩張桌子，多年來靜靜擺放在無人居住的舊公寓，布滿灰塵。

這兩張桌子，與其說是「失落」，毋寧說是不被承認、不被看見、擺錯了地方。

所以，我建議朋友，請基金會派人把這兩張桌子搬回去吧。把這兩張桌子帶回去給基金會現任的董事長，也是我們可敬又可憐的女王。

可敬，因為多年來她爲了公共事務與婦女福利犧牲奉獻，全心全意無私的獻出了她的青春與才幹，一切全都源自於她的使命感與責任感，絲毫不涉及個人私慾。

可憐，因爲一路走來，她只知道使命感與責任感，徹底壓縮了自己的權力慾望。被她壓扁的權力慾，如放大鏡與哈哈鏡般在別人身上顯現。她在別人身上看見權力慾，著急地想把放大鏡與哈哈鏡打碎。她一直不知道，權

力與責任是一體的兩面。盡了責任的人，就應該使用權力、善用權力。

受苦，因為她拒絕給自己女王應有的尊貴、榮耀與雍容，因而讓自己與身邊的人生活在狹隘擁擠的空間，時時刻刻呼吸著品質不佳的空氣，過著匱乏困苦的難民生活。她以為受苦吃苦是一種高貴的德性，以吃苦指數的高低來衡量自己與大家的存在價值。

三個董事長，二個女人，三個都不懂得運用權力

身為基金會歷任董事長的好友，我曾企圖在基金會辦公室窗口擺著一束玫瑰。玫瑰可以吸引我們的視線，再進一步把日光拉遠，看看窗外的藍天白雲。我還沒來得及付諸行動擺上一束玫瑰，可敬、可憐、又受苦的女王就殺死了我的念頭。她覺得買一束玫瑰的錢，相當於基金會一天的電費或水費。還有一則訊息，她嘴巴沒說，眼神洩漏了。窗口放一束玫瑰？占位置！反正，她就是不肯讓我占一個位置啦！

三個董事長，三個女人，三個都不懂得運用權力。前兩位很樂於讓別

人來運用權力。第三位，她自己不用，也不准別人用。她一直在犧牲、奉獻、盡責任，就是不肯使用權力。

我建議基金會的第一位董事長，把她舊家那兩張桌子回歸到基金會辦公室。她煩惱著：「辦公室已經很擁擠了，怎麼放得下這兩張大桌子？」

我說：「吳前董事長，你已經不是基金會的成員，別再操心啦。那是基金會現任董事長、董事會、與工作人員的問題，他們自己會想辦法解決。人家不是笨蛋，智商也絕對不輸給你，拜託尊重一下別人解決問題的能力好嗎？」

基金會現任董事長也是我的朋友。我一直想送她一束花，玫瑰也好，百合也好，什麼花都好。一束花，她都害怕會浪費錢或是占據位置。最後，我出了個點子，送她兩張大大的桌子。代表個人權位的董事長桌，以及代表集體參與的會議桌。

願她做什麼，是什麼。願她行爲就像個董事長般有魄力有格局，心智則如女王般尊貴敏銳。

女神與鬼魅

第3輯

女神・鬼魅。



巫婆與美女

——一則職場與國家的寓言

沒有永遠的巫婆，也沒有永遠的美女。你所能努力的，是激發出美女的一面，讓巫婆那一面的頁面衝擊減到最低。

網路上流傳著這一則故事：

國王出去打獵不慎掉落山谷，神龍出現，答應拯救國王，條件是要回答謎題：「女人最想要的是什麼？」。國王一時間答不出來，把靈魂抵押給神龍，三天內要提出答案，否則靈魂就沒了。

國王召集了幕僚提供意見。聽說有位巫婆對女性議題很有見解。巫婆可以提供答案，條件是國王那年輕英俊的侍衛長得娶她。「女人最想要的是

什麼？就是自主、受尊重。」

好了，國王從神龍那裡取回靈魂，侍衛長也得依約舉行婚禮。年輕英俊的新郎（侍衛長），站在雞皮鶴髮的新娘（巫婆）旁邊，實在令婚宴賓客感到慘不忍目睹。侍衛長爲了他的老闆，犧牲可大了。

婚宴結束，送入洞房。面目可憎的巫婆，忽然搖身一變爲林志玲般的甜美少女。美女告訴驚訝的老公，她一天有十二小時是巫婆，十二小時是美女。請老公選擇，是要白天巫婆晚上美女（沒面子有裡子）呢？還是白天美女晚上巫婆（有面子沒實質享受）呢？

新郎想一想，就說：「一切尊重老婆大人的決定。我沒意見。」

新娘一聽，大爲高興。她決定收斂起巫婆的一面。天天二十四小時都當美女。

職場寓言，雙重面向：老闆有什麼麻煩，部屬就得出來扛囉

故事如果就這麼結束，好像皆大歡喜。有趣的是，網路上流傳的這則

故事，還加上幾則頗有幽默感又發人深省的結論與提示。其中之一是：「老闆交代的事，不喜歡也要勉力完成。」又如：「在台灣，巫婆是不會變成美女的。」這則故事，似乎與兩性及婚姻關係有關。我個人倒是喜歡把它看做一則關於職場的寓言故事。

主管在工作上遇見困難，他／她會全力以赴想要脫困，失去靈魂也在所不惜。把靈魂拿去抵押，未必是去做傷風敗俗、違背道德良心的事，而是很單純的「六神無主」，完全被焦慮與恐懼所控制，失去清新的視野。

掉落山谷的國王，他自己與他的隨從先不用緊張著急。喘口氣，歇一歇，會發現附近風景與視野極佳。先把情緒鎮定下來，接下來就會自己找到解套辦法。

神龍出現，這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可以提供立即的解決。國王交出靈魂，顯示國王和他身邊的隨從幕僚已經失魂落魄，如熱鍋上的螞蟻。

巫婆知道答案，侍衛長就得把巫婆娶回家。你看，老闆有什麼麻煩，部屬就得出來扛囉。誰叫他是侍衛長嘛！如果侍衛長只是武藝高強，沒有年

輕俊美的外表與絕佳的EQ，巫婆又怎麼會指名要找他呢？能者多勞。侍衛長能做到這個位置，他的確有兩把刷子，所以也注定要承擔老闆的問題。

巫婆與美女的雙重面向，似乎是指女性可愛與可怕的雙重性。男的侍衛長與女的巫婆（美女）這個兩性關係／夫妻關係若是應用在職場上，我們要先拋開男女兩性的觀點。

侍衛長是當事人（可男可女），巫婆則是其同事（可男可女）。長官遭逢困難，為了解決這個困難，他／她安插了一個人事安排到你的部門，也不管你是否接受。這個同事表面上看來很難相處，缺點一籬筐，簡直是個巫婆。其實，只要你誠心接納，就會發現他／她也有可取之處。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每個人都同時具有巫婆與美女的雙重面向。

世事難料，柳暗花明：巫婆的確會變成美女

巫婆不一定指人，也可以代表一件工作。長官交給你一項工作，並非你合法角色內應做的事。比如說侍衛長要維護國王的安全，這是分內的工作。

作。但是以娶巫婆的方式來贖回國王的靈魂，好像有點超出職務範圍吧？無論如何，職場上這種事所在多有。長官交代一件工作給你，不是很明確的屬於你職權範圍應做的，而且這件工作很棘手，沒有具體成果可以展示，就是在收拾一堆爛攤子。

所以你唉聲歎氣，怨天尤人，覺得碰到一個巫婆。做這件工作一點好處也沒有，沒有專業上的學習成長，搞不好還會得罪人。

世事難料。你以為一件棘手難辦的工作，硬著頭皮耐著性子做下去，柳暗花明又一村，原來這件工作還是會帶給你視野上、經驗上、人脈關係上、情緒管理上各方面的體會。巫婆的確會變成美女的。

沒有永遠的巫婆，也沒有永遠的美女。你所能努力的，是激發出美女的一面，讓巫婆那一面的負面衝擊減到最低。與其抱怨工作沒有成就感，不如想辦法自己去發掘工作的意義與價值。

別忘了網路故事的結論之一：「在台灣，巫婆是不會變成美女的。」

那就讓我們帶著幽默感來看待巫婆。巫婆有智慧啊！別忘了，國王靈

魂救贖的關鍵人物是誰？就是巫婆嘛！神龍、巫婆、美女其實是三位一體。神龍就是巫婆的化身，否則神龍出的題目為何是女性想要什麼？

如果女性一直都是甜美的美女，男人會視為理所當然，只顧享受美色，忽略女人的內在需求與智慧。女人的本質是巫婆，有時候化身為神龍，在男人跌落谷底時伸出援手。有時候化身為美女，讓男人賞心悅目一下。但是請記住，女人的本質是巫婆。

至於國王的靈魂，一定得把它贖回來。侍衛長如果太膽小，不敢和巫婆結婚，又太瀟灑，不在乎侍衛長的過分工作與薪水，辭呈一遞一走了之，那就麻煩了。國王的靈魂不是他一個人的靈魂，是社會集體的表徵。國王失魂落魄，整個國家社會也隨之動盪不安，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靈性考驗，哲學智慧：人存在的意義的重要思考

山林險惡，國王出來打獵，一百次總有那麼一次會墜落山谷或滑倒什麼的。你說國王何必勞師動眾，打什麼獵，待在宮裡面與參謀大臣開會就好

啦！但是國王要出來探險才會墜落山谷，也才會有神龍出現給他一個考題，一個關於人生哲學的重要思考。這個問題也許是女人要什麼，也許是最根本的，人要什麼？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是什麼？這些問題攸關我們的靈性。如果不肯好好面對，我們就失去了靈性。

女人的本質是巫婆，男人的本質也是巫婆，國家與社會的本質也是巫婆。巫婆的外表似乎不太美好，但引領我們深思，表象的美醜是否意謂著實質的善惡。

巫婆化身為神龍，問我們一些問題。我們會想要有參考書的速成解題技巧那樣，找到答案就可以交差。巫婆化身為美女，再給我們一次考驗，試探我們是否真的了解答案背後的意義。我們通過了第二次的考驗，又答對了。我們得到的獎賞是二十四小時的美女。

但是網路故事的結論提醒我們，「巫婆是不會變成美女的。」

境由心生，我們的心情與觀點創造了美女。但是我們不需要二十四小時都有美女。我們也需要巫婆、需要神龍。

當然我們也需要會墜落山谷的國王，以及年輕英俊又有智慧的侍衛長。

倒掛懸崖邊的國王

——小魔女給國王的建議

所謂的僵局，反而能給你機會看到昔所未見的世界。

國王這天浩浩蕩蕩帶了大批隨扈與各部大臣前往狩獵，一輛輛SNG車及眾多媒體記者跟著採訪，那也是必然之事。國王本人其實對狩獵沒什麼興趣，幕僚人員一再勸說，一方面這是皇室傳統不可中斷，二來對發展當地的觀光休閒產業也有莫大的幫助。如果國王去了，接下來慕名而來的觀光客就會增多。國王爲了國計民生著想，也只得披掛上陣。

大自然風光無限好，國王卻滿心記掛著明天與內閣大臣的策略會議，一不小心，馬往前衝，國王摔落懸崖邊，往谷底墜落。

千鈞一髮之際，國王倒栽蔥地往谷底掉落時，他一腳的腳尖勾住了樹枝。就這樣頭下腳上，整個人倒吊在懸崖邊的大樹上。

危險之際，天邊飛來一隻神龍，出了道謎題給國王猜，如果答對了就救出國王。

「一群母牛在一起叫，猜一個英文字。」

倒吊的國王不禁露齒而笑。太簡單了嘛！國王的幕僚群一大堆，不只準備財經、外交等重大議題的資料，還有各種流行於中小學生及網站上的無厘頭笑話。國王從容回答：「一群母牛一起叫，就是哞！哞！哞！母牛嘛，所以是陰謀，陰謀的英文就是 conspiracy。」

神龍略顯失望。本來以為他答不出來，就可以叫他交出靈魂或是手上的皇室寶戒來當抵押品，再回城慢慢想答案。這次是誰洩題啊？國王一下子就答出來了，神龍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地救了國王，讓他重回平地。

群臣見到國王安全歸來，皆下跪叩首：「國王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天佑吾皇、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

年輕的小魔女與「倒吊人」

一場危機似乎又化解了。麻煩的是，SNG轉播車即時地把倒吊國王的畫面傳播到全國各電視頻道，大家都看到這驚悚的畫面：懸崖邊一棵樹，國王一腳勾著樹枝，頭朝下；樹枝看來不勝負荷，快斷掉的樣子；國王的腳力可能也快撐不住了，全身晃呀晃地。

電視新聞不斷地重複這樣的畫面，許多小孩看了夜裡啼哭做噩夢，接連幾天，廟裡收驚婆那邊大排長龍地，一堆家長帶小寶寶收驚去。

至於國王本人，當時他沾沾自喜著，能夠立刻回答神龍的問題。哪知回到宮中，一看電視畫面，啊，真是太沒國王的尊嚴了！頭下腳上，披頭散髮，獵裝被樹枝勾破好幾個洞，肚皮還露出來呢！不只形象不得體，當時的處境還真危險！隔著數尺之遙看著電視畫面，國王恍然大悟當時的處境還真是危險，而如此公然展示鮪魚肚更令他羞慚不已。

外面有那麼多小孩要收驚，國王本人也是失魂落魄，宮中御醫與星相

家們群集密切研商後，決定請住在市中心購物中心附近的年輕小魔女幫忙。聽說她是塔羅牌專家，尤其擅長解釋「倒吊人」的意義。

才十歲的年輕小魔女就被延請入宮，只見她腳穿紅色麂皮的過膝長靴，同款質料的紅色麂皮迷你裙，剛剛好蓋住屁股，上衣是貼滿亮片的小可愛，露出小魔女結實的肚肚。左右耳各一個大圓圈耳環，鼻翼上打三個洞鑲了鑽石。頭髮是紫色，也不知是染的還是假髮？

群臣一看，皆是愁苦之色。許多人心中暗想：「上回已請了個雞皮鶴髮的巫婆來諮詢。這次則是小魔女，光看外表就知道比巫婆恐怖……！」

新中間路線 upside down

小魔女可大方呢！不待指點，逕自往國王身邊的椅子一屁股坐下，包包打開，點燃一支薄荷涼菸，吸一口，再緩緩吐出一串菸圈。不疾不徐地說：「倒吊人就是 Hanged Man； Hanged Man 就是倒吊人，就是換個角度看事情嘛！· upside down · 皇上這幾年不是接受國師建議，提倡新中間路線

嗎？新中間路線在歐洲政治的脈絡是左派、右派的妥協整合。你們把它本土化，變成超越統獨之爭，這些都很好。除此之外，新中間路線就是要上下顛倒，以天爲地、以地爲天。倒吊人就是要學習上下顛倒，這樣才能激發新視野與新創意。」

小魔女的話才說完，忽然一躍，一個俐落漂亮的動作，兩秒鐘內只見她單腳掛在大水晶燈上，頭朝下，身體則像鐘擺般，左右搖晃。

衆人臉色大變，深恐水晶燈摔下來傷了人，更何況那水晶燈也是數百年的國寶哩！侍衛長正想上前處理，小魔女發出銀鈴般的清脆笑聲，衆人如受到魔咒般，陶醉不已、靜止不動。小魔女說：「看我！好好看我！我以穩定的速度與幅度搖晃，這是動態的平衡。我的立足點很小，只有右腳接觸水晶燈的一點點面積。你們以爲我很危險，以爲我被困住了。恰好相反，我要在倒掛的困境中放棄掙扎與恐懼，以平靜的心情來欣賞平常看不到的角度。」

剎那間，小魔女又跳到了地面，恢復一般人的姿勢。衆人如大夢初

醒。方才所見，似真似幻，水晶燈間風不動，彷彿一切不會發生。

在僵局中要忍耐、鎮靜、沉著

小魔女從包包裡拿出塔羅牌中倒吊人的那張牌。她先把牌拿給國王，要國王仔細觀察，看完再傳閱眾臣。她問大家：「倒吊人的表情看起來如何？是慌張還是平靜？」

大家仔細看，是啊，倒吊人安寧祥和，一點也沒有害怕或痛苦的表情。

小魔女繼續指點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繪畫構圖上。他的手被鐵鍊綁住了，但是他不掙扎，鐵鍊看起來反倒像輕飄飄的絲巾。他的右腳掛在兩棵樹交會的樹枝上，那是知識之樹。

倒吊人代表目前似乎陷入的僵局，沒有出路，在僵局中又要忍耐、鎮靜、沉著。其實，所謂的僵局，反而能給你機會看到昔所未見的世界。再來，身體姿勢的轉變，也讓體內的能量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國王一向用腦過度，如果能夠常常練習倒立，讓腳部充滿能量，再輸送到大腦，思考會更有

活力！

爲了怕大家不夠了解，小魔女還要求重回現場，進行現場教學。

國王率群臣浩浩蕩蕩又來到懸崖邊。這回小魔女請那高大挺拔的侍衛長，繫好安全繩索，再俐落地將侍衛長往下一推，侍衛長頭下腳上掉下去。

侍衛長〇〇七電影看得可多呢，立刻擺出優美的 pose，反正腰間有繩索嘛！然後右腳往樹枝一掛，仿效小魔女剛才的動態平衡，再加上台灣獼猴的活潑身手，就這麼在山谷邊盪啊盪地。衆人皆拍掌叫好。

小魔女提醒侍衛長，「往下看！看到什麼？」

侍衛長往谷底張望，大家也跟著望向谷底。唉呀，一片如茵綠草中，躺著一個湖泊，水面平靜無波。天空的雲影倒映在湖泊上，襯著湖泊似藍似綠。草坡上一群乳牛正在吃草，不時發出「哞！哞！哞！」的聲音。小魔女迷人甜美的聲音再度響起：「谷底這番美景，一般人都不知道。懸崖是常人懼怕的險境，皇上特別英勇敢靠近懸崖，但也因此墜落。也許上下倒轉的視野，才能發現新奇美麗的事物。」

「國王您經常身陷險境，依您的個性，又喜歡表現機智與聰明。身爲一國之君，機智與聰明留給身邊弄臣去表現即可。國之領導人，身陷困局時需要的的是沉著、平靜、穩健。神龍問您問題，您又匆匆忙忙地用大腦去想；其實，您只要看看谷底，欣賞一群母牛吃草的悠閒與滿足，您就會明白神龍的用心。牠不是要您給牠正確的答案，牠是要您換一下視野欣賞美景。」

國王似懂非懂，有點開始喜歡小魔女又有點怕她。小魔女下了結論：「今天的諮商到此爲止。第一次免費，算是交個朋友啦！以後要按時計費，或是封我做國策顧問，派給一輛哈雷機車當公務車。別忘了神龍的提示：陰謀！陰謀！陰謀！政府機構要多一些女性官員，一群女人在一起才能搞好陰謀。」

「國家安全就是領導人要有倒立人的沉著。要能從湖泊倒影內觀自己心中的鏡子。更要從看到一群乳牛吃草，肯定女性的生產力。哞哞叫的母牛，給我們奶水與養分。國家發展豈可沒有女人的貢獻！豈可沒有陰謀呢！」

語畢，小魔女化爲一隻乳牛，自顧自走了。

洛神

——穿越歷史長流的河畔女神

被稱為洛神是很久以後的事，剛開始她只是一縷芳魂，在洛水一帶到處飄蕩遊玩……

這女子，據說是伏羲氏之女，渡河時一不小心就溺斃了，一陣痛苦的掙扎後，她的魂魄緩緩上升，先是看到自己的肉身躺在一堆水草間，然後看到水草隨著水流而搖曳，魚兒穿梭往返。河岸邊垂柳輕輕撫觸水面，幾隻長腳長嘴鳥站在岸邊，專注看著水中的魚，準備伺機而動享用美食。不遠處有些薄霧，讓河邊景色有如罩上一層白紗。朦朧迷離的景致，讓她為之沉醉。

是啊，她死了，但人世的顛沛流離有什麼好懷念的？她寧願選擇大白

然的美景。她的魂魄就在洛水邊徘徊不去，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洛神。被稱爲洛神也是很久以後的事，剛開始她只是一縷芳魂，在洛水一帶到處飄蕩遊玩。

也不知獨自遊蕩多久，洛神慢慢發現，這水邊還真熱鬧啊。一草一木都有精靈居住。有了這些同伴，時光更加歡樂。接下來她又認識了娥皇女英這些仙界朋友，漫長的悠悠歲月編織出友誼的默契。

也不知過了多少年，這天河邊來了一大群人馬，其中一位一眼望去，就有著出衆的氣宇。洛神望著這名男子，這名男子也痴痴看著她。

一對眼睛的深情注視，驀然間勾起她早已忘記的感覺：肉體的溫度、肌膚的柔軟、淚水流過臉頰的鹹味。她的慾望流瀉而出，她想念凡人的感官知覺，回望這男子的深情注視，也拋出一塊玉佩給對方作爲信物。

對方居然扭扭捏捏、遲疑良久。人神跨界之戀，畢竟充滿危險的未知數。

他逃避這段彼此驚豔的邂逅，回去後寫了《洛神賦》。從此以後，這縷

芳魂就被世人所知，名叫洛神。

也有人說洛神是這名男子的嫂嫂，小叔把對嫂子的戀慕欣賞，轉化為文字創作的洛神。久而久之，她也開始認同。她揣想著甄宓的一生，曾得到丈夫的寵愛但終究被冷落，才高而抑鬱不得志的小叔暗中戀慕著自己。洛神也好、甄宓也好，都是一段備受壓抑無從施展的戀情。因為有壓抑，才需要抒發，也開啓了藝術創作的泉源。

她覺得，也許她的確就是甄宓，只是自己忘記了。《洛神賦》出現後，彷彿一面恆久的鏡子，讓她對鏡觀照自己的容顏，從縹緲的河邊遊魂變成「洛神」。

接下來又有各種版本的繪畫，以及書法名家寫的洛神賦。她從大自然的世界進入文化的世界。這縷芳魂有時候溜進某幅畫，那時她的心情喜歡朱紅，她就躺在朱紅顏料上，伸伸懶腰，姿態撩人。此時美術館的訪客看到圖畫上一抹朱紅，訪客彷彿著魔般定住不動，痴痴看著。

有時候她像一隻巴掌大小的銀魚，游進宣紙上的墨汁，順著書法的曲

線緩緩扭動。這時洛神賦書法成了靈韻動人的線條，挑逗著參觀者的情感。

更別說這麼多歷代的戲曲舞台藝術。有樂器彈奏、有舞蹈、有吟唱。有時候她躲在一隻琵琶的弦上，那彈奏者的手指忽然間比平常更靈巧。有時候她靠著舞台上方的燈光，舞台燈光渲染著迷離的氣氛，觀眾看得如醉如痴。

她也喜歡坐在觀眾席，做一個單純的觀眾。千百年過去了，她越來越少出現於洛水，反倒是流連於歌臺舞榭、畫廊與博物館。聽說這幾年流行一齣百老匯歌舞劇《歌劇魅影》。她穿梭於劇院時，覺得自己是東方的歌劇魅影，溫柔婉約，只想藉由自己的存在讓劇場演出更迷人，她可不想學巴黎歌劇院那位魅影，霸道的干涉舞台製作表演。

漢唐樂府演出的《洛神賦》，她很期待親臨這些演出現場。到巴黎時，她可要見見巴黎歌劇院的魅影。來自東方的優雅女神遇見西方的激情鬼魅，那多有趣啊。

曹植創造她、賦與她永恆的藝術生命。這就是愛情！愛情不是片刻的交歡或是長久的廝守，而是持續的動力活化存在的本質，穿越時空的長河！

歌劇魅影VS.音樂天使

——文化與社會進化史：從恐怖的鬼到優雅的魅影

生活的角落裡，到處有鬼，魅影處處。我們的內心世界，魅影更多。

著名的音樂舞台劇《歌劇魅影》自一九八九年首演以來，已成為當代文化的集體記憶，去年更拍成電影，使得此劇的故事內容與音樂主旋律更加普及。其實不論是舞台劇或是電影，都可追溯至更早數十年的不同版本。光是鬼魅 phantom 的造形，就可看出一部社會文化進化史。

早期舞台劇 Phantom 的造形又老又醜，畸形古怪，一看就嚇人，這隻鬼，是典型的壞蛋造形，鬼的屬性相當明確。到了韋伯這位音樂大師手下，

加上合作團隊的歌詞與劇本，phantom的個性與心路歷程益顯清晰立體，令人同情甚至敬佩。不過，phantom的造形仍偏向恐怖的鬼。一個中年男子不但戴著一半的面具，未戴面具的半邊臉塗著厚厚的白粉。不管他唱的魅惑之歌多麼動人心弦，年輕貌美的莎拉布萊曼又在舞台上呈現出多麼迷醉的神態，我們做為聽眾／觀眾，總覺得音樂再好聽，也不致過於投入，很難跟著戲中女主角那樣被鬼給迷住了。

到了去年，由喬舒馬克擔任導演及編劇的電影推出，此片歷經十五年漫長的籌拍過程。魅影一角由傑瑞德巴特勒擔任，他的造形真是英俊又性感。臉上一半是白色面具，另一半是帥哥的臉龐，顯得那張白色面具反而更有「魅」力。phantom的個性與肢體語言具有細膩溫柔的一面，又有危險、冒險的氣質。看過這部電影，觀眾可能產生極強的認同，不是像以前那樣耳朵聽著動人的音樂但視覺與心理上卻排斥phantom。

其實，《歌劇魅影》的第一男主角就是魅影。儘管在劇情裡女主角克莉絲汀選擇了兒時玩伴勞爾子爵做為她的「真命天子」；儘管在早期版本中

魅影與勞爾子爵似乎是壞人vs.好人的對比；可是，大家心裡餘音嫋嫋、念念不忘的仍是魅影的歌聲與地下湖的魔幻宮殿。再加上魅影的造形愈來愈不恐怖、愈來愈英俊迷人、肢體動作溫柔優雅；我們可說數十年間各種不同版本的《歌劇魅影》，越來越人性化，我們終於了解，鬼魅本來就是人，而且是一個充滿才華的人，更是音樂的天使。

從早期恐怖可怕的惡鬼形象，到令人悲憫，再到令觀眾投射認同的俊美音樂天才，數十年的演變發展顯示出社會集體文化日益精緻，不再是善惡對立、黑白分明，反而是呈現出地底黑暗的華麗璀璨及其蘊含的藉由音樂而昇華人性的熱情。歌劇魅影／音樂天才的雙重面貌在喬舒馬克編導的電影中得以細膩的被呈現。

歌劇魅影是個臉部畸形被棄養的孤兒，被劇院善心人士偷偷收留在歌劇院的地窖。長大後，他成爲作曲、建築、劇院設計方面的天才，以鬼魅方式出沒劇院，對他認爲不符水準的演出發出批評警告。同時，又隔牆發出聲音，偷偷指導具有歌唱天分的克莉絲汀。克莉絲汀從小就是孤兒，父親早

逝。音樂家父親臨終前安慰她，會有音樂天使守護她。因此克莉絲汀在劇院密室聽到神秘聲音指導她歌唱，她認為這就是父親在天之靈派來的音樂天使。

這種只聞其聲、不見其面的特殊神秘關係，終究會被各種因素卸下其神秘面具。克莉絲汀首度擔綱主演獲得空前成功，引起劇院贊助人勞爾子爵的注意，展開熱烈的追求。勞爾子爵這一出現，「鬼才」——魅影與天才的綜合體，他也著急了，忍不住現身，把克莉絲汀帶往他的地下世界。

鬼才一方面以指導老師身分訓示克莉絲汀，不要被首度成功的虛榮感沖昏頭了，另一方面也終於忍不住露出了愛慕者的情愫，誘惑她全心全意獻身於音樂。他就是音樂；音樂就是他。而那勞爾子爵，竟以世俗的社會地位與舊日交情想要輕易擁有克莉絲汀——他長期辛苦栽培的歌唱新秀。

忘掉過去，飛向新境界的奇幻之旅

美女歌星與兩個男人的三角關係，與其說是兩男爭奪一女，不如說是

克莉絲汀自我定位與自我認同的掙扎衝突與整合。地底湖雖不見天日，卻是華麗璀璨，也是音樂的極致。登上音樂的高峰不只是挑戰與成就，更可說是獻身音樂祭壇，從此以後不再是一個平凡人，不再是一個清純可愛的美少女，而是看盡人性黑暗與嚮往昇華的歷劫倖存者。誠如鬼魅在地底湖所唱的：

縱使妳轉過身去，望向後方，

歌劇魅影早已在妳心中；

閉上妳的雙眼，展開一段奇幻之旅，

忘掉過去的一切，

讓音樂帶著妳飛翔。

忘掉過去，那平凡、正常、安全的生活。真正的音樂藝術是充滿驚悚的危險之旅。和勞爾子爵談戀愛固然幸福，恐怕也將扼殺了克莉絲汀才剛開始的演藝巔峰。我們固然知道 Phantom 因臉部畸形而有自卑感，他當然也嫉

妒勞爾子爵似乎輕易擄獲芳心；然而，他也是自視甚高的天才／鬼才，悉心栽培克莉絲汀歌唱生涯，又豈能受得了她具有卓然不凡的潛力最後卻只是一個子爵夫人？

與我同享，唯一此愛，終其一生

勞爾子爵代表安全穩重，若非那首迴腸蕩氣的雙人對唱〈我所期盼於你〉，可能觀眾對他印象不深。克莉絲汀備受鬼魅驚嚇後，和勞爾互訴衷曲，兩人一起唱出：「與我同享，唯一此愛，終其一生」。

諷刺的是，眾人爲了將鬼魅誘出公開現身再將其逮捕，勞爾出了一計，讓克莉絲汀在舞台上表演時，鬼魅會忍不住上台，和其愛徒／愛慕對象來一段雙人唱。鬼魅果然中計，當著整個劇院的觀眾前，兩人對唱著：「我已踏上不歸路，熱情何時將我倆燃燒殆盡？」。鬼魅最後更忍不住對著克莉絲汀唱出：「與我同享，唯一此愛，終其一生。」

戲如人生；戲的強度與張力更勝於人生。克莉絲汀私下與勞爾互訴

「與我同享，唯一此愛，終其一生」。她也在全場觀眾凝視下，與音樂天使／劇院鬼魅大聲昭告了同樣的誓言：是演戲；是誘捕行動；更是自我實現的命運預言。勞爾終於抱得美人歸，他們也不再受鬼魅騷擾。喬舒馬克編導的這部電影以倒敘手法進行。電影開始與結束都顯示垂垂老矣，獨自一人的勞爾陷入回憶。片尾，老年勞爾到克莉絲汀墳上，墳上早已擺著一枝玫瑰，勞爾會心一笑。鬼魅已先一步來過了。

故事的主體熱鬧又充滿噱頭，但是故事架構的進行方式是獨身老年勞爾的回憶。顯然，這三角關係始終存在。克莉絲汀的確與兩個截然不同的男人共享「唯一此愛，終其一生」。

克莉絲汀並不矛盾。她的音樂天賦必定會被某個奇才／天才／鬼才所欣賞而加以栽培指導，音樂使她不凡凸出，也是她的命運。她不碰上劇院魅影，也必然會在人生旅途其他場合碰上各式各樣魅影想要指導她、誘惑她、利用她。而她像所有人一樣渴求看似平凡的幸福與安全感，這也只有兒時玩伴勞爾子爵可以給她。魅影給她刺激、冒險，與自我成就；勞爾給她庇護與

撫慰。但她還是比兩個男人早逝，也許正是因為終其一生，兩個男人／兩塊板塊的擠壓使她香消玉殞。

鬼魅也令人既悲憫又敬佩。如果沒有才華只是畸形，他會安分守己一輩子躲在劇院地下室過著卑微的生活；如果才華洋溢而無嚴重畸形，他可以勇闖藝界自負成敗責任。偏偏他擁有傑出的才華與嚴重畸形二者的結合，使他產生既自大又自卑的雙重特質，既是音樂天使，也是劇院魅影。電影裡的鬼魅，未被面具遮住的臉龐，長相如此英俊迷人，再配上一半的白色面具，益顯其脫俗不凡的「魅」力。原本憤世嫉俗的他，經由克莉絲汀超越男女情愛的真誠之吻，終於學會放下，讓情敵勞爾帶著克莉絲汀遠離地底湖。

敷面膜看電視的中年女子

淑娟是個既傳統又現代的中年女子。這天她在家忙完了農曆中元普渡祭拜好兄弟的各項禮俗，拿了保溼面膜敷在臉上，懶洋洋的窩在沙發上看電視。有線電視正演著《歌劇魅影》這一片。女兒前年到倫敦自助旅行，回來

後不斷向她炫耀看舞台劇的超酷經驗。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啊？她聚精會神地看了好一陣子，忽然想到，自己臉上敷這個面膜，待會兒老公下班回來，又要笑她看起來像隻鬼。

每個人都有缺點，都需要戴一張面具來掩飾，以完全真實的面目示人只會讓大家不舒服，淑娟心裡這麼想著。可是，如果你戴著面具戴久了又忘掉這回事，那不是更可怕？淑娟覺得她老公在辦公室永遠戴著面具，回到家就原形畢露，甚至退化至野獸狀態。

生活的角落裡，到處有鬼，魅影處處。我們的內心世界，魅影更多。鬼不可怕，該害怕的，是那些年過四十以後還想要像兒童般展露全部自我的老天真，還有那些永遠戴著面具不洩漏絲毫自我的老狐狸。

老天真與老狐狸，淑娟討厭這兩種極端。電視畫面上那戴著一半面具的魅影，她倒是越看越喜歡呢！對了，中元普渡的那些好兄弟，難道他們只需要吃？華人可真好吃！做鬼了也怕肚子餓。淑娟心想，還是有幾位好兄弟、好姑娘需要精神糧食吧？想到這裡，淑娟準備了幾張音樂CD。

踏上不歸路

——別再說「假如……當初……」

「假如當初我堅持寫作就好了！」這樣的想法多年來與另一個想法糾纏不清：「假如當初我沒和這個模範公民結婚就好了，我的生活會多點趣味與變化。」

幸福婚姻的中年危機

淑娟是個中學老師，先生是位公務員。打從二十年前結婚時，人人都說她嫁了個好老公。他的長相端正，又不會過分英俊而沾染桃花；他工作努力認真卻不鋒芒畢露，辦公室人緣極佳；他重視事業又更重視家庭，假日陪

太太上菜市場買菜，然後整理家中陽台花草、聽音樂、看書報雜誌。二十年如一日，淑娟的老公裡裡外外、上上下下都是模範公民，叫他違規停車就像叫他當街行搶，打死他，他都不幹。他也從不多看別的女人一眼，就是單純地沒興趣，如此而已。

人人都誇讚淑娟是前世修得的好福氣，她自己也承認，婚姻與家庭生活的確美滿。有時候電視上演著女人外遇的電影，背景通常是紐約郊區與曼哈頓市區，女主角則是住在郊區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來到城裡邂逅了什麼作家、藝術家之類的。生活枯燥乏味的家庭主婦，就這麼愛上了比自己年紀輕的小帥哥，展開一段不倫戀，生命忽然間充滿活力，但最後往往是悲劇收場。

這類電影淑娟看多了，覺得真是陳腔濫調。不管男女，到了中年總覺得生活乏味、一成不變，於是以談場戀愛來恢復青春、找回自我，就生命與愛情的意義來說這未免太庸俗廉價，而且東窗事發後對家庭關係衝擊很大，代價又很高。

淑娟每次看到這種電影，就把裡頭的人物批評一番，覺得他們真愚蠢。邊批評，邊認真地看，全心投入劇情。她老公呢？拿著書報雜誌坐在電視機前，有時看看書有時看看電視。淑娟批評得興致勃勃，老公就起身泡杯茶，然後說：「不過是演戲罷了，妳何必這麼認真？」

夏末初秋，驚見鬼魅

家裡一大堆DVD，不是女兒買的，就是老公買的。女兒買劇情片，老公買風景名勝、歷史古蹟的介紹。最近女兒迷上《歌劇魅影》，於是淑娟也跟著看，眼界為之一開。白煙裊裊的地下湖；劇院大廳燦爛的水晶大吊燈；神出鬼沒的劇院魅影；清新又楚楚動人的歌壇新秀；溫柔忠實的追求者勞爾子爵，爲了愛人勇敢挑戰鬼魅；還有歌劇表演幕後的各個工作人員、各種角色及道具。淑娟看了大感新奇，一看再看，讚歎不已。

舞台表演時，台上還有綿羊呢！淑娟童心大發，爲了看一群芭蕾舞女在可愛的羊咩咩身旁輕盈起舞，她重複按著遙控器重看這個場景。當然啦，

鬼魅是個帥哥，還有修長的身材，大家都喜歡看。這還用多說嗎？

地底湖，還有芭蕾舞女、假面舞會等著名場景，淑娟早已耳熟能詳。可是有一天，她細看了其中一段過去所忽略的部分，有如著魔般大大地嚇了一跳。那純粹藝術欣賞的鬼魅，原來不只是表演藝術，而是真實人生的縮影，喚醒她早已遺忘的往事。

淑娟想起，學生時代的初戀情人，那個狂傲不羈的音樂系高材生，他才華洋溢、性情卻陰晴不定，兩人常陷入互虐的情感關係。後來一個穩重的男生出現，帶她脫離險境，這個人就是她親愛的老公。

不歸橋下的烈火深淵

在《歌劇魅影》影片中，面部殘缺的音樂奇才愛上歌壇新秀克莉絲汀，想要將她據為己有。克莉絲汀演出時，鬼魅篡奪了男主角的位置，自己親自上台表演。劇情是風流多情的唐璜引誘天真無邪的姑娘，男女主角各自走上左右兩邊的台階，登上一座橋，口中唱出：

來到了不歸路，無法再回頭；

別再說假如……；

別再說當初……；

只能往前走，

烈焰何時將我倆燃燒殆盡？

橋下是紅色熊熊烈火，這是情慾烈火；是渴望被接受、被認同的烈火；是多年來被輕視、被踐踏的憤怒之火；是孤獨自憐之火；是祈求解脫超越之火；是所有人痛苦與悲傷的綜合。鬼魅不再躲藏於地下，首度公開現身就以精湛的音樂與肢體語言表達他的愛情，他望著克莉絲汀的眼神如此堅定又脆弱，手指在她身上輕輕撫摸，性感挑逗的極致。

而橋下那一群伴舞的男女，一男配一女，一對對也彷彿著魔般，集體陷入催情的音樂中，渾然忘我。

眾人皆陶醉。只有勞爾子爵，眼中充滿淚水。他明白了鬼魅對克莉絲汀深深的愛；他親自目睹了鬼魅致命的吸引力；他更痛心克莉絲汀已置身極度的危險。

眾人皆陶醉。只有克莉絲汀，心中充滿對鬼魅的悲憐與自己必須逃命求生的決心。在最關鍵的時刻，她掀開了鬼魅的面具與假髮。

是啊，不能再回頭。不必說假如當初不認識鬼魅就好了；不必說假如當初不向鬼魅學習歌唱就好了；不必說假如當初安分守己，做個合唱團或芭蕾舞團的小人物就好了。別再回頭，已到了這個地步，走上不歸路，四周滿布慾望的火焰，只能狠心一伸手，撕下對方的面具。

撕下面具，再度重創鬼魅最脆弱的部分，引發激烈的反應。克莉絲汀被鬼魅挾持掉入了烈焰與地洞之中，而勞爾子爵也捨命相隨，緊追不捨，最後歷經險阻，把美人救回。

男人不壞女人不癢？

淑娟想起自己的初戀情人。兩人墜入愛河後就爭吵不斷，摔杯子、砸盤子，最後又相擁而泣。兩個人以互相折磨來確認愛情，這種痛苦竟也產生奇特的快感。別的男同學和淑娟多講兩句話，回去後男友就大發脾氣，然後又緊抱著她。淑娟在驚駭與暈眩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使命感」。這個男人有才氣卻占有欲極高、不安全感極強，她決心要好好照顧他；他那極冷極熱的古怪脾氣反而搔到她的癢處，情慾與母性蠢蠢欲動。

事情畢竟過了極限。他的肢體與情緒暴力愈來愈嚴重。接著，出現了一位戴著厚厚鏡片的男士，講話沒有華麗的詞藻，來看她時手上也沒有一束玫瑰花，倒是拿了奶粉與麥片。大才子聞風而至來砸東西時，他打電話報警，再從容地帶著她離開現場，騎摩托車去吃牛肉麵。這個人就是她老公，二十年如一日，到現在還習慣把上菜市場買東西當作每日娛樂。

經過這麼多年，淑娟終於明白，當年是文藝少女的自己，在音樂才子

身上得到替代性滿足。自己對文學藝術有興趣，卻又沒自信好好朝這個領域發展，和音樂才子談戀愛，好像是接觸藝術最容易也最快樂的方法。最後她選擇了好的婚姻對象，潛意識裡卻總有一點點不甘心，覺得自己的才華被埋沒了；沒在文化界發展，卻當個每天與教科書及測驗卷爲伍的國中老師。這種感覺也讓她不安，對老公懷著歉疚感，所以每次看到外遇電影就把當事人批評一番。

「假如當初我堅持寫作就好了！」這樣的想法多年來與另一個想法糾纏不清：「假如當初我沒和這個模範公民結婚就好了，我的生活會多點趣味與變化。」其實這兩個想法可以獨自分開啊！她自己要釐清，究竟自己這幾年來在追尋什麼。

最後，淑娟把DVD倒轉，重看那個場景：

來到了不歸路，無法再回頭；

別再說假如……；

別再說當初……；

淑娟忽然開心起來。是啊，別再想假如當初怎樣怎樣。她有一個好老公，還有幸福的家庭。她也喜歡寫作，可以去報名社區大學的寫作班啊！還可以叫女兒幫她做部落格，叫老公幫她拍照片，那麼她也能有自己的發表天地。

「想寫就去寫啊！」老公常鼓勵她去做這做那的，是她自己懶，又偷偷怪到老公身上，把自己缺乏探索的勇氣，歸罪是忠厚老實無趣的老公讓生活乏味。往前看，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婚禮或喪禮彌撒曲

這個男人對一個女人同時示愛又示弱，既溫柔又恐怖。誰受得了這麼多互相矛盾的情緒力量呢？

在某個場合看到我的朋友R，她看起來略顯疲憊。聽說她前一陣子出國開會，於是我問她是否旅途勞頓或是會議議程太緊湊了？R說：「白天開會都很嚴肅，晚上回到旅館看看小說輕鬆一下，哪裡曉得小說太引人入勝，也太緊張刺激，看到晚上沒好好睡覺。」

什麼小說如此精采呢？原來是《歌劇魅影》！舞台劇、電影我都看了，就差小說沒看。好，趕流行就要徹底，我也趕緊買了小說來看。

原來文字可以比現場的舞台或是電影的科技與效果更驚悚、更震撼，

看得我眼珠子快掉出來了。且看這本小說多麼恐怖：

賺人熱淚、哭出一個地底湖

韋伯舞台劇的魅影長相恐怖，戴著一張面具。到了前年發行的電影版，魅影造形是一個年輕帥哥，戴著一半的面具，讓他更添性感迷人的風采。我個人偏好電影，透過電影美化的形象，比較可以了解女主角克莉絲汀爲何會不知不覺愛上鬼魅。

小說本身寫於一百多年前，以具體手法細緻描寫這位鬼魅的外表就是一具骷髏，披著黑色長袍來去如風。他的臉，豈只醜陋畸形，根本就是一個骷髏頭，所謂的「眼睛」則是兩團燃燒的火球。要我介紹這本小說，真令我感到詞窮，不知如何形容。只好這麼說：就像最暴力、最血腥的青少年電玩的畫面。小說作者能夠用文字在讀者心目中勾勒出一幅血淋淋的視覺畫面，接下來更因這樣的畫面讓人產生情緒帶動生理上的反應，諸如流汗、發抖、肌肉緊繃……等。不管你喜不喜歡這本書，不得不訝異文字可以產生如此效

果。

電影裡呈現出鬼魅所住的地下宮殿，華麗璀璨，小說也如此描寫。不同的是，小說的鬼魅睡在一具棺材裡。這是第二項恐怖之處。

小說的第三項恐怖特色是過於強烈的對比。鬼魅挾持了克莉絲汀，要她選擇「婚禮或喪禮」。如果是婚禮，那還得很盛大的在巴黎著名的瑪德蓮教堂舉行，由主教來主持婚禮。如果克莉絲汀不答應，那麼，老早就埋藏在歌劇院地下的火藥粉就會被引爆，威力足以炸毀半個巴黎！

「要或不要！婚禮的彌撒曲或喪禮的彌撒曲！」鬼魅這位音樂奇才，他老早就親自譜寫好各種音樂：從歌劇到婚禮彌撒曲與喪禮安魂曲！問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可不是高聲威脅，而是飲泣與哀嚎。

他還長篇大論向克莉絲汀致上最赤裸裸的愛的告白：他已經厭倦了一輩子在劇院地下躲躲藏藏，他只想做個普通人，挽著心愛妻子的手，走在光天化日的街道。

「我要像他們一樣有了妻子，星期天一起出去散步。我已經發明了一個

面具，戴上去和所有的人看起來一樣正常，甚至根本不會有人轉頭注意我。我現在只缺被愛，如果妳愛我，我會像綿羊一樣柔順。」

小說裡的鬼魅飲泣著說出這段話，可能我們台灣歌仔戲的「哭調仔」比較能傳達這種神韻吧！他所希求的，不過是星期天帶著妻子出去散步，這卻是一個奢侈而無法達成的願望。讀者看到這裡，忍不住會跟著哭泣，為鬼魅而哭，更為克莉絲汀而哭。這個男人對一個女人同時示愛又示弱，既溫柔又恐怖。誰受得了這麼多互相矛盾的情緒力量呢？

鬼魅的命運這麼悲慘，他為自己流淚哭泣，淚水足以灌滿一個湖泊！

聲音的再現：迷死人也殺死人

小說的鬼魅比劇場或電影的鬼魅展現更廣闊繁複的才華。他不但擁有美妙的歌喉得以單憑聲音而令克莉絲汀深信音樂天使造訪她，更可以利用各種自己發明的器具與材質模仿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各種聲音：叢林裡獅子的吼聲、山谷裡潺潺流水聲、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各種聲音可以被維妙維肖

的模仿複製。

當克莉絲汀的情人勞爾子爵闖入地下迷宮企圖營救她時，他走入了一個八角形房間，全部鑲著鏡子。鬼魅事先布置的人工樹木等道具，可以讓一個小房間幻化為野獸出沒的叢林。不只是八面鏡的魔幻折射作用，更加上鬼魅製造的叢林音響。

這本小說用文字打造視覺與聽覺的迷宮，讀了令人嘖嘖稱奇。韋伯將小說搬上舞台，歌舞劇的成功讓世人認識並愛上了這個浪漫奇情故事。然而，小說本身還是有很多題材尚被充分利用。像上面提及的八面鏡房與聲音的複製，如果迪斯奈樂園可以打造這樣一座視覺與聽覺的魔幻迷宮，又是一個文化商機！肯定有千百萬迷哥迷姐買票大排長龍來身歷其境體會這座魔幻宮殿。

這麼看來，魅影的音樂天分不只是本身會唱、會演奏樂器、會作曲，更能製作樂器，創造出一整個樂團，發出各種使人迷醉、害怕、暈眩的聲音。他用聲音將克莉絲汀的靈魂帶往天使的高空，也用聲音讓衝入地底解救

美人的勞爾子爵產生幻覺而瀕臨精神崩潰。他是一個殺手，用聲音來殺人。

作者用文字來呈現音樂與聲音，不同媒介運用的轉化，令人驚歎其創作的巧思。同時，過度強烈對比的情節，也讓讀者產生壓迫感。最具對比張力的，大概就是婚禮與喪禮的選擇。不是電影裡在地底下悄悄結婚或同歸於盡，而是主教主持的盛大公開婚禮，或是用火藥炸掉半個巴黎來埋葬這段哀淒的傾城之戀。

她選擇了婚禮，喪禮安魂曲也始終跟隨著她

我的朋友R和我提起這本小說時，神情哀淒肅穆。她在某年的四月訂婚，隔年的四月結婚。她結婚後不久換了工作，我們好幾年沒聯絡。這兩年又恢復聯絡，我才逐漸了解這幾年來她生活上的變化。

R是在一個喪禮上初次認識她未來的老公。在那個場面浩大的喪禮上，討厭人潮與噪音的R故意站在遠遠地，隔著一段距離觀察人們的行爲與互動。

多年後她訂婚、結婚，許多人致上誠摯熱烈的祝福，也有人不以爲然，議論紛紛。這些她都淡然處之。訂婚儀式過後數天，她加洗了照片，在朋友聚餐時把照片發給大家。沒想到，她最好的朋友之一竟大聲批評她訂婚一事。這位婦運人士用她慣有的高亢聲音大聲斥罵，別人覺得苗頭不對，紛紛走避。其實當時我也在場，感到空氣中充滿火藥味，正好餐點也吃完了，大好藉口可以快快離開。

我們都離開了，留下R一個人，手上拿著照片，獨自一個人面對一位長期工作過勞、使命感過重、焦慮症發作的婦運人士，用尖銳高亢的聲音，批評R的訂婚。

事後R曾對我提此事，口氣輕描淡寫。接下來數年，大家都工作忙碌，我不曾主動聯繫她。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似乎下意識地害怕見到R，看到她就彷彿看到自己當年的懦弱。當時我只要把R帶離現場就沒事了，那位婦運大姐大沒了發洩情緒的對象，也會閉嘴自行離去。然而我們這群婦運姊妹卻各自逃散，留下R一個人，好像腳被魔術膠黏在地板上，定定地站在那裡聽

訓。

機緣畢竟把我和R又再度湊在一起。這兩年我們常見面，一起去聽音樂會，R喜歡聽歌劇，常對我提起歌劇的故事與人物。她不喜歡百老匯歌舞劇，唯獨偏愛《歌劇魅影》。她常對我說：「婚禮或喪禮？人類彷彿在互相矛盾的兩種選項當中被迫選其中之一，而事實上，我們是毫無選擇地被迫接受了所有，婚禮與喪禮！」

心田化為墓園、埋葬過去、驅逐心魔

這兩年來的心情分享使我對她的了解逐漸加深。訂婚後被自己的好友責罵，那不只是責罵，而是一段友誼的結束與天真歲月的埋葬。身為被辱羞的一方，R反而主動製造機會想要修補這段關係。一切的努力終歸徒然。R在萬念俱灰的心情下，辭掉既有工作，離開與那位大姐大共事的婦女團體（某基金會）。當年她自以為瀟灑地離開一些地方、一些關係，帶著旅行的心情前往陌生的環境。事後回想起來，自己竟猶如掘墓人，帶著一把鐵鍬不停

地往地底下挖掘，把過往埋葬於地底深處。

一個婚禮所帶來的，竟是一場又一場的喪禮。R的心田，化爲一片廣大的墓園，她就在这片墓園蒔花種草，以及撰寫墓誌銘。爲那個人寫墓誌銘已經成了她的創作動力。

而這些年來，她的耳朵也始終嗡嗡作響，迴蕩著各種音樂、各種聲音。婚禮的音樂與喪禮的安魂曲同時交織著；一群女人交談時高亢興奮的笑聲與一個焦慮的女人尖銳的責罵聲形成聲音的回憶與混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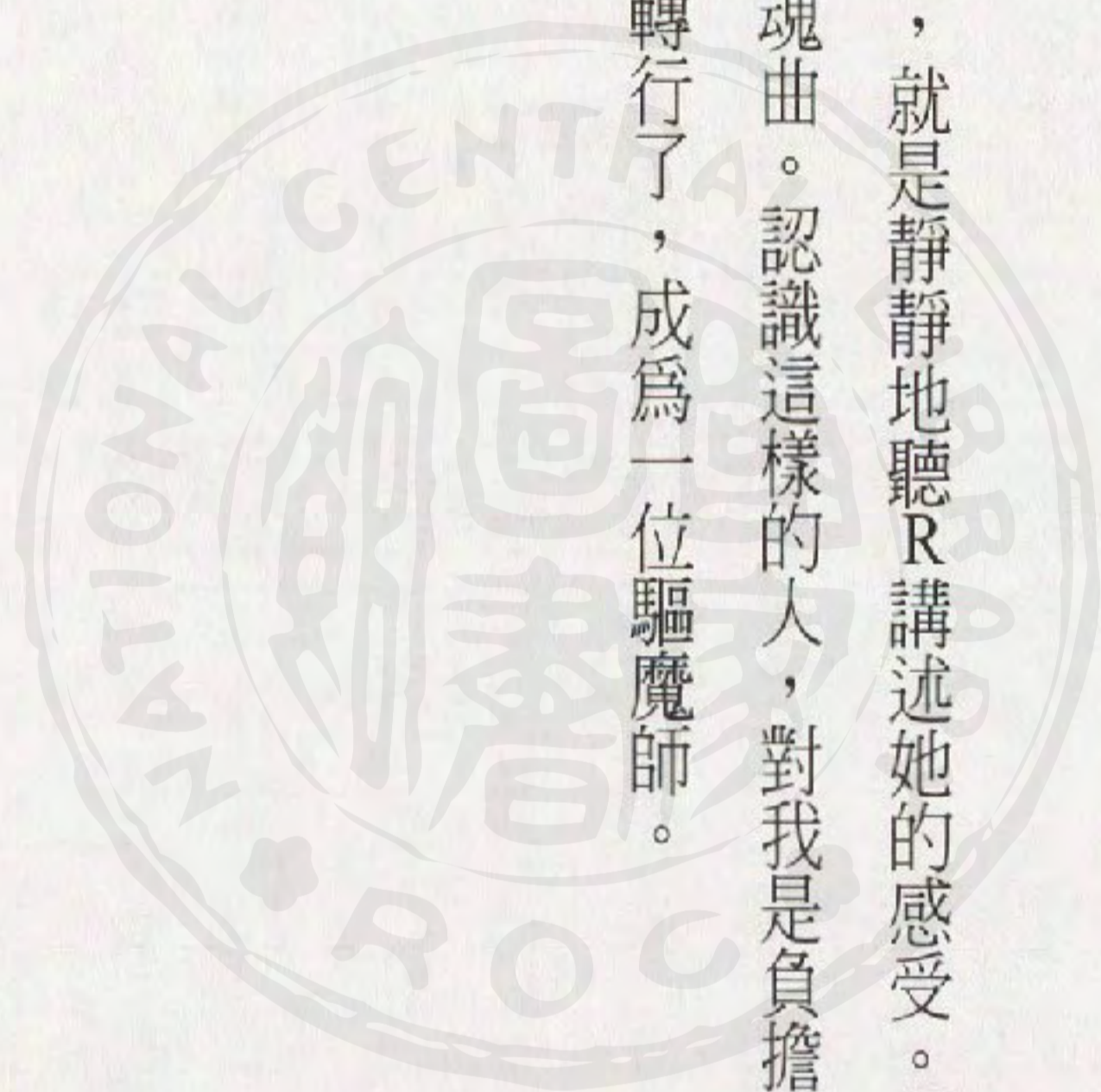
那些詛咒她婚禮的人，恰巧也是最具備發言權的幾個人，她們時不時地辦記者會，紀念一個已逝去的人，卻從不到她的墳上獻上一束花。R只要從媒體上看到這些人的發言，腦子就自動播放起安魂曲，撞擊她薄薄的耳膜。這些人用「公共」做包裝，拒絕真誠面對好友逝去給自己帶來的衝擊，反而把這些衝擊發洩轉嫁到R身上，R也辭去工作，以自我放逐的心態轉換工作領域。

我和R從一本小說談起，反覆環繞著她這幾年的生命歷程。有時候我並

無法完全了解她在說什麼。但是多年前我溜掉了，留下她孤零零一個人手裡抓著一疊照片，面對一座爆發的火山，任憑那個女人憤怒情緒的熔岩將她燙傷。

所以，現在我能做的，就是靜靜地聽R講述她的感受。她的心裡住著一隻鬼魅，耳朵經常響起安魂曲。認識這樣的人，對我是負擔也是啓示。

也許再過幾年，R又轉行了，成爲一位驅魔師。



女神與鬼魅

第4輯

生病・權力。



肩膀上的一片羽毛

他逐漸接受了生命的輕盈。可是啊，大部分人覺得他有點怪異。這些人還沒準備好接受生命的輕盈，這不正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

米蘭昆德拉的小說名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他二十幾歲時初次閱讀，也不知內容是否看懂，只記得書名，令他十分困惑。「輕」如何能無法承受、無法負荷呢？二十年後，他已是中年人，偶然機會下重讀小說，大部分的內容他已直接或間接在自己生命中體驗過、見證過。書名仍然令他不解；輕盈、輕鬆、輕浮，不論是正面或負面意涵，「輕」怎麼會難以負荷？

然後他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病。生病初期他經常咳嗽，使得他對空氣

的溫度與食物的冷熱格外敏感。接下來他又怕吵，特別是電腦、冰箱、汽車的機械聲音，以及人際互動的各種聲音：談話聲、關門關抽屜的聲音、公共場所的音樂、住宅區練習鋼琴的聲音，更不用說選舉時的擴音器。他整天嫌東嫌西、怨冷怨熱、怕吵怕擠。

等他病情好轉，逐漸康復，他的心情明亮開朗，而敏感度依舊，甚至更強化擴大。有時他注意到衣服摩擦著腰際；有時是手提公事包時手指的觸感；有時則是圍巾繞著脖子上，脖子皮膚對羊毛的感覺。

甚至，穿著一件薄薄的T恤，他的肩膀都感受到T恤的「重量」。反倒是平日上班穿著襯衫與西裝，他的肩膀並未感知到西裝上衣的重量。

衣服與肩膀的互吻

乍暖還涼的四、五月初春，某個星期日陽光燦爛，他穿著白色薄T恤在頂樓陽台散步。一陣風吹來，帶來涼意。在當時，「涼」是一種抽象的邏輯概念：因為有風，所以會涼。他真實的肢體感受到：薄如紙張的T恤，因為

風的吹拂，在他肩頭顫抖。

衣服與肩膀，有如年輕戀人的初吻，輕輕的接觸，夾雜喜悅與害怕，微微抖動著。衣服吻著肩頭，肩頭也羞澀地回應著。陣陣涼風如催情春藥，溫柔地鼓勵著雙方的互吻。陽光照在身上，也是涼爽的。

他的肩膀有了自己的生命，陶醉在與衣服的輕吻。他的意識對這種陌生的現象感到驚訝，繼之則起的是虛弱與疲倦。停止！停止！別再接吻了！他內心不斷地吶喊。不，「吶喊」很累人的，應該是喃喃自語吧。

交織著喜悅與疲憊，那一刻他感到好像肩上擺著一片羽毛。他必須持續往前走動，卻又不能讓羽毛掉下來。

羽毛很輕；自我意識與情緒很疲憊無力；肩膀皮膚因喜悅而顫抖；雙腳不因情緒上的虛弱無力而停止，反而也有了自己的生命，堅定地往前走。

身體好像分成不同部分，各自有自己的想法與意志。而意識則渙散成虛弱的存在，落後於身體各部位的發展。身體與意識的連接處。是肩上那片羽毛。

他就這樣肩負著羽毛往前走。生命中難以承受的輕。

這種輕，密度很高。他曾問過理工背景的朋友，有沒有一種物質，很輕但是密度又很高？對方說，不可能。

但是他肩膀上的感覺就是這樣，微風、薄衣、陽光、汗水……，每一樣都是一點點、一絲絲，少之又少，似有若無。但這些輕盈感，卻是包含了四十幾年生活的閱歷以及最近的疾病才感受得到，太多體驗與見證才長出來的輕盈感。

承載重擔是能力指標，卸下重擔是魅力指標

之前他專心求學、努力工作，成家立業，做個力爭上游的成功男人以及愛妻愛子的新好男人，每做一件事都很用力很投入，所有的成就轉化為更高的企圖心與責任感。他的擔子越來越重；金錢上、工作上、夫妻關係與親子關係各方面的擔子。十年內換二次房子三次車子，越換越好；十年內升遷三次，才四十幾歲就達到升遷管道的頂端；十年內他從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

男性被他老婆改造爲分擔家事，情人節送鮮花的新好男人。他的陀螺越轉越快，負擔也越來越重。生活很豐富、很有成就感，同時也很重很重。很重，但是在他的承載能力之內。

有一天，忽然間這些沉重的擔子一下子不見了，被拿走了。沒有沉重的包袱反而讓他驟然間重心失衡，垮下去起不來。接下來就是一場病。病後他很感謝重擔的消失。多年來他早已習慣這些重擔，也不覺得它們重。現在重擔消失，他對輕盈感有種陌生、好奇、驚豔、害怕的心情。

四十幾歲的中年男子，頂著個主管頭銜，卻有如一隻敏感的小白兔。辦公大樓前居然種了幾株桂花，這是他未曾發覺的。進大樓前他鼻翼微張，貪婪地想多「裝」一些桂花香進辦公室。女同事來向他報告業務，裙角在他辦公桌前掃過半秒鐘，半秒內他瞥見女孩圓潤小腿上的黑絲襪，這使他產生了一秒之久的慾念、兩秒之久的罪惡感、三秒之久的自我安慰與振作精神。不到十秒之內，他看見一些景象也浮起一些情緒，最後都化爲臉上溫和又神祕的微笑。同事覺得他好像比以前有魅力，卻說不清楚是什麼魅力。

假日他陪老婆到菜市場。熙來攘往的人群裡，某個年輕人正在咳嗽；一個小女孩鬧情緒的淚水；恩愛夫妻手牽手的模樣；胖太太向菜販討根蔥略帶撒嬌的聲音；攤販精神抖擻的吆喝；鮮魚在陽光下，魚鱗閃爍著銀白的光。各種聲音、景象、味道，溫和且堅定地挑逗他的五官。

他覺得自己實在太幸福啦！可以和老婆在星期日上菜市場買菜。市場裡有這麼多好吃的蔬果魚肉；男女老少人人穿著簡單舒適的便服；他剛剛經歷這一場中年危機，而他沒有用和年輕美眉上床來面對中年危機，生的病也不是癌症或車禍截肢；他老婆上班的機構很穩定，沒有裁員；他女兒在校成績不是前三名也不是最後三名，排名十幾。一切都不壞。這年頭，不壞就該滿足了。

生活太幸福、太美滿啦！可是他的過度敏感，竟也使得一切平凡的喜悅都令他受不了，以致於經常不由自主的顫抖。

此刻他興起變性扮裝的慾望。他希望打扮成十九世紀的歐洲淑女，穿著蓬蓬裙，手拿扇子，嬌弱又楚楚可憐的樣子。因為環境裡太多刺激，小馬

甲又繃太緊，所以就昏過去了。以優美的姿勢，朝某個角度讓身體倒下去。唯有昏厥，才能暫時中斷這些感官刺激與情緒共振。

如果他能用老成持重的學究口吻，講些「人生要知足常樂」之類的話，周遭的人會更加尊敬他。但是這類話他說不出口。他在辦公室裡對同事描述市場裡鮮花與鮮魚的種類，在家裡臥房點精油蠟燭；到書店買建築、繪畫、烹飪、插花的書；在網站上買哈雷機車的小模型以及西洋劍教學DVD。

出櫃還是出軌？

病情初癒時，家人、同事都感到他變得溫柔而善體人意，大家都爲他高興。大約一年後，大家卻都替他擔憂。辦公室裡那個英文系畢業的七年級生判斷，他是同志出櫃；老婆則懷疑，他是不是出軌有外遇，而外遇對象是藝術家、作家之類的？

辦公室裡還有個社會系畢業的六年級生，說他的「轉性」代表新世紀

寶瓶時代的來臨，雅痞族與BOBO族下班後忙著上心靈成長課程，繼文化創意產業之後，心靈與精神將是最具成長潛力的產業。還有個四年級前段班，唯恐插不上話題，評論道：「他上輩子欠了什麼債啦！這輩子來還債。還好，不是用斷手斷腳或是妻離子散來還債，只是性情變了而已，有點陰陽怪氣。你看他，沒事臉上那種似笑非笑的表情。他以為他是蒙娜麗莎啊？」

同事們在外面大辦公室對他議論紛紛，聲浪如潮汐輕撫沙岸般，透過他個人辦公室虛掩的門，緩緩傳到他的耳膜。

他靜靜聽著，假裝埋首公文，其實又用右手按著左肩，品嚐棉質內衣與肩膀肌膚親吻的甜蜜。

同事只知道，他生了一場大大小小的病，請了兩週病假，他們不知道，短短兩年內，母親乳癌過世；堂弟車禍變成植物人；最要好的大學同學之一厭世自殺；同樣要好的大學同學，投身政黨黨工十年，在某次選舉結束後中風；有印象但不熟的一位中學同學，罹難於九二一地震。

這兩年他如此焦慮沮喪。病倒又病癒後，人生倏然間變得如此輕盈。

微風、陽光、細雨；狗吠、蟲鳴、蛙唱；老人的皺紋、嬰孩的睡靨、家庭主婦推著菜籃車的姿勢，在在令他喜悅又感傷。

他逐漸接受了生命的輕盈。可是啊，大部分人覺得他有點怪異。這些人還沒準備好接受生命的輕盈，這不正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

翅膀帶來視野的高度

他默默希望，肩膀上這片羽毛，也許有一天會幻化為天使般豐美厚實的羽翼。有了重量，他可以展翅高飛，從天上俯瞰他熱愛的森林、湖泊、菜市場、捷運車廂。紅塵的全貌，美麗又傷感。

肩上一片羽毛帶來神經質的敏感纖細；一對羽翼則帶來視野的高度。他耐心等待，見證更多悲歡離合的人間故事後，翅膀終將長成。

爭「權」奪「利」的國王

——追尋自我生命的詮釋權，創造國家的文化利益

國王和另一個人被發現雙雙溺斃於湖邊。這是怎麼一回事？

精神科醫師王醫師從台灣來到德國慕尼黑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開會之餘，抽空到市郊的某個湖畔走走。他凝視湖面同時想著一百多年前的這樁歷史奇案，忍不住又回想起前幾天去過的新天鵝堡。

雲霧相伴的城堡

到了德國南部黑森林區以及慕尼黑，大多數人都會想去新天鵝堡。新天鵝堡高聳在山上，山上有湖，終年雲霧繚繞，彷彿在一個個高聳的塔尖繫

上輕紗，神祕又浪漫。彷彿中世紀風格的城堡建於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童話般的夢幻造形卻使它超越時空，什麼時候建的遊客並不關心，只感到心靈相通，似曾相識的熟悉感。原來，迪斯奈卡通童話的片頭一開始有個城堡，就是以新天鵝堡為原型。

人們就是帶著兒時看迪斯奈卡通的童年記憶來看新天鵝堡，那是一個純淨、飄逸、可愛的世界。在現實的複雜糾葛中硬是建造出如此的童話世界，可想而知，城堡主人——當時的巴伐利亞國王路特維希二世（Ludwig II）是不凡之人。世界各地有的城堡陰森雄偉，有的宮殿華麗奢侈，唯獨新天鵝堡，路特維希二世從建造的理念開始，就是要一個與俗世隔絕的夢幻仙境。他如此與眾不同，最後竟被宣判患有精神病而被迫退位。

城堡位於福森（Füssen）小鎮。福森在慕尼黑南方，搭乘火車兩小時可達。火車上坐滿觀光客，都是要到新天鵝堡。火車到了之後，在火車站門口轉搭巴士。搭十分鐘巴士下車後，你鬆了一口氣，以為到了。不，朝聖之旅才要開始呢！考驗你的耐性、體力、判斷力、冒險能力的朝聖之旅此時才開

始。

天上下著傾盆大雨，人潮依然很多。先排隊買票，冗長的隊伍夠你觀察德國人如何從事動線管理。買好票要上山，有巴士、馬車、或有自行走路。人很多，坐巴士、坐馬車都要排隊，所以就走上山吧。風雨交加，山路卻很熱鬧，因為選擇走路的人很多。此時你見識到了德國人的能耐。走路的人群中，有白髮蒼蒼的阿公阿婆，有自己走路的兒童，也有手抱嬰兒的年輕父母。當然，帶著狗狗的也不少。老老少少，在風雨中健步如飛。這一批人，包括我自己，先坐兩小時火車，再搭十分鐘巴士，再排隊買票排半小時，再走路上山二十至三十分鐘，然後在城堡門口依電子看板的號碼顯示，等待入場。這不是朝聖是什麼？巴伐利亞政府若讓公共交通更簡易迅速，來這裡的人潮會更多而破壞了生態。神經病國王當年就是想要與世隔絕才打造這座氣質城堡，滂沱大雨中遊客已經這麼多，若是他的英魂重訪故地，恐怕又要靈魂受傷了。

國王是偏執狂？

路特維希二世生於一八四五年，長相英俊瀟灑，喜好文學、藝術、劇場、哲學、音樂。十六歲時初次聽到華格納的歌劇就爲之傾倒著迷，當上國王後就延攬華格納入宮，支持他創作更多歌劇。終其一生，他和華格納夫婦維持莫逆之交。其實他登基當國王時，也才十八歲而已。父王病逝，他就根據體制立刻「升等」，從此結束青少年學習的生涯，被迫早熟，肩上扛著身爲一國之君的沉重任務。多年後他自己反思這段經歷，不禁感歎自己太年輕，尙未準備好就不得不挑起重責大任，青春年華也隨之流逝。

其實他上任初期，精力充沛，批閱大量公文，認真了解國事，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然而國王並不真正擁有實權，主要政策的形成與實施是內閣大臣的權責。國王的最重要角色是出席各種儀式與慶典，成爲人民與國家的精神象徵。年輕的路特維希與其說是能力不足，不如說是才華過人但人情世故閱歷不足，無法徹底了解並接受國王角色虛多於實的本質。多年後他看穿

了這個現象，就開始消極怠惰，不問朝政。

另一方面，繁文縟節的官式活動也令他厭煩畏懼，逐漸產生逃避行為，一次又一次在重要場合臨陣開溜。他逐漸和公眾隔絕，用文學、藝術、劇場形成一道道保護膜，遠離政壇恩怨是非。

如果他只是蒔花種草，不理政務，那也好，就讓他那些內閣大臣徹底掌握實權。偏偏他還是個麻煩製造者，所以最後難逃悲劇性的命運。

路特維希二世醉心於建築美學，打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天鵝堡。這裡是十九世紀的法治國家，沒有奴隸可以提供免費勞動力。而城堡內部所有裝潢，無一不是藝術大師與工匠的精緻作品。幾座城堡蓋下來，債台高築，國庫耗損。這種國王，公開場合不露臉其實就是長年怠工嘛！偏偏還花錢花得凶。不知幹活只會花錢，不是麻煩製造者是什麼呢？

諸位內閣大臣爲了財務問題憂心多年，長期下來，大家都凍未條哦！想個什麼理由把國王幹掉呢？

大概這群十九世紀末的巴伐利亞官員文化水平頗高，不認識政治刺客或職業殺手，倒是認識一群精神醫學教授。就這麼辦！請這群醫師／教授組成一個學者專家小組，正式開出證明，宣告國王患有精神疾病必須退位！

什麼樣的精神疾病呢？Paranoid！偏執狂、誇大妄想症！

躍入湖中，回歸大自然懷抱，找回自我生命的詮釋權

一八八六年六月，四位精神科醫師，為首的是古登博士（Dr. Gudden），再加上一批皇室成員組成「國家委員會」，浩浩蕩蕩從慕尼黑來到新天鵝堡逮捕國王。第一次行動失敗，國王逃走了。過了幾天再次展開緝捕行動。這次路特維希已心灰意冷，束手就擒。他當面詢問古登博士：「你從未和我交談過，沒做過任何檢查，怎麼可以斷定我有精神疾病？」古登博士回答道：「皇上陛下，從各項文件資料我們就可以判斷了。」

國王被請進馬車內。車隊連夜趕路，來到詩丹貝兒湖畔的貝爾堡（Berg Castle）。詩丹貝兒湖（Lake Starnberg）在慕尼黑市中心西南方近郊，現在坐

火車半小時就可到達。國王被軟禁在貝爾堡，城堡內所有房間的門鎖都剛重新換過，這對熟悉貝爾堡的路特維希而言，又是另一個羞辱。

抵達城堡不久後，路特維希表示想要到湖邊散步。古登博士親自陪同。一時疏忽大意，沒叫其他人隨行，醫師就單獨陪同路特維希到湖邊。

隔了很久都不見他倆回來，眾人開始尋找，很快就在湖邊發現國王與醫師兩具屍體漂浮岸邊。

只有當事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許，他們兩人的心情都如此複雜，自己都說不清楚？

一般歷史學者的說法是，路特維希感到毫無尊嚴，生不如死，遂興起自殺企圖。當他游向湖中時，古登博士也跟著躍入水中試圖阻止。國王身材高大，心意已決，且深諳水性，而醫師身材較矮小，結果不但攔不住國王，反而自己也溺斃了！

整個事件幕後的政治主謀者是國王的親叔叔路易伯德王子（Prince Luipold），國王被宣判精神有問題後就由他擔任攝政王。路特維希對此心知

肚明，更加深了他的悲痛。在被公開宣布患有精神疾病後，他立刻寫信給自己親信的僕人，信中表示：

「他們要拿走我的王冠，這我可以忍受。但是居然還宣稱我精神不正常……；這一切由我自己的親人主導，他現在是攝政王，但在我眼中他是背叛之王！」

路特維希不願受辱而投水自盡，但是他的生命與古登醫師的生命最後那關鍵幾分鐘，究竟兩人各自有何感觸？這裡面沒有所謂真相可言，而是廣大的想像空間，供後人發揮當代的詮釋觀點。也許，路特維希在剛開始的被背叛、被羞辱的憤怒過後，他又重新肯定自己多年來追求的精神境界。畢竟，他這麼討厭國王的公眾人物角色，現在終於徹底解脫了；他帶著喜悅歡愉之情，游向遼闊的湖水，品嚐真正自由解放的感覺。正當他享受著自由的喜悅，不識相的古登博士又來拉扯他，以為他要自殺，企圖阻止他自殺。

可惡！可惡！醫師先前已掌握了詮釋權與發言權，判定他精神失常不適合擔任國王。現在，又要來干涉他對生命的看法。他正享受自由的滋味，

那清涼的湖水浸透全身，洗滌了塵世的煩憂，這又要被貶抑為「自殺」、「輕生」，然後再加以阻止。

可恨！可恨！不讓他當國王，不讓他蓋城堡，現在，連游泳的自由都沒有！游泳還會被認為想要投湖自盡。這時，路特維希真的絕望了。放棄吧！遵從世人的觀點，他就是被認為會失志、沮喪、憂鬱、輕生。

「好吧，你們以為我要自殺，那就這麼辦！這個古登醫生掌握了我生命的定義權與詮釋權，但是此刻，你身材比我小，泳技不如我，輪到我來判定你的生死。沉下去、沉下去、永遠的沉淪！」於是國王就把醫生一起拖下水。

這一切不過是物理時鐘上數十秒的時間，卻有如演了好幾齣舞台劇般。國王先是經歷了被羞辱的悲憤，繼而感到解放與重生的喜悅，然後又再度經歷生命美學被打擾的憤怒，終於決定劃下句點，結束兩個肉體生命。最後那一瞬間，他感到回到大自然的懷抱。遼闊的湖水，包容一切。

晴空萬里·金光閃爍·沉醉於美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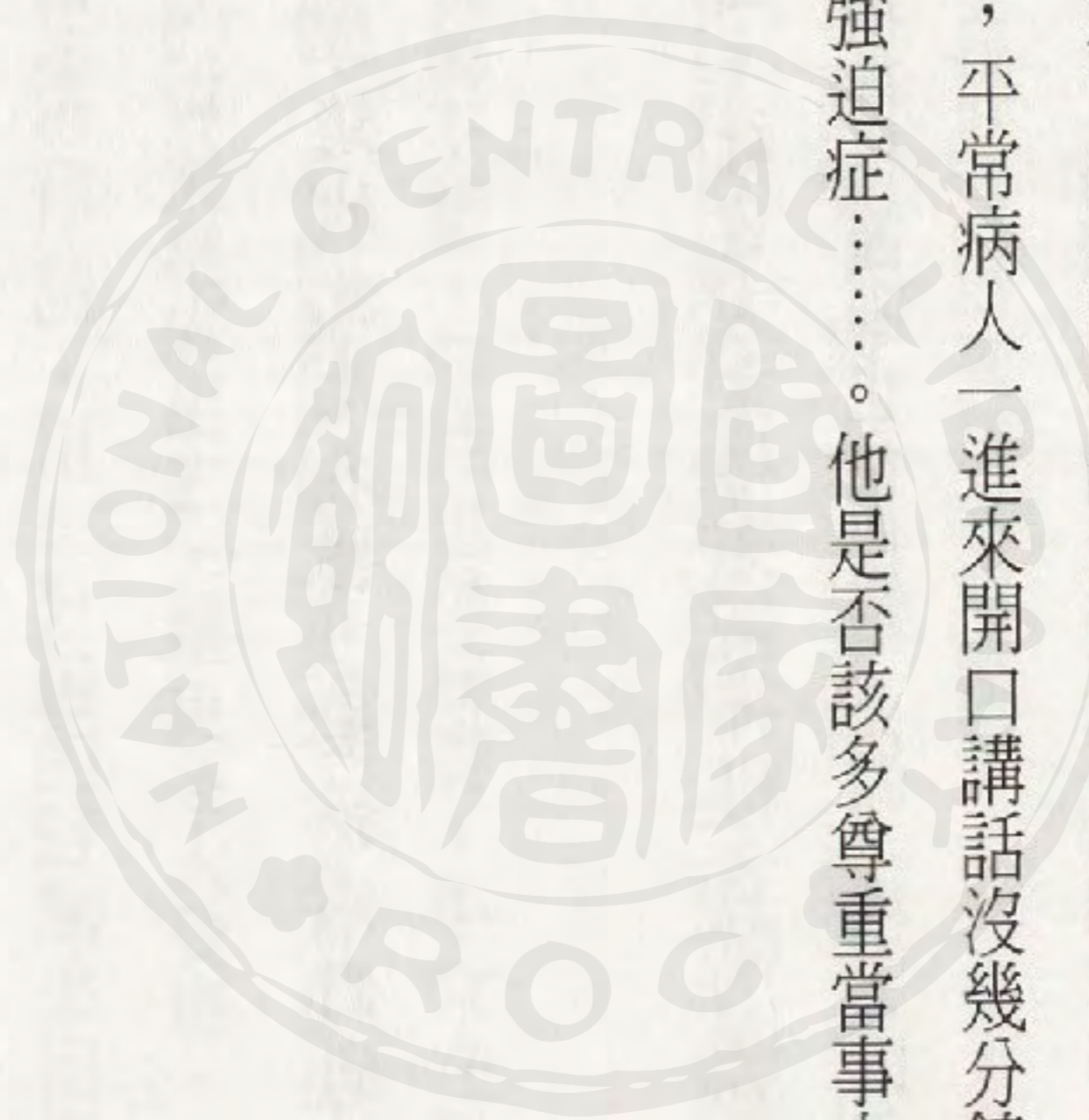
從慕尼黑搭S6捷運線，往Tutzing方向，在倒數第二站Starnberg下車，車程約三十分鐘。車站就在湖邊，沿湖有散步步道、餐廳、租船的船屋。

王醫師來的這天，天氣非常好。陽光照在水面上，形成金光閃閃的湖面。很少戴墨鏡的他，也不得不拿出來戴上。湖邊一隻隻天鵝期待遊人餵牠們餅乾麵包；湖中間則是一片白色的船帆。湖畔步道，不少牽著狗狗，也有年輕夫婦帶著小孩，或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家。遊人如織，再配上波光閃爍的湖景，王醫師遊興大發，租了艘船在湖中任湖水漂流帶著小船。

坐火車回市區時，望著逐漸後退的詩丹貝兒湖，在陽光下發亮，他想起不過三天前，到福森的新天鵝堡，天上下著傾盆大雨。這趟巴伐利亞之旅，有風雨也有豔陽。而當年路特維希令國家債台高築的這幾棟城堡，現在卻成了德國最重要的文化財以及觀光業的金雞母。

藝術熱情所創造的夢幻城堡，在當時凸顯了路特維希國王的個性特色，他的人格特質也讓政治鬥爭必須動員到精神科醫師。最後，藝術品味超越了一時的政治鬥爭，帶給世人美的喜悅、美的享受、美的幸福。

暫時離開台灣來到國外，明媚的風光讓王醫師對自己多年來的職業角色與行為有所反省。他想，平常病人一進來開口講話沒幾分鐘，他就自己在心裡判定對方是憂鬱症、強迫症……。他是否該多尊重當事人對自己生命情境的詮釋呢？



媒體行銷打造名醫

懂得透過媒體自我行銷的就是名醫！至於他們的醫術與醫德如何，那也只有天知道啦。

透過報紙與電視新聞，社會大眾得知精神科名醫因憂鬱症自殺的消息。許多人好奇，為什麼精神科醫師也會自殺，另一批人則急著解答這個問題。

我個人最關心的卻是：在台灣，「名醫」是怎麼被造就出來？名醫的行為明顯違反專業倫理時，制裁的權威在哪裡？

不論是外科、內科、精神科，老一輩的醫師用數十年的時間淬煉他們的專業生涯，在臨床、研究、教學三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而獲得學術榮譽，

所教導的學生自己也已成爲有分量的醫師，這時再有人自動爲其作傳，如此而成就了一代名醫的典範。

過去十年來，一方面是大眾媒體的發達與淺薄化，再加上健保制度設立後對既有的醫療專業產生大衝擊，我們看到了一些醫生主動向媒體曝光，利用名人或新聞事件，自我打造爲高知名度醫生。社會大眾看了報紙或電視，就到醫院去掛這個醫生的號，病人大排長龍，醫生應接不暇。「名醫」於焉形成！懂得透過媒體自我行銷的就是名醫！至於他們的醫術與醫德如何，那也只有天知道啦。

其實醫師本身若是醫術不錯，個性也很務實，平常在醫院就有繁重的工作，沒空也沒興趣上媒體。有的醫師能力更強，又有使命感，就會參與醫療相關的公益團體把自己的專業推廣出去，讓更多人受惠。

若只是透過大眾媒體接受採訪，用一分鐘的時間來回應，評論一個複雜的醫學現象，甚至自己召開記者會，這類型醫生恐怕在人格特質上就可能高成就動機，爲了打知名度，其他專業標準都可以被打折。

弱點變優點；優點變致命點

身為精神科醫生，把自己曾罹患憂鬱症的經驗出書，出書時開記者會，請曾被他治療過憂鬱症的知名藝人來替他背書，這樣的行爲，本身就挑戰著醫學倫理的尺度。

精神疾病長期以來被污名化，因此若是有人挺身而出，公開自己患病與療癒的過程，這似乎是一件有正面意義的事。在國外，早就有精神科醫師出書詳述自己的憂鬱症病史。憂鬱症、躁鬱症、各種精神疾病原本被當事人與社會大眾看做是弱點與缺陷，但是生病與治療的過程也給當事人帶來對人生的反思與凝視，增進了自我了解，因此很弔詭地，弱點又得以轉化爲優點。精神疾病也被認爲與創造力有關；說極端一點，一個很正常穩定的人搞不好還被認爲平庸沒特色呢！

然而，精神科醫師公開自己病情的方式，是大火快炒還是文火慢燉，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出書開記者會，還找曾是病人的知名藝人來背書，給人

的感覺就是拿自己的病、客人的病、客人的知名度三樣材料下鍋大火快炒，炒作出自己短期內的知名度，對自己的診所生意也可能有所拉抬。這樣的做法讓人覺得，好像不是病人需要醫師來治療，而是顛倒過來，醫師開了診所不能讓診所空著養蚊子，急需病人上門提供生意。這樣的醫生自稱有憂鬱症，但深入探討，可能是生命的空虛需要用源源不絕上門求助的病人來填滿。

請自己的病人／客人公開背書，這樣的做法更隱含著危險。病人也許是「自願」的，但自願背後可能包含著對醫生的恐懼與忌憚而不得不配合演出。醫生握有病人最私密的心情告白，這就構成了醫病關係的不對等，使病人相對於醫師自動站在謙卑順從的位置。

如果病人成熟度、穩定性不夠，自己認為已經「治好了」，很高興的公開替醫生出的書講幾句好話，事後他自己的外在環境或身心狀況又有了什麼變化與刺激，可能產生非常強烈的反應，諸如懊惱、後悔、氣憤、被利用等許多負面感覺。

不論是生理的病痛或是精神的傷害，若是以細火、文火慢慢燉煮，我們就會熬出一鍋滋味豐富的智慧之湯。熬這鍋智慧之湯，要用多種材料，包括營養、運動、休閒、娛樂、親情、友情、愛情……等諸多配方，先是把這些材料找齊，就要花費不少時間。

然而我們卻處於一個速食泡麵的時代。一個精神科醫師可以把自己的病與客人的病，用滾水快速沖泡一下，馬上端出來而得到社會的認可接受。珍貴的生命體驗成爲快速的消費商品。這位醫師最後的確把自己消耗掉了。精神問題原本是一個弱點，這項弱點可以轉化爲優點，但是轉化過程太快速，同時又走在倫理的邊緣，優點也會變成致命點。

感冒化、藥丸化的精神疾病

以前大家把精神疾病看得太嚴重了，諱疾忌醫，不肯承認自己有病，以致於有些人問題逐漸惡化，被迫走進了自己最害怕面對的「瘋人院」。

現在呢？一方面是社會環境的壓力刺激真的很多，同時媒體狗仔擅長

挖掘名人隱私，有些名人乾脆就公然宣稱自己曾患憂鬱症，「但是治好了」，先說先贏，免得被媒體爆料顯得更不堪。精神與心理問題好像感冒一樣，大家都有啦，有病就去看醫生嘛，看醫生就是拿一堆藥回來吃，有吃藥就會好啊！台灣人現階段對精神疾病的邏輯倒是簡單明瞭。

「曾經生病」＋「有看醫師、有吃藥」＋「現在好了」三者相加，得到一個正常健康的結果，也意謂著某種成功，好像當事人可以征服磨難、歷經考驗。一旦當眾公布自己的成功經驗，好像從此一定要幸福快樂，若是再度感到沮喪煩悶，可能當事人及旁觀者都難以接受，「怎麼會這樣呢？」。這種人的人生情境已然被公式化：我生病、我吃藥、我好了、我成功、我快樂、我不應該憂鬱。

但是爲什麼要自我制約或是被他人制約應該有怎樣的感覺、不應該有怎樣的感覺？衆人似乎假設病好了就是人生光明與成功面，否則就是失敗與難堪。不就是這些僵硬的想法讓我們的人生更陷入困境？

我不是反對看醫生，更不是反對吃藥，而是覺得我們把人類的精神與

心理問題看得太沉重也太輕浮。沉重，所以諱疾忌醫；輕浮，所以簡化治療過程與方法。兩種極端都是在逃避，逃避生命豐富的多元性及其帶來的困擾。

疾病終將與我們長存。健康的定義不是沒有任何疾病，而是找到許多醫學的與人文的方法與疾病維持一個平衡的關係。疾病不能被消滅或征服，它其實就是自我的一部分。我們要學習的，是把疾病放在一個恰當的位置，和它建立某種舒適的關係。

餵它吃藥是個好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唱首歌吧，或是跳一支舞，打一場籃球。總之，向我們的疾病致敬，溫柔而誠摯地看待它的存在。

共業同修

我們把祖先遺留的罪孽減輕一些，卻又造了更大更多的業障，下一代又會出來滌清我們的過錯。代代傳承，輪迴不已。

每天打開電視、翻開報紙，映入眼簾首先都是政治新聞。政治學也是一個學術研究領域，關於選舉與各種制度的研究。

有沒有可能，政治作為公共參與，也是一種「共業」？不分黨派陣營，我們的祖先曾經造成的罪孽，由後代共同承擔。我們參與其中，把理想轉化成行動，共同創造服務人群的事業；因此從政不只是職業、事業，更是志業。

更常發生的是，不知不覺中，我們把祖先遺留的罪孽減輕一些，卻又

造了更大更多的業障，下一代又會出來滌清我們的過錯。代代傳承，輪迴不已。人們想要改革，卻因理念不同、立場不同、方法不同，改革招致更大反彈，越改越糟糕，越改越沉淪。

共同的業力，是志業還是罪孽呢？

從來沒想到自己會從政，然而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後，種種詭異的內外因素交織下，我畢竟涉入了政壇。若說自己毫無欣喜期盼之心，那也太虛偽了。然而整體而言，仍是帶著無奈的心情。自己曾經參與婦女團體並提倡婦女參政，這些都是業餘色彩很濃的書生理想。一九九六年年尾，多年來深度投入婦女參政這項議題的彭婉如女士慘遭不幸。因此我在數度拒絕入閣邀請後，最終還是投入政壇，心理上多多少少覺得這是難以逃脫的宿命。我必須告別安穩舒適的學院生涯，替國家社會做一點點事情。

我只想做一點點正面的小事情，把自己當作領薪水的上班族，規規矩矩做幾件有意義的小事情，天真的盼望為複雜的政壇帶來幾許清新。幾年經

歷下來，終於明白了這個領域注定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犧牲身心健康與尊嚴，政治好像真的是業障，個人與集體前世今生的業障總和。

我個人的業障，大概是人生前三〇年毫不關心政治，過著天真爛漫的生活。世界本來就充滿艱辛，時代變局中別人在憂國憂民時，我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時代巨輪碾過來時，我帶著幾分無奈與裝出來的瀟灑迎向它，終究是失去瀟灑而窘態百出。

且看與我同齡的朋友，早我十年涉入政治，也在青春的年紀就進入了蒼涼的中年人心境。

之一：巴黎友人

我的大學同學L，十多年前到巴黎念書。那時我在美國念研究所，收到她寄來的明信片，畫面上塞納河畔的景致看了真教人羨慕。相形之下，我念書的地方，這個中型城市沒什麼輝煌明媚的景點，待久了有點沉悶呢。

我一直想去巴黎找她。事實上兩年前我去了巴黎，這過度美豔的城市

令我感覺太矯揉做作，當時主觀心境的迷惘，也不想找朋友。這幾年她回台灣打電話給我，正好我忙，沒能排出雙方都有空的見面時間。

曾是年輕時最好的朋友，卻也多年未見。這幾年我常惦記著她，猜測她為何去國十餘年未歸。我想，是不是台灣太令她傷心，所以她近鄉情怯而不願意回國定居？

然後我又笑自己太神經質。全球化的時代，居住國外是稀鬆平常的事。我真是個土包子，總覺得人們要住在自己的國家，到國外旅遊、求學或工作，都只是暫時的。我這種想法實在是落伍。

機緣成熟了，最近她回來，我們很容易就聯絡上，一見面就聊好久。兩人似乎有不說自明的默契。她直接告訴我當初為何離開台灣，一去就十多年。

八〇年代末期解嚴後，各項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她也陷入其中。某位人士爲了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多年來我以為他是過於激動臨時起意，L告訴我，他規劃了好久，旁人知道他要自殺，只是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採

取行動。

最後他終於自焚而死。接下來相關的學生哀悼場合，竟然現場有人也自焚而死。年紀輕輕的她，目睹現場自焚的景象，衝擊當然很大。

然後是五二〇農民運動，當天警察追趕這些參與學生，她和同伴奮力往前跑，躲到店家求人家暫時讓他們避一避。

幾年下來，她發現自己心裡充滿仇恨，對長期執政、貪污腐敗、迫害人權的K黨充滿恨意。她受不了這種對仇恨的沉溺執著，選擇出國念書。遠走他鄉，爲的是洗刷掉心靈版圖的仇恨烙印。

她和她當時的男友結婚，婚後兩人一起出國。兩人是革命情侶，因爲參加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而相知相惜。

婚後她先生只想念書，對家居休閒生活毫無興趣。夫妻倆相敬如賓，像是關係冷淡的朋友。過了好多年，最後L主動提出離婚。

九〇年代的學運給她太大衝擊，L期待遁入學術與家居生活。她需要知識的提煉，更渴望親密關係的撫慰。

L的先生，不，應該說是前夫，他需要婚姻的形式安頓下來，然後就百分之百投入學術。男人的宿命就是追求事業成就；沒有具體成就以前，不管是遊山玩水或是夫妻間你儂我儂，都提不起興致。

而女人呢？受過高等教育而有了自我獨立意識，也想要有自己的事業與社會地位。同時，亙古以來的原始驅力，也使女性不能僅以事業滿足，一定要有心靈、情感、肉體的親密連結。兩人對婚姻的期待不一樣，最後就是離婚收場。

之二：政治是共業；共業是一個世代的集體潛意識

離婚在現代社會並不稀奇，我感歎的是當年學運政治促發他們的激情，也迅速讓年輕敏感的年輕人受傷，不得不遠走國外。最後兩人走上分歧點，除了性別對家庭生活的差異外，是否也涉及處理創傷的生命態度是不一樣的？一種是專心工作、徹底忘記過去的傷害；另一種是追求工作與親密關係兩者兼顧，也要適時的掀開結疤的傷口，審視當年發生的事情。

當年的學運，不只是媒體公開述說那樣的造成政治生態的改變，更在一個世代的心靈深處形成集體潛意識，承擔舊的共業，傳遞新的共業。

我和L同年紀，卻是不一樣的政治啓蒙方式，也造成我們分屬不同政治世代。學運如火如荼之時，我正在國外讀研究所，與國內狀況相當隔絕。

我回國開始教書，L此時到巴黎求學。一九九四年首次台北市長選舉；一九九六年是台灣首次總統民選。在這樣的氛圍下，我主觀上感受著一點點似有若無的政治氣氛，主要則在教書之餘參與婦運。和之前的學運、社運、黨外運動比起來，婦運算是很斯文溫吞，好像不太涉及大規模的集結抗議以及與警方對峙。

然而，一九九六年底到次年春季，發生了多起重重大命案，看似各自發生的偶然事件，回想起來竟有點宿命，社會結構轉變之中，總有人被轉變的巨輪碾進去而粉身碎骨。個人層次的偶然，也是結構層次的必然。這類轟動一時的命案，短期內必然對大眾造成立即明顯的衝擊，然後幾年內逐漸被遺忘而沉入集體潛意識。我們共業的積累，也更為厚重。

世紀之交，千禧年的曙光微露，舊世紀的陰影仍籠罩著我們。L在巴黎為她的個人出路思索著；而我在台北，從事所謂公共參與。多年後我企圖了解公領域私領域兩者糾結的線，我和L又在台北相見。這就是機緣。

之三：來自溫哥華的舊識新知

L才離開台灣幾天，一位朋友約我上陽明山喝茶。我向他描述不久前看的一本小說。隔桌一位中年女士不時眼神瞟過來，引起我一絲不安。

後來她走過來，自我介紹她是某某——就是這本小說作者，Q女士。幸好我剛才講的都是對這本書的傾慕之情。我們就併桌了。這幾年她住在溫哥華，現在回來台灣參加一個佛學研討會。

多年前就已讀過Q的小說，算是舊識。今朝見面是新知，談的不是文學，見到她的另一面。

言談間她流露出對佛教的熱誠，問她信佛的因緣，她說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刺激。

那時她居住香港多年，六四事件被香港民主人士視為，香港被中共統治後是否能享有言論自由的指標。Q參與了當時好幾場聲援活動。最後她離開香港前往溫哥華，這幾年一直住在那裡。

六四天安門事件對我而言是很陌生而遙遠的，我默默聽著沒說什麼。同桌四人之一開口說，他的朋友因為這件事的刺激自殺身亡。

我知道這個人多年前自殺，倒是不曉得是因為這個緣故。一個人會自殺，總有許多複雜的因素，不見得可以用一個單一事件來解釋。

無論如何，在這陽光燦爛的週末夏日，窗外鳥語花香，我們的話題卻繞著政治與宗教。

離北京這麼遠的地方，香港也好，台灣也好，都有人感受到民主的吶喊也是生命的呼喊。他們也隨之心碎。一個離開香港，一個離開人世。

我自己這視野狹窄的台灣人，很難深入關心中國大陸發生的事。而且那時我在國外念研究所。

回想起來，八〇年代後期與九〇年代初期，我個人埋首讀書不知世

事，台灣也好、中國大陸也好、香港也好，各種政治事件都不曾在我心湖掀起波瀾，更不知有許多人陷入狂潮，幾乎滅頂。當時有多少人激動、憂心、憤慨、悲傷，我無從知曉。

誰能久處溫室不受外界風霜呢？每個世代累積起來的未完成的夢想、未消融的積鬱、未解釋的謎團、未治療的傷口，共業越來越大，終於，我也在世紀之交一起承擔了這個共業。

Q住在溫哥華，一方面潛心向佛，同時也持續關心台灣政壇的狀況，我暫且權充政論節目主持人兼來賓，夾敘夾議，回答她的問題。我也好奇的反問她，當年為何移居香港。

Q說，那是七〇年代末期。以她直言敢言的個性，那時候沒離開台灣，大概以後也會涉入美麗島事件。

Q的年紀比我更大，七〇年代，對我而言有如黑白紀錄片，隔一段距離感受時代的沉重，帶著悲劇英雄氣味的沉重。

而過去幾年，我們沒有悲劇，也沒有喜劇，只有一堆鬧劇。沒有英

雄，沒有梟雄，只有喧鬧聒噪的爆料丑角，以及互相揭瘡疤的共同出醜。真的發生什麼驚天動地、泣鬼神、史詩般沉重的時代悲劇，我們也承受不起吧。無論是鬧劇，或是丑劇／醜劇，這就是我們現在承受得起的格局。

還能在週末陽明山，掙到一張靠窗的桌子，一邊談著政壇鬧劇，一邊尚有餘裕觀賞窗外飛過的彩蝶，這中產階級小市民的幸福，我們珍視無比。

之四：消解業障、持續志業

這些年來快速的社會變化，有如一面哈哈鏡，照出大家被扭曲的樣貌，而這才寫實。透過哈哈鏡，看到你認識多年的人有一些你以前不曾見過的面貌，不令人驚豔，倒是令人驚駭。

反過來說，別人看我，也是一樣吧。他們看到了以前沒看過的。我也令他們驚駭。這個社會讓大家彼此提防警戒。不同陣營的人固然互相對立敵視，相同陣營、相同行業的人更是同行相嫉，彼此傷害反而更深。

你是否經常抱怨自己沒做過壞事，為何事事不順、遭遇坎坷？許多人

如此怨嘆，對此現象我覺得這就是每個人無從逃脫的集體業障。我們自己沒做壞事，我們的父母親乃至祖宗三代也都奉公守法。然而，繼續追究，也許數百年前漢人移墾台灣時和原住民發生許多衝突，閩客之間也有衝突，這些血債與仇恨都進入族群DNA，個體早已不復知曉，DNA密碼仍然在我們的集體潛意識裡運作，使我們生氣、憤慨、緊張的本能持續著。

有一段長達數年的時間，我到某種場合，可能有人會忽然跳出來把我罵一頓。這樣被公開罵了幾次之後，我從獵物進化成獵人，到哪裡都高度警戒，伺機而動，蒐集那些曾傷害我的人的言行作爲。小小的台北盆地，竟成了一個打獵場所。

以前我佩服別人可以長期住在國外，像是L或Q，而我很清楚自己一定得住在台灣。最近我佩服自己，我可以一直住在這裡，在這裡工作、休假、逃難、狩獵。

是啊，我已經成爲難民、獵物、與獵人。曾經是大學教授，從政使我失去言論自由成爲一頭啞獸，終於因爲長期壓抑成了狂叫的野獸。從教授到

叫獸，可惜我連進木柵動物園的資格都沒有，也無法把自己送到動物園對面的福德坑垃圾場。（比我有資格去那裡的人太多了，輪不到我哪！）

關在動物園雖說失去自由，可以安享餘年。還有，牠們不用看電視。

這年頭有多少人可以完全不涉入政治呢？各行各業的人，看電視看報紙都會接觸到大量政治新聞。大人們看電視小孩也跟著看，據說連幼稚園小朋友也知道什麼是紅衫軍。從幼稚園就開始暴露於電視政治新聞，到了十歲左右，他們就已精明世故而冷漠。

這樣也好，多一些中立，少一些各擁其主的分明立場。消除集體業障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燒香拜佛，少看點電視就是一個起始點。依據興趣形成各種小社群，在小社群裡共同努力，這就是共同的志業。

到現在，我依然相信，我們多做一點小小的建設，少一些經世濟民、社會改革的偉大理想，也許世界會好一點吧。偉大的理想如果是真誠的，終會導致狂熱的基本教義派，如果是包裝權力野心的詞藻，很快會被識破。小就是美。

女神與鬼魅

第5輯

男女 · 遊戲。



棋盤上的兩性遊戲

——謀略、溝通、愛慕三部曲

棋盤的世界，兩方既對立又互相尊敬。如果是男女對弈，也可能成為愛情的隱喻。

一粒沙可以看見世界，反之，由男女兩性共同組成的世界，也可以經由許多看似平常的事務推論兩性關係與女性地位的演變，《女王駕到：西洋棋王后的歷史》以西洋棋發展史為主題，藉由皇后棋子，對應西方歷史中真實存在的諸多皇后，為我們開啓一個新的視野，觀察現實與遊戲互相交錯的歷史：人生如棋，棋如人生。

西洋棋一開始並無皇后棋，作者追溯她的出現與發展。皇后棋子可以

在棋盤上自由移動，這是否意味著以前的社會女性擁有某些權力，並非我們刻板印象中柔弱被動的角色？棋盤上移動度遠大於國王的皇后，主要功能是在保護國王，棋局最後勝負的關鍵也是國王，這表示男人終究比女人重要，還是男人的主要保護者不是他的部屬幕僚，而是最需要他的女性伴侶來保護呢？這些弔詭的問題由作者抽絲剝繭，為我們爬梳皇室政治與西洋棋雙重史料。

作者在宏觀面指出二個影響皇后棋子的歷史趨勢。首先是伴隨皇后（Queen Consort）與攝政皇后（Queen Regent）的出現；其次是中世紀的聖母崇拜；第三項也是西方中世紀歷史文化特色：騎士精神與浪漫愛。我們也可因此歸納出西洋棋的二種精神：謀略、撫育、愛慕。

皇后伴隨國王出席各種公開正式的儀典，這種伴隨（consort）的功能顯示出西方基督教傳統對一夫一妻制度的重視。如果國王早逝，王子年幼登基，母后便可成為攝政皇后，代為統理各項政務。女性經由婚姻與生兒育女取得地位與權力，這是現代女性主義者大力抨擊之處。女性主義者會說，女

人沒有獨自存在的價值，被框限在妻子母親的角色。其實，男人也是靠著老爸與家族影響力來擴展勢力，再加上娶對了老婆，可以省二十年奮鬥。現代社會尚且如此，何況是封建王朝？

由該書我們可以看出，光是嫁給國王生兒生女，並不足以保障皇后的地位與權力。權力是自己主動積極爭取來的，還要許多客觀條件與運氣的配合。首先皇后得活得夠久，國王要早走一步蒙主寵召；再來皇后要有足夠機智謀略，排除那些野心勃勃的政治競爭對手，同時保護子女不受暗殺與傷害。最後，攝政皇后也要有領導統御的治國能力，慢慢贏得臣民愛戴、建立萬民擁戴的威望。

攝政皇后既曰攝政，好像是年幼國王的代理人，不是真正的一國之君。這又是生命的弔詭。也許白髮人送黑髮人，兒子死得比自己還早哩。也許國王實在太小，到他成年之前，皇后攝政的年月還多著呢。等到國王長大登基，要政權和平移轉而不傷母子和氣，也得花上好幾年。兩性之間，不管是夫妻關係還是母子關係，互相倚賴合作，同時也在能力、權力、生命長度

與韌度上競爭，這在王室家族最爲明顯。

作者告訴我們歐洲歷史上幾位著名的皇后的故事，她們不但有才智與膽識，也喜愛西洋棋並熱中推廣。真實歷史中的皇后如何使用權力、對應西洋棋裡面皇后棋子的角色，兩者可互相參照，增加現代人對千百年前女性地位的了解。

棋盤的世界裡，大家都知道下棋就是要沉穩、審慎思考、願意冒險又能評估風險、能守能攻，一言以蔽之，有謀略、比誰沉得住氣。

下棋若無豐富的人生經驗，只研究遊戲規則，恐怕很難成爲傑出棋士。

根據該書，西洋棋在中世紀社會，從庶民到王室貴族都喜愛這樣的休閒活動。因爲是室內靜態的活動，又特別適合仕女淑媛。宮廷人士在下棋時，更能感受到現實的政治權謀轉化成棋局後，棋盤世界的攻守殺戮多了優雅的風度，進而反思現實政治運籌帷幄之道。

十一到十五世紀的歐洲，是聖母瑪利亞崇拜最興盛的時期。在西洋棋

發展早期，皇后棋尚未取得後來那樣的移動自由與崇高地位，當時就有作家把棋局比喻為上帝與魔鬼的交戰，這場為人類靈魂而進行的戰爭，聖母瑪利亞代表上帝與邪惡勢力爭鬥，她是天堂之后，在棋盤上驍勇善戰打敗撒旦。這樣的文字預示了未來西洋棋遊戲規則的演變與皇后棋子重要性的提升。誠如作者所言：

「以聖母瑪利亞為宇宙皇后的構想，最早是仿效俗世的皇后，但是後來反而益添俗世女王與皇后的榮耀。如果聖母瑪利亞可以統治天國，為什麼世間的皇后不能治理地上的王國呢？如果人類的靈魂可以交託在聖母手裡，為什麼地上的女性統治者不能受託保護她的臣民呢？女性統治者就是用這樣的類比，來提高她們的權威。」

由聖母崇拜可以看出，人類巧妙地抬高神的地位，再把天上權威與人間權威類比，聖母崇拜也間接地替皇后權威造勢。

人類直接與上帝溝通似乎不容易，聖母慈祥悲憫的特質，使人類轉而祈求聖母垂憐，把自己的禱告與心願向聖母傳達。同樣地，皇后本來的角色

也就是在國王身邊替臣民代言。女性溝通協調的角色，也正是女性柔性領導的特色。女性的權威既有謀略與膽識，還加上慈母／聖母般的包容與溝通協調。

該書第三個主題是騎士精神與浪漫愛。棋盤的世界，兩方既對立又互相尊敬。如果是男女對弈，也可能成爲愛情的隱喻。這是該書探討的第三個主題，作者稱爲情色西洋棋。棋逢敵手，假裝要掉入對方陷阱而自以爲另有盤算，往往弄假成真掉入對方的情網。愛得深的一方就會輸棋；只要對方願意回報愛情，輸棋反而更快樂！男女兩方你來我往，輸棋未必真的輸，贏棋也未必真的贏。棋盤裡充滿愛慾的渴望與張力，多少詩歌文學也就以描述男女棋局來歌頌愛情的懸疑魅惑力量。

妻子、母親、情人。棋盤上的皇后棋反映這三種女性角色，也由棋局的詭譎複雜，道出女性角色的豐富多變。

該書最後提到當代下棋人口以男性爲主，有名的棋士絕大多數是男性。個人以爲，當代西洋棋已經退化爲純下棋，脫離了中世紀歷史的政治謀

略面、宗教面、與情色面，少了豐富的文化隱喻意涵，下棋的技術面提高，也許這些因素使得下棋對女性吸引力較低。無論如何，《女王駕到》的出現，想必會在收藏家之間帶動收集古董西洋棋的風潮，同時也讓婦女史研究又往前邁了一步。



在陰性空間旅行與說故事

由陰道而子宮，女性可以看見的不只是單純的自己有限的身體內部，還有孕育無限可能的陰性空間。

《原好》一書要出版，此書結合藝術創作與文字書寫，作者謝鴻均囑我寫序。我經常自台北到新竹她家吃羊肉爐、薑母鴨，飽餐多次，如今有機會報答，深感榮幸與歡喜。

謝鴻均是我的小學同學，那時她就積極拜師習畫，看著她畫出美麗的花朵，我們就在一旁讚歎。鴻均講話輕聲細語，待人極為溫柔。沒想到研究所之後的畫作，內容與畫風前衛大膽，常有一些鮮血淋漓的暴力畫面，這麼限制級的作品，來自一位外表與本質始終未變的女子：外表溫柔年輕，而內

在蘊含驚人的創作爆發力與經由時間、知識、人生體驗淬煉出的韌性。鴻均的創作特色，就是在爆發力與韌性二者間求取平衡。

《原好：混混乃陰性空間，瀝瀝如母性系譜》一書以妊娠經驗驗證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者所提出的「陰性空間」概念。一般我們會把婦女懷孕的胎兒視為寄生體，必須仰賴母體提供養分。閱讀鴻均的文字與繪畫紀錄，母親與胎兒的關係反而顛倒過來。母親經過多年社會化與知識的訓練，已然建立自己的理性邏輯與慣性思維。胎兒的存在，其與母體間生化的互動，巧妙地讓母體的神經、肌肉、骨骼、氣血循環都必須重新布局、重新定位。懷孕的母親不是主體，也不是客體，而是眾多複雜生化機制流動行經的一個「結點」(nodal point)——血液、養分、氧氣、荷爾蒙、神經傳導物質在此穿梭不息，培育一個逐漸長大的新生命，也讓一個大部分已定型的成年母體生命有了新的身心變化與體會。

鴻均說胎兒才是創作者，那麼母親在此扮演什麼角色呢？我想就是提供一個陰性空間，由母親與胎兒生化機制的互動共同啟動這個充滿液體的陰

性空間，母女倆就一起在此遊玩。這個幸福神漾的空間並非沒有危險，反而是因為對母女雙方都隱含危險，更增加了旅程的幸福感與神秘性。

鴻均引用婦產科「內視鏡」的比喻，將她個人的懷孕與創作經驗提出深刻感人的描述。男性精神學者以鏡子來當作嬰兒學習自我認同的開始，而男嬰外顯的陽具扮演鏡子般的角色，使其易於辨識自我。相形之下，女性沒有外顯的性器官，成為匱乏。女性精神分析學者依蕊格萊提出「內視鏡」來反駁男性匱乏說所隱含的性別歧視。內視鏡看到的是向內的陰道構造，如果我們進一步順著想像，由陰道而子宮，女性可以看見的不只是單純的自己有有限的身體內部，還有孕育無限可能的陰性空間，有其自身的韻律、節奏、聲音。換言之，內視鏡看到的不是主體也不是客體，非自我亦非她者，而是無窮浩瀚的宇宙。

鴻均身為懷孕者／藝術家／學者的多重身分，使她向內觀看後又向外延伸為畫作。「Chora」一系列的作品主要由黑色線條構成，線條本身似柔軟又似堅韌，在畫布上延展揮灑，有中國書法的飄逸，也像海裡的海葵或珊

瑚。我個人特別鍾愛一些手掌造形的線條，既像肥肥軟軟的嬰兒胖手，也像持花微笑的莊嚴佛手，更像海葵與珊瑚，在水中盪漾著優美與頑皮。

你似乎會被這些線條抓住，但是這些線條真的碰到你了，恐怕也無意糾纏，只會溫柔的再放開，輕輕把你推到另一個向度，誘導你自己再去展開另一段想像之旅。

神話裡的世代殺戮

鴻均此書另一個主題是希臘神話的多重詮釋。希臘神話諸神，不是父弑子就是子弑父。十九世紀佛洛伊德對「伊底帕斯王」弑父與戀母情結的詮釋，造成深遠的文化影響，幾乎使得豐富的希臘神話及其無窮的想像空間就此被定於一尊。伊蕊格萊諸位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者的翻案，讓我們跳脫男性中心的戀母情結之研究，重新回歸到各種夫妻／父子／父女／母子／母女／兄弟姊妹相殘殺戮的人倫慘劇。希臘神話中當然也有親情、友愛、關懷的故事，但整體而言，似乎是一個充滿暴力、亂倫、縱情歡樂的誇張世界。

我個人對希臘神話並無研究，在此僅以自己對人性的觀察以及多年來觀看鴻均畫風的變與不變，認為細膩的察覺暴力本質就存在我們自己身上，並將之轉化為正面的創作能量，這就是我們所需面臨的嚴肅課題。

文明社會的主流價值經常是譴責暴力、拒絕暴力；認為暴力存在於不正常的人身上：移民、罪犯、恐怖分子等。善良的人是沒有暴力的，倫理與教化的功能就是去除暴力。

希臘神話以這麼多親子相殘的故事，具體鋪陳出怎樣的外在內在因素會導致怎樣的殘酷動機與行為。最常見的就是，逃避命運預言卻反而陷入命運預言。逃避暴力的命運，反而更深陷暴力泥沼。希臘神話讓我們面對人性的破壞毀滅慾望，再由這股強大的能量提煉出悲憫、同情、智慧，形成正面的力量。

伊底帕斯的父親因為神諭說兒子會殺他，他就把兒子送人，反而變成父子不相識，某日狹路相逢互不讓路，年輕人一氣之下就把老人家給殺了。神諭經常是模稜兩可，模糊曖昧。對預言的解釋與反應行為往往是當事人個

性與內心狀態的投射。與其說是預言指出張三會被李四殺死，不如說是預言拋出一個模擬情境要張三想想看，自己的個性與環境隱藏了哪些被殺因素，而他如何面對這些因素。伊底帕斯的父親爲了自己的性命寧可拋棄兒子，他自己先謀殺了親情，最終也由兒子以身體的謀殺印證了、確認了兩人之間的父子關係。這真是希臘式的弔詭：身體輕易就被殺死，而謀殺卻將原已消逝的關係重新啓動強化。謀殺不是結束，是開始。

希臘神話殺戮的慘劇多發生於國王、王后等王室貴族，殺戮可看作是權力接班的世代交替；以此爲基調，再加上身分迷失與再確認（如伊底帕斯）的其他主題，構成神話世界爭權、嗜權、失權的諸多故事。殺戮暴力則是權力過程最極端的行爲結果。

人類文明的演化早已不再用謀殺來進行世代交替與權力取得。然而，現代社會在科學、藝術、學術、企業產品各方面都強調創新，而現代主義藝術更以挑戰傳統、解構傳統爲其中心思想，我們可說現代社會以「象徵性的謀殺」、「創造性的毀滅」來進行世代交替，與希臘神話的暴力世界有相似

與相異之處。相似點是人類永恆的焦慮：希望下一代更好，但是又怕太早被下一代取代；希望擺脫上一代的掌控走自己的道路，然而上一代的影響始終存在。相異之處當然就是不再使用直接的身體血腥暴力，更加倚賴將原始暴力所形成的充沛動能轉化為文化創作與批判。

鴻均曾有一段時期的作品富含明顯的暴力主題，令人看了頗有驚悚之感。在「Chora」系列，留白部分增加，畫面簡潔，線條柔中帶剛而又有律動感。作品風格有所變化，身為她的朋友，多年來感受到她一貫不變的溫暖與平衡的人格特質。此書有圖片、有理論分析、也有個人經驗分享，整體來看，顯現出作者多年來在暴力血腥、文化傳承與創新、自我認同等方面議題的深入耕耘。

鋪陳下一代說故事的空間

鴻均的藝術創作以及這本書的書寫，可說是創造出一個陰性空間讓下一代聽了媽媽說的故事之後，可以用她自己的方式把故事重新說一遍。陰性

空間也是一個故事館。如作者在書中所說：

「聰明的母親早在半個世紀前那個保守的年代洞悉了愛情的原型，她爲我譜了一曲理想的命運。十五年後，我也將會面臨母親當年同樣的難題，但神話的宿命卻無法說服我，無法讓我如母親對我一般爲我女兒未來的感情譜一齣完美的計劃……」

作者身爲母親，不認爲她可以規劃女兒的未來，講求個人選擇與自由的現代社會，加上快速的社會變遷，大人不敢奢望替小孩決定未來，卻能培養小孩的適應力與創造力。在此祝福所有的小朋友能夠聽媽媽講故事，然後用自己的生命軌跡創造新的故事。期待世代交替權力火拚的成分會少一點，文化傳承、拼貼、改寫取代暴力的毀滅。

洞口外的得道者

——女人的黑暗，男人的求知慾

黑暗之中，有何知識與真相可言呢？A片的攝影機有如外科醫生的解剖刀，將人體內部隱密不可見的器官構造翻轉出來，讓我們的肉眼瞧瞧個仔細。

專心工作的男人

看到一個人全神貫注於一項工作時，不論那是一個運動員、滿身油污的汽車修理工人，還是振筆疾書的辦公室白領上班族，那種專心投入的神情總是令人感動的。彷彿他的人與他正在從事的活動已完全合而為一：他被他

的工作所包容，在忘我之時，自我又以另一種較高層次的風貌透過工作本身展現出來。

有一種專注投入的神情，卻教我看了不知該難過還是同情這個人。前一陣子看了一系列的日本A片，沒有任何劇情可言，場景也十分簡單；類似的一個房間與一張床，每次都是一男一女在床上表演各種性交姿勢。每一段都有不同的男女演員，進行方式卻都一樣。女的兩腿大張，鏡頭對準她的性器官，男的面對著女的性器官，把自己的陽具、汽水瓶、香蕉、胡蘿蔔、雞蛋等各種不同的東西塞到女的陰道裡。在這過程中，男的不時柔聲低語，輕聲細氣地問那個女的感覺如何。

看他那專心的樣子！他審視著女人兩腿間的黑洞，彷彿那是宇宙間最難解的神祕。他先用手指撥弄著，然後拿著一只汽水瓶，小心翼翼地將瓶口塞進洞裡；慢慢地、輕輕地、向左轉一點兒、再向右轉一點兒，先推進去再拉出來，又不時的喃喃低語，彷彿在徵求女人的肯定與讚賞。他手握汽水瓶時，手指與手腕關節多麼靈巧啊！他全神貫注的埋首於女人兩腿間的方寸之

地，像個辛勤的工作者，渾身散發著虔誠、莊嚴、肅穆的氛圍。

航向黑暗的使者

汽水瓶之後，接下來是香蕉。先把香蕉皮剝了，再把香蕉插到洞裡，然後再拔出來，把香蕉吃下去。胡蘿蔔也是同樣的程序。再來是一個煮熟的雞蛋。他像一個魔術師，可以使一樣東西消失後又讓它重現。雞蛋整個塞進去後。就看不見了；他守在洞口，耐心地等待。

啊，出來了！它之前消失於深邃的黑暗之中，那是怎樣的一段旅程？現在它回來了，男人手握雞蛋，對著它凝視沉思了數秒鐘，也許他豔羨著雞蛋所走過的那段黑暗神祕之旅。而他，只能守在洞口，派遣汽水瓶、香蕉、雞蛋做他的使者，航向生命無止盡的黑暗。使者回來了，他如何解讀它們帶回來的訊息呢？汽水瓶堅硬如昔、香蕉沉默、雞蛋無語，他乾脆把香蕉與雞蛋吃下去，彷彿這麼一來，他就擁有了宇宙奧祕的知識。

柏拉圖曾講過一則有關洞裡洞外、黑暗與光明的寓言。住在洞裡的人

住久之後，習於黑暗蒙昧，不知光明爲何物。柏拉圖以光明來代表知識，以黑暗來代表愚昧無知，這是典型的理性主義思考模式。

相反地，在生命與情慾的漩渦裡，女人無止境的黑暗似乎蘊藏著無限的可能性，是知識、真相、權力、快感之所在。男人徘徊在洞口，努力地在嘗試各種入門之鑰。是鑰匙的尺寸太小嗎？是插進去時的角度嗎？如果不是角度問題，那麼是速度快慢的問題嗎？他努力的嘗試著、認真的實驗著，一次又一次，企圖發現真相、掌握知識。

黑暗裡的知識與真相

黑暗之中，有何知識與真相可言呢？A片的攝影機有如外科醫生的解剖刀，將人體內部隱密不可見的器官構造翻轉出來，讓我們的肉眼瞧個仔細。這個黑暗的甬道顯然有重重關卡，一層又一層，柳暗花明又一村。男人必須耐心而又靈巧地操作著各種工具——從汽水瓶到攝影機，同時又要調整女人雙腿張開的角度以及臀部撐高的角度，然後我們才得以窺見那別有洞天的層

次感。原來它的構造是這個樣子！

黑洞的彼端，傳來陣陣的呻吟聲，聽起來像是生病的人的喘息，很痛苦的樣子。這就是女人高潮的聲音？是痛苦還是快感？或者，痛苦與快感是一體的兩面，痛苦就是快感？女人的性高潮是真的還是假裝的？她到底是從痛苦中得到快感，還是從男人自身那裡得到快感？她的快感可以持續多久？最多可以有幾次高潮？一波又一波的問題纏繞著男人，使他不斷地進行真相探索的工作。只要他的工具更精良、技術更縝密，他一定能找到真相。掌握了知識與真相之鑰，他就掌握了權力，有了權力，他就有了快感。

做為這場求知之旅的女性旁觀者，我不禁替男人感到悲哀。A片裡的男子好忙、好辛苦，性行為本身並不能給他們帶來立即的快感。他們的快感在於掌握女人性高潮的奧秘。如果男人相信某種工具、某種方法、某種技術可以給女人帶來性高潮，這種企圖注定會失敗。好比對上帝的信仰並不能靠某句咒語或某種法術，而是靈修與精神上的溝通，性高潮也不只是工具或技術的問題。

不過，A片的邏輯及其存在的功能就是要紓解男人的性焦慮，A片裡的女人必然會有性高潮。A片就是要告訴男人：一定有某種方法、某種技術可以奏效的，就看你能否發現「它」。

此端與彼端的擺盪互動

於是男人忙得團團轉，熱切地要找到「它」，卻和自身的快感愈發疏離。男人是天真的寫實主義者，面對女人的身體文本，堅信能在文本的組織構造裡挖掘到文本意義。女人的身體卻是一團後結構、後現代文本，充滿著矛盾與空白，沒有開始，沒有結束，蜿蜒於多重觀點的敘事開展。意義在哪裡？不在文本之內，而在詮釋者與文本互為主體性的交會互動空間之中。詮釋者總在此端與彼端，自己與她者兩極之間擺盪。

當你盪向彼端，再回來時，你已不是原來的你，而是轉化過的你，被彼端的身體文本書寫銘刻過的一個新的文本。你從一個詮釋主體變成被書寫的對象。在主客易位之中，誕生了一個更豐富的主體。航向彼端的旅程是危

險的，並非因為彼端的神祕不可知，而是因為你到彼端是去征服以及被征服，去改變以及被改變。

父權與男性中心文化裡的男人，熱切地航向彼端，抱的是另一種心態。他們期待去發現、去找到未知的東西：寶藏也好、真相也好、知識也好、女人的快感也好，只要有正確的方法與工具就可以找到想找的「東西」。方法與工具是外在於追求本身，而最後所找到的東西也是外在於男人的主體性。他從彼端回來，他還是原來的他，但懷裡多了一些東西：更多的知識、更精密的工具、更多女人身體文本的收藏與記憶。

天堂與地獄一線之隔

A片裡的男人如此專心地「工作」，近乎虔誠的地步。那份虔誠，有如祭壇前的信徒，小心翼翼，誠惶誠恐地在供桌上擺放各種祭品：有香蕉、有胡蘿蔔、有雞蛋，還有他自己身上最珍貴的一部分。可惜的是，神蹟不是可擁有、可測量、可研究、可購買的東西。天堂與極樂的境界是什麼？虔誠的

教徒若總是得不到、占有不到，天堂之門終究成了地獄入口。

佇立在洞口外，黑暗無止境的蔓延。求知者的努力帶來暫時的勝利，以及接下來更深沉的挫敗感。於是乎，更多的是A片，無限地繁衍著慾望與失望。



她真的爽到了嗎？

——A片與男性的大哉問

女人的性高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盤旋男人心中的這個大哉問，終究是自問自答。A片以一套固定的類型傳統與再現手法，回答了此問題。

對一般男性消費者而言，色情A片只不過是一種自慰輔助工具，或是滿足好奇心、打發無聊時間的消遣娛樂。由於色情媒介的普及，近年來學術界對這方面的專門研究也漸漸多起來。女性主義觀點、後現代觀點、精神分析觀點……，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此議題。在各種不同的研究觀點中，又都不約而同地關切到一個共同主題：現實與幻想之間，以及真相與再現之間，

兩者撲朔迷離的關係。

許多學者指出，A片的中心題旨是如何再現女性的性高潮。這個中心題旨的前提假設就是：女性性高潮是看得見的，可以用視覺的方式加以再現。

男性之所以對女性高潮這麼感興趣，其實反映了深層的男性焦慮：女性高潮是可以偽裝、造假的。A片的中心題旨因而不僅僅是再現女性高潮，而且要能說服觀眾、向觀眾證明，他所看到的女性高潮是真的，不是偽裝的。A片也因此面臨了一個兩難的困境：它要以再現來證明它自己不是再現，而是處於再現的真實。換言之，女演員的高潮不只是表演，同時她也「真的」體驗到性高潮。

如何證明這是真的性高潮而非造假？男性對女性高潮的執念（obsession）顯示了這其中的真相危機（crisis of truth），但藉著A片其特有的文本構造、類型傳統與攝影角度，建立並強化了一套真相政權（truth regime），使得女性高潮得以經由特定的呻吟方式與面部肌肉的抽搐而被標準化、定型化。女性的性高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盤旋男人心中的這個大哉問，終究是自問自

答。A片以一套固定的類型傳統與再現手法，回答了此問題。

A片要處理的，一個重要主題是真實（reality）與再現兩者間的關係。對於這個主題，可從兩種看起來似乎是完全相反的方向來進行。一種是將A片拍成純粹是幻想，和現實一點關係也沒有。另一種是否認自己的再現性質，強調觀眾所看到的並非演戲。在兩種極端之中，第三種方式是先區分真實與再現，然後再將兩者整合。

第一種表現方式是把故事情節放在做夢或超現實的框架裡。例如，一個女人躺在床上自慰，她猶感不足，於是靈魂出竅，走出肉身，進入虛幻空間，從事各種奇特的性行爲。此時，畫面染上一層藍色或是粉紅色的螢光效果，表示這是一個夢幻空間，而女主角走路輕飄飄的，好像在空中浮動。

這樣的A片，把它自己和現實的關係完全斬斷，使得片中的所有行爲顯得比較不那麼有危險性。性虐待、人獸交等種種被視爲異常、變態的性行爲，都得以在夢幻裡顯得安全。就如其他所有的A片，鏡頭完全用來呈現女性，男性身體幾乎難以被窺視，這支A片主要仍是針對男性觀眾來拍的。它

把自己呈現為「一個女人的夢幻」，說穿了不過是男人在幻想女人的幻想。雖然這支A片的文本構造指出了再現（幻想）與現實（日常生活）的斷裂，但我們從女性主義分析的角度來看，A片的性幻想與現實有一個共享的文化機制：男性是慾望主體，而女性身體本身沒有主題性，只能是男性慾望投射的對象。

這支A片所顯現的，與其說是幻想與現實的區別，不如說是情節框架與視覺機制二者的斷裂。情節框架是一個女人的幻想，當她開始夢遊時，我們並沒有透過她的觀點去看她所遇到的男人。相反地，我們透過攝影機看到她從片子一開始時的慾望主體與夢遊行動者，成為被觀看的對象。所謂女人的幻想，原來就是被男人觀看把玩。這真是一個非常「寫實」——符合父權文化邏輯——的幻想。

A片也可以使用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手法，這種手法較常在日本A片中看到。例如呈現處女的第一次性交，然後告訴觀眾她真的是一個處女，畫面上所呈現的，真的是她第一次性交，或是一段強暴場景，畫質模糊粗糙，攝影

機晃動得很厲害，看來像是生手用V8手提攝影機拍的。這段影片會以旁白等方式，告訴觀眾他看到的不是演戲，而是偷拍到的一段強暴現場。這種類型的A片，強調的是在場（presence），使觀眾彷彿在目睹一次真實事件，有身歷其境的感覺，真實與再現的區分完全崩解。這很像電視新聞裡的現場新聞，例如發生地震時一座橋塌下來，正巧有人在現場將橋塌下來的樣子拍攝下來。當觀眾看到電視機裡播出坍塌的影像，他會感到電視畫面是現場的複製，忽略了攝影機的中介再現作用。上面所提到的A片，也是企圖製造臨場感，遊說觀眾他所看到的不是表演，而是真正發生的事件。

這種手法最極致的表現，就是西方所謂的 *suffragin*：片中女主角在片終得到性高潮時被殺，而影片宣稱她真的被殺死了，觀眾目睹了謀殺現場，而非謀殺的戲。這種影片曾引起司法與警察單位的重視，經過一番調查，證實這只是製片者的噱頭，並不是女演員真的被殺死了。

美國反色情基進派女性主義者曾針對此現象大為抨擊，認為這種A片就是男性宰制的極致表現。反反色情的人士（尤其是自由敘述者）則一再強

調，這只是演戲，女演員並未真的被殺死。

自由主義者一再批評反色情女性主義者分不清再現與真實的差別。其實，自由主義者本身也忽略了這個重要的問題：既然真實與再現是有所區別，為何有些A片卻極力混淆這二者？A片呈現女性被強暴、被謀殺的故事，這個現象本身就已經夠糟了，居然還要否認其虛構性與表演性，企圖建立自己的真實地位。雖然這是A片業者的噱頭，卻也反映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女人被強暴、被謀殺具有可觀看性。

A片的第三種手法是先區分現實與再現，然後再將兩者合而為一。方法是，A片故事結束後，訪問拍片的男女演員與導演、編劇，詢問他們此片構思與拍攝過程。這段訪問的重點是女演員，她總是神情愉快的形容自己多麼熱愛拍A片，在拍攝過程中真的體會到快感。換言之，觀眾所看到的性高潮不是表演，而是她真的享受到了性高潮。

這段「訪問」，其實是戲外戲。女演員拍這種A片，先是扮演劇中人物，然後扮演樂在其中、充分敬業的A片女演員。自然，我們絕不會看到女

演員受訪時說她沒爽到。這段訪問被用來和前面的劇情形成對比：前者（訪問）是真實，後者（故事）是再現，二者之間有和諧的對應關係。女演員在表演，而她也真的很喜歡、很享受這種演出。

此處的訪問，被賦與真實地位，而其實只不過是另一段再現。女演員不可能在訪問時談到「我很爽」以外的其他感想。這段訪問是用來說服觀眾她真的很爽。這種訪問和前面提到的女性幻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女性幻想其實是男性幻想女性的幻想，而女演員說話也不是女性自己在說話，她說的是男性要她說的話。

A片有如一面魔鏡，男人面對著它，熱切地問道：「告訴我，女人怎樣才爽？女人到底爽到了沒？」魔鏡的回答，音調抑揚頓挫，有高有低，但訊息永遠不變——嗯；啊；哦；是呀；很好；很棒；我要；還要；再來；更多……。

懸崖邊緣的凝視

——台灣母鹿如何觀看中國獵人

鹿／女人既代表男人慾望的對象，同時又是男性慾望本身，於是符號與其指涉物兩者混合為一，形成封閉的符號意義鏈，也是男性自戀與焦慮的來源。

此文描寫大陸與海島二者間的關係，表達了我個人對文化認同與國族認同議題的關切。此文表面上似乎與色情無關，但其寫作靈感則來自於色情研究中之精神分析理論。「觀看」是主體認同形成過程中一個重要機制，男性經由觀看色情來形成對女性形象與女性角色的認識；居於中心與宰制位置的大陸也循著類似的機制來觀看海島，並將海島女性化。希望藉由此文的探

索，讀者可以感受到性別認同與國族認同二者間的張力與互動。

獵人與鹿的故事

一名男子開車載著妻子與好友一同出遊。開車時，他忽然從鏡子中瞥見妻子正與自己的好友偷偷地手拉著手。到了目的地後，這名男子騎上馬狂奔而去，在林中撞見一頭鹿。此時這隻鹿好比是妻子的化身，他跟著鹿憤怒的策馬追逐。一路奔馳，眼見懸崖就在跟前，這隻鹿跑到了懸崖邊後忽然停下來，回頭望了他一眼，眼神清澈而溫柔。男人與鹿四目相望，在這震撼而動人的一刻，男人彷彿從鹿的目光中看見了自己的脆弱，也停止了對鹿的追趕。

大陸著名學者與散文名家余秋雨先生所著之《山居筆記》中有一篇描寫海南島的文章〈天涯故事〉。上述片段是這篇文章一開始所描述的一個小故事，是余秋雨先生引述一位美國小說家的作品。緊接著這個故事之後，是一則有關獵人與鹿的海南島傳說。同樣是獵人追著鹿，來到了懸崖邊，崖下

是茫茫大海，波濤洶湧。

此刻鹿轉過身來，變成一位少女，獵人愛上了這位少女，把她娶回家去。

〈天涯故事〉這篇文章講述海南島的歷史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關係。余秋雨先生一開頭就先講了兩則獵人與鹿的故事，而第一則又是西洋作家的作品，這到底和中國文化有何相關呢？余秋雨先生自己指出，這兩個故事的精神是人類在逼近懸崖邊緣、天涯海角時，驚見死亡的那一刻所激發出來的自我意識的誕生。邊緣的經驗、瀕死的經驗，這個主題開展了余秋雨先生對中國文化裡中心／邊緣關係的思考。身為一位台灣讀者，我們又如何閱讀來自中心的作者對於大陸／海島所做的書寫呢？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還是先仔細玩味一下獵人與鹿的故事，這其中藉著男人與女人的性別隱喻，潛藏著一個微妙的文化想像：一個關於中國文化如何建構她者的文化想像。

自戀的封閉迴路

鹿代表女性的化身，這是這兩則故事最容易解讀的表層意義，尤其是在海南島傳說裡，鹿乾脆就變成少女，和獵人結婚。這麼說來，鹿從頭到尾都不是鹿，她其實就是女人。

再深入一層分析，鹿做爲一個象徵符號，所指涉的並非女人，而是男性慾望。慾望的本質與其說是人想要某種對象或東西（人與對象與物品的關係），不如說是人與自己的幻想（fantasy）的關係：關於希望、幸福、快感、圓滿的幻想。慾望與幻想一方面對人的行爲具有實際的影響力（使人產生追尋的行動），但它本身卻又是空的，沒有實質內容可言。鹿是獵人（自身）慾望的向外投射，獵人一方面追逐著鹿（女人），但其實是在追逐自己的慾望。獵人與鹿的關係不是男人與女人的關係，而是男人與自己的關係：男人與他的憧憬、他的嚮往、他的焦慮、他的躁動不安。獵人追逐的是他自己，但獵人並沒有這種自覺，他以爲他在追逐一頭鹿（或是女人），這就是

錯誤與誤識的情境。

鹿／女人既代表男人慾望的對象，同時又是男性慾望本身，於是符號與其指涉物兩者混合爲一，形成封閉的符號意義鏈，也是男性自戀與焦慮的來源。個人自我主體性必須通過建構差異、建構異己（她者）而得以形成，問題是，在父權體制之下，女人所表現出來的樣子是男人希望她應該表現的那個樣子；女人自己是什麼、想要什麼，男人並不明白。男人所知道的女人是他自己（及父權文化）所要求女人的樣子。如此一來，男人若拿女人來做爲異己，並經由人我互動以確立自我主體性，由於女人並非真正的異己而是男人自身慾望的外射，勢必形成自己慾望自己、自己追逐自己的封閉循環。

如果把獵人逐鹿的故事看成男人慾望著女人，也希望被女人所慾望（被女人接受，被女人所愛），那麼這是一個男性自戀的故事。鹿自身到底想什麼、要什麼，獵人並不關心，他只顧把自己的慾望投射在鹿身上。追逐的過程因而形成自己與鏡中倒影的互語：充滿慾望的男人（獵人）追逐著鹿／女人，希望被鹿／女人所愛，但鹿與女人並沒有真實的存在，只是獵人自我

的延伸。

到目前為止，獵人與鹿的關係顯示了父權文化——尤其是視覺文化——的通則。不論是西方油畫傳統裡觀畫者與裸女畫的關係，或是男性觀眾與色情A片的關係，都展現了一個類似的現象：女人的身體既代表女性特質，也是男人慾望的對象，又是男性慾望本身。女人做為符號，指涉的是男人與其自身慾望的關係。

從自戀到相互主體性

然而，余秋雨先生所講述的故事，卻包含了二項極為特殊脫俗的要素：懸崖邊的天涯海角；鹿的回眸一望；獵人與鹿的相對凝視。茲引一段余秋雨先生的文字：

「兩個故事的成立有一個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須發生在前面已經完全沒有路可走的地方。如果還有路可走，那回首的目光就成了一種半途而廢的求和，味道不大對了。只有在天涯海角、絕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後的邊

界，一切才變得深刻。……一旦進入，可能煥發哲思，可能逆轉情感，可能蔑視尋常，也可能渴求尋常，總之，全部升騰得不一樣。」（《山居筆記》，頁二二一）。

鹿的回首一望，是鹿居於凝視主體的位置所拋出的目光，鹿／女人不再是獵人慾望的投射而具有了真正的自我主體性，對獵人所投出的這一道清澈溫柔的目光其實是對獵人的挑戰；要獵人走出自戀循環、確認並尊重作為異己的鹿。

獵人看見了自己的被看，知曉了自己是鹿凝視的對象，於是他在這刻衝破了自己追逐自己、自己慾望自己的封閉迴路，獵人與鹿之間，遂有了交互主體性的對的溝通。唯有鹿具有自己的主體性，才能真正的成為獵人的對象而非獵人自身慾望的外射；唯有獵人願意接受鹿的凝視而成為鹿的對象，他的自我主體性才有了外界的參考座標，而非自己被自己的慾望所愛。到了這個境界，鹿就不是男性慾望，而是具有自我主體性的女人。

如果鹿代表女人，女人又是什麼呢？從故事的敘事過程與場景來，鹿

作為女人，象徵著逼近極限、逼近邊緣、逼近死亡時所產生的悸動。尋常的文明發展被拋在身後，前面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肉體生命的死亡，幾乎要觸及死亡的那一刻，獵人與鹿的四目相望激發出互相承認、彼此慾求的相互主體性。

這重生的片刻，由於以婚姻為結局，靈光乍現的頓悟，終究被套入了世俗的文明秩序。男人與女人離開了懸崖邊緣，回到村莊過著夫妻生活，我們可以想見這會是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性別關係。如果鹿群也被允許說故事，結局也許是獵人變成鹿，進入了鹿的生活方式。

女性化的海南島

余秋雨先生對海南島的書寫以鹿的故事開頭，到了敘述海南島時，懸崖邊回首一望的驚悚已消失不見，代之以甜蜜安適的微笑。海島鹿所具有的顛覆性，終究被大陸男人的柔性中心主義所收編轉換。

作者以其女性化、母性化、家園化的意象來書寫海南島的歷史。公元

六世紀之時，「洗夫人」是南粵與海南島最有聲望的統治者；隋文帝統一中國後，洗夫人率領屬下各州縣歸附。地方政治與軍事將領對中央新興王朝的歸附，這樣一個政治事件，被余秋雨先生以優美的文筆說成是「她不時回首中原，從盈盈秋波到矇矓慈目，始終是那樣和善。……，中原人士正有點像那個追鹿的青年。」（頁二二七）

余先生認為中原歷史充滿殘酷血腥的戰爭與政治鬥爭，海南島的安適閒逸使人們有了心靈上的慰藉。海南島「它只有滋潤的風，溫暖的水，暢快的笑，潔白的牙齒，忽閃的眼……。這一切，使我想帶到帶有母性美的淳樸村婦。」（頁二四〇）。海南島與中原文明的關係在於「越是亂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總是在亂世，海南島一次次對整個中國發揮著獨特的功能……，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園文明，（流放者與失意文人、政客）他們淚涔涔地來了，遇到了家園文明，很快破涕為笑……。」（頁二四九）

余先生的柔性中心主義有其基本貢獻，把男強女弱、中心尊貴邊緣低劣的想法加以扭轉，肯定女性與邊緣海島的價值。然而，女性與海島之所以

被歌頌肯定，正因為她符合了男性中心的需要。在此，我很抱歉地必須把余先生溫柔優美的文章以我個人粗暴的方式加以翻譯解讀。我這頭粗魯不文的台灣母鹿是如此了解余先生的文章：

「我們男人很壞，一天到晚打打殺殺的。你們女人不要來管我們男人之間的明爭暗鬥。你們對我們的最大貢獻就是，我們打輸了，累得要死時，你們溫柔的照顧我們，安慰我們，一句怨言也沒有。女人實在很偉大，沒有女人，我們男人脆弱的時候，誰來呵護我們啊！」

雖然我對海南島歷史一竅不通，但憑著普通常識也可推想得知，地區與地區、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不可能只有甜蜜的微笑，還有些別的：悲傷的淚水，憤怒的嘶吼，沸騰的鮮血；或是智慧的分享，資訊的交流，利益的互換。但是在〈天涯故事〉裡，歷史被化約為女性，女性化約為母性，母性化約為溫暖的笑。複雜的人性與詭譎的歷史就這麼被浪漫化為一張風景明信片般的單純美麗。

中國是完整無缺的句號

讓我們再回到獵人與鹿的故事上頭。若沒有逼到絕壁死谷的邊緣、若沒有那鹿的回眸一望，獵人便始終停留在自戀迴路裡。自己追逐著自己的慾望，鹿永遠不是鹿／女人，鹿只能是獵人自我的投射。余先生書寫著鹿的故事，道出了瀕死的驚悚與生命境界的拔高。然而當他書寫海南島時，海南島所可以帶給中國的驚悚已被馴化為家園的舒適。女性做為一個符號，所指涉的意義從危崖邊的震慄頓悟到家園母親的溫暖平易，作者在〈天涯故事〉一文裡建構了一齣「馴鹿記」。

余先生在頁二五一寫道：「海南島只是中國地圖下的一個點，有了這個點，中國也就成了一個碩大無朋的大問號。」這麼具有解構力量的一句話，仍然被文章的最後一句給馴服了：「嫣然一笑，女性的笑，家園的笑，海南的笑，問號便成句號。」

余先生畢竟不忍心讓中國以問號的方式存在著，海南島於是仍被編派

在女性與家園的笑，服務著中國的需要。

問號，終究必須是句號。

中國，終究不能有缺口。

鹿，終究會遺忘那四目交會的珍貴時刻。

而我，身為〈天涯故事〉一文的讀者，往復擺盪於獵人、鹿、中國、海南島的各種認同位置之間。這種游移流動的自由，一方面是文本自身的豐富微妙，另一方面也真是台灣人／中國人／女性／男性的多重身分所激盪出來的一趟令人暈眩的文本之旅。

- | | | | |
|-----------------|--------------|------------------|--------------|
| 054 心情兩紀年 | 阿 盛著 \$ 220 | 001 人生歌王 | 王禎和著 \$ 260 |
| 056 三十男人手記 | 蔡詩萍著 \$ 180 | 003 開放的耳語 | 痲弦主編 \$ 110 |
| 057 京都會館內褲失竊事件 | 朱 衣著 \$ 120 | 006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 痲弦主編 \$ 130 |
| 058 我愛張愛玲 | 林裕賢著 \$ 120 | 010 烟花印象 | 袁則難著 \$ 110 |
| 059 袋鼠男人 | 李 黎著 \$ 140 | 011 呼蘭河傳 | 蕭 紅著 \$ 180 |
| 060 紅顏 | 楊 照著 \$ 120 | 012 曼娜舞蹈教室 | 黃 凡著 \$ 110 |
| 062 教授的底牌 | 鄭明俐著 \$ 130 | 015 因風飛過薔薇 | 潘雨桐著 \$ 130 |
| 069 我們在這裡分手 | 吳 鳴著 \$ 130 | 018 文學·政治·知識分子 | 邵玉銘著 \$ 100 |
| 070 家鄉的女人 | 梅 新著 \$ 110 | 019 並不很久以前 | 張 讓著 \$ 140 |
| 074 大車拚 | 王禎和著 \$ 150 | 021 憐蛾不點燈 | 許台英著 \$ 160 |
| 076 迷宮零件 | 林耀德著 \$ 130 | 023 茱萸集 | 汪曾祺著 \$ 260 |
| 077 紅塵裡的黑尊 | 陳 衡著 \$ 140 | 024 今生緣 | 袁瓊瓊著 \$ 300 |
| 078 高陽小說研究 | 張寶琴主編 \$ 120 | 025 陰陽大裂變 | 蘇曉康著 \$ 140 |
| 079 森林 | 蓬 草著 \$ 140 | 028 追尋 | 高大鵬著 \$ 130 |
| 081 小說、小說家和他的太太 | 張啟疆著 \$ 140 | 029 高行健短篇小說集 | 高行健著 \$ 260 |
| 083 兒女們 | 履 彊著 \$ 140 | 031 獵 | 張寧靜著 \$ 120 |
| 084 典範的追求 | 陳芳明著 \$ 250 | 032 指點天涯 | 施叔青著 \$ 120 |
| 085 浮世書簡 | 李 黎著 \$ 200 | 033 昨夜星辰 | 潘雨桐著 \$ 130 |
| 086 暗巷迷夜 | 楊 照著 \$ 180 | 034 脫軌 | 李若男著 \$ 120 |
| 087 往事追憶錄 | 楊 照著 \$ 180 | 035 她們在多年以後的夜裡相遇 | 管 設著 \$ 120 |
| 090 唐吉訶德與老和尚 | 粟 耘著 \$ 140 | 036 掌上小札 | 蘇偉貞等著 \$ 100 |
| 091 佛佑茶腹鵬 | 粟 耘著 \$ 160 | 037 工作外的觸覺 | 孫運璿等著 \$ 140 |
| 092 春風有情 | 履 彊著 \$ 130 | 041 變心的故事 | 陳曉林等著 \$ 110 |
| 093 沒人寫信給上校 | 張大春著 \$ 250 | 043 影子與高跟鞋 | 黃秋芳著 \$ 120 |
| 094 舊金山下雨了 | 王文華著 \$ 220 | 044 不夜城市手記 | 蔡詩萍著 \$ 180 |
| 096 地上歲月 | 陳 列著 \$ 180 | 045 紅色印象 | 林 翎著 \$ 120 |
| 097 地藏菩薩本願寺 | 東 年著 \$ 120 | 046 世人只有一隻眼 | 凌 拂著 \$ 120 |
| 098 四十年來中國文學 | 邵玉銘等編 \$ 500 | 050 黑夜裡不斷抽長的犬齒 | 梁寒衣著 \$ 120 |
| 100 性別越界 | 張小虹著 \$ 180 | 051 鬼的狂歡 | 邱妙津著 \$ 150 |
| 101 行道天涯 | 平 路著 \$ 180 | 052 如花初綻的容顏 | 張啟疆著 \$ 100 |
| 102 花叢腹語 | 蔡珠兒著 \$ 180 | 053 鼠咀集——世紀末在美國 | 喬志高著 \$ 250 |

- | | | | |
|-----------------|--------------|-------------|----------------|
| 141 夜夜要喝長島冰茶的女人 | 朱國珍著 \$ 180 | 103 簡單的地址 | 黃寶蓮著 \$ 160 |
| 142 地圖集 | 董啟章著 \$ 180 | 105 文化採光 | 黃光男著 \$ 160 |
| 143 更衣室的女人 | 章 緣著 \$ 200 | 106 文學的原像 | 楊 照著 \$ 180 |
| 145 燦爛的星空 | 馬 森著 \$ 300 | 107 日本電影風貌 | 舒 明著 \$ 300 |
| 146 呂赫若作品研究 | 陳映真等著 \$ 300 | 109 夢書 | 蘇偉貞著 \$ 160 |
| 147 Café Monday | 楊 照著 \$ 180 | 110 大東區 | 林耀德著 \$ 180 |
| 148 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 | 陳玉慧著 \$ 180 | 111 男人背叛 | 苦 苓著 \$ 160 |
| 150 履歷表 | 梅 新著 \$ 150 | 112 呂赫若小說全集 | 呂赫若著 \$ 500 |
| 151 在山上演奏的星子們 | 林裕翼著 \$ 180 | 113 去年冬天 | 東 年著 \$ 150 |
| 152 失蹤的太平洋三號 | 東 年著 \$ 240 | 114 寂寞的群眾 | 邱妙津著 \$ 150 |
| 153 百齡箋 | 平 路著 \$ 180 | 115 傲慢與偏見 | 蕭 蔓著 \$ 170 |
| 154 紅塵五注 | 平 路著 \$ 180 | 116 頑皮家族 | 張貴興著 \$ 160 |
| 155 女人權力 | 平 路著 \$ 180 | 117 安卓珍尼 | 董啟章著 \$ 180 |
| 156 愛情女人 | 平 路著 \$ 180 | 118 我是這樣說的 | 東 年著 \$ 150 |
| 158 台灣查甫人 | 王浩威著 \$ 180 | 120 蒙馬特遺書 | 邱妙津著 \$ 180 |
| 159 黃凡小說精選集 | 黃 凡著 \$ 280 | 121 飲食男 | 盧非易著 \$ 180 |
| 161 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 | 孫康宜著 \$ 220 | 122 迷路的詩 | 楊 照著 \$ 200 |
| 162 夢與灰燼 | 楊 照著 \$ 200 | 123 小五的時代 | 張國立著 \$ 180 |
| 163 洗 | 郝譽翔著 \$ 200 | 124 夜間飛行 | 劉叔慧著 \$ 170 |
| 164 朱鷺漫遊仙境 | 李永平著 \$ 380 | 125 危樓夜讀 | 陳芳明著 \$ 250 |
| 165 兩地相思 | 王禎和著 \$ 180 | 127 晴天筆記 | 李 黎著 \$ 180 |
| 166 再會福爾摩莎 | 東 年著 \$ 160 | 128 自戀女人 | 張小虹著 \$ 180 |
| 168 文學評論百問 | 彭瑞金著 \$ 240 | 129 慾望新地圖 | 張小虹著 \$ 280 |
| 169 本事 | 張大春著 \$ 200 | 131 旅行的雲 | 林文義著 \$ 180 |
| 170 初雪 | 李 黎著 \$ 200 | 132 康特的難題 | 翟若適著 \$ 250 |
| 171 風中蘆葦 | 陳芳明著 \$ 200 | 133 散步到他方 | 賴香吟著 \$ 150 |
| 172 夢的終點 | 陳芳明著 \$ 200 | 134 舊時相識 | 黃光男著 \$ 150 |
| 173 時間長巷 | 陳芳明著 \$ 200 | 135 島嶼獨白 | 蔣 勳著 \$ 180 |
| 174 掌中地圖 | 陳芳明著 \$ 200 | 137 導盲者 | 張啟疆著 \$ 160 |
| 175 傳奇莫言 | 莫 言著 \$ 200 | 138 老天使俱樂部 | 顏忠賢著 \$ 190 |
| 176 巫婆の七味湯 | 平 路著 \$ 200 | 139 冷海情深 | 夏曼·藍波安著 \$ 180 |

- | | | | | | |
|-----|---------------|----------------|-----|-----------|--------------|
| 209 | 寫給Ly's M-1999 | 蔣 勳著 \$ 180 | 177 | 我乾杯，你隨意 | 蕭 蔓著 \$ 180 |
| 210 | 兵俑之戀 | 朱 夜著 \$ 180 | 178 | 縱橫天下 | 舒國治等著 \$ 150 |
| 211 | 手記描寫一種情色 | 林文義著 \$ 180 | 179 | 長空萬里 | 黃光男著 \$ 180 |
| 212 | 逆旅 | 郝譽翔著 \$ 180 | 180 | 找不到家的街角 | 徐世怡著 \$ 200 |
| 213 | 大水之夜 | 章 緣著 \$ 200 | 181 | 單人旅行 | 蘇偉貞著 \$ 200 |
| 214 | 知識分子 | 龔鵬程著 \$ 240 | 182 | 普希金秘密日記 | 普希金著 \$ 250 |
| 215 | 雨中的法西斯刑場 | 鍾 喬著 \$ 200 | 183 | 喇嘛殺人 | 林照真著 \$ 300 |
| 216 | 浮生逆旅 | 吳 鳴著 \$ 200 | 184 | 紅嬰仔 | 簡 媜著 \$ 250 |
| 217 |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 | 孫大川著 \$ 200 | 185 | 寂寞的遊戲 | 袁哲生著 \$ 180 |
| 218 | 山海世界 | 孫大川著 \$ 240 | 186 | 歡喜讚歎 | 蔣 勳著 \$ 240 |
| 219 | 北歸南回 | 段彩華著 \$ 280 | 187 | 新傳說 | 蔣 勳著 \$ 200 |
| 221 | 凝脂溫泉 | 平 路著 \$ 200 | 188 | 惡魔的女兒 | 陳 雪著 \$ 200 |
| 222 | 女性觀照下的男性 | 李仕芬著 \$ 280 | 189 | 與荒野相遇 | 凌 拂著 \$ 220 |
| 224 | 秀才的手錶 | 袁哲生著 \$ 200 | 191 | 大規模的沉默 | 唐 捐著 \$ 200 |
| 225 | 尋找紅氣球 | 李 黎著 \$ 200 | 192 | 尋人啟事 | 張大春著 \$ 240 |
| 226 | 玫瑰蕾的名字 | 李 黎著 \$ 200 | 193 | 海事 | 陳淑瑤著 \$ 180 |
| 227 | 度外 | 黃國峻著 \$ 220 | 194 | 一言難盡 | 喬志高編著 \$ 260 |
| 228 | 金絲猿的故事 | 李 渝著 \$ 180 | 195 | 女流之輩 | 成英妹著 \$ 200 |
| 229 | 一九五〇仲夏的馬場町 | 徐宗懋編撰 \$ 199 | 196 | 第三個舞者 | 駱以軍著 \$ 280 |
| 230 | 島 | 賴香吟著 \$ 200 | 197 | 放生 | 黃春明著 \$ 220 |
| 231 | 月球姓氏 | 駱以軍著 \$ 350 | 198 | 布巴奇計謀 | 翟若適著 \$ 280 |
| 232 | 獵雷 | 陳玉慧著 \$ 230 | 199 | 曼那欽的種 | 翟若適著 \$ 280 |
| 233 | 知識與愛情 | 龔鵬程著 \$ 240 | 200 | NO | 翟若適著 \$ 280 |
| 234 | 經典與現代生活 | 龔鵬程著 \$ 240 | 201 | 少年軍人紀事 | 履 彊著 \$ 200 |
| 235 | 漫遊者 | 朱天心著 \$ 200 | 202 | 新中年物語 | 履 彊著 \$ 200 |
| 236 | 小王子 | 聖德士修百譯著 \$ 160 | 203 | 非常的日常 | 林耀德著 \$ 200 |
| 245 | 猴杯 | 張貴興著 \$ 280 | 204 | 鏡城地形圖 | 戴錦華著 \$ 240 |
| 246 | 日與月相推 | 向 陽著 \$ 180 | 205 | 愛的饗宴 | 東 年著 \$ 160 |
| 247 | 跨世紀傾斜 | 向 陽著 \$ 160 | 206 | 祝福 | 蔣 勳著 \$ 180 |
| 248 | 深山夜讀 | 陳芳明著 \$ 250 | 207 | 眼前即是如畫的江山 | 蔣 勳著 \$ 180 |
| 249 | 山地門之女 | 江文瑜著 \$ 280 | 208 | 情不自禁 | 蔣 勳著 \$ 220 |

- | | | | |
|--------------|----------------|-------------------|------------------|
| 282 阿難 | 虹 影著 \$ 280 | 250 美麗蒼茫 | 王定國著 \$ 320 |
| 283 仰天45°角 | 黃寶蓮著 \$ 200 | 251 革命家的夜間生活 | 林文義著 \$ 260 |
| 284 我和我豢養的宇宙 | 鍾怡雯著 \$ 180 | 252 台灣好女人 | 藍博洲著 \$ 240 |
| 285 我凝視 | 平 路著 \$ 240 | 253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 | 藍博洲著 \$ 360 |
| 286 海浪的記憶 | 夏曼·藍波安著 \$ 220 | 254 當代大陸文學史教程 | 陳思和主編 \$ 380 |
| 287 哭泣哭泣城 | 阮慶岳著 \$ 180 | 255 台灣現代詩經緯 | 林明德著 \$ 400 |
| 288 藥罐子 | 李欣倫著 \$ 230 | 256 文學場域的變遷 | 張誦聖著 \$ 260 |
| 289 南方絳雪 | 蔡珠兒著 \$ 220 | 257 一枝煎匙 | 宋澤萊著 \$ 320 |
| 290 百年追問 | 蕭關鴻著 \$ 280 | 259 那些人那些故事 | 楊 照著 \$ 200 |
| 291 在百貨公司遇見狼 | 張小虹著 \$ 260 | 260 跨越 | 佛瑞斯特·威爾遜著 \$ 220 |
| 292 因為孤獨的緣故 | 蔣 勳著 \$ 160 | 261 母親 | 高行健著 \$ 160 |
| 293 俳句一百首 | 馬悅然著 \$ 230 | 262 你是否愛過？ | 陳玉慧著 \$ 260 |
| 294 我年輕的戀人 | 陳義芝著 \$ 200 | 263 漂木 | 洛 夫著 \$ 280 |
| 295 一首詩一個故事 | 吳 晟著 \$ 220 | 264 男人的育嬰史 | 賴瑞和著 \$ 200 |
| 296 筆記濁水溪 | 吳 晟著 \$ 260 | 265 未來，一直來一直來 | 林正盛著 \$ 350 |
| 297 楊牧 | 張惠菁著 \$ 250 | 266 一隻蝴蝶飛過 | 柯淑卿著 \$ 200 |
| 298 另一種鄉愁 | 馬悅然著 \$ 220 | 267 月蝕的七個半夜 | 楊 煉著 \$ 200 |
| 299 孔雀的叫喊 | 虹 影著 \$ 230 | 268 河潮 | 友 友著 \$ 200 |
| 300 疫 | 章 緣著 \$ 260 | 269 樹猶如此 | 白先勇著 \$ 360 |
| 301 勸學 | 福澤諭吉著 \$ 240 | 270 文字的故事 | 唐 諾著 \$ 249 |
| 302 日蝕 | 平野啟一郎著 \$ 200 | 271 衣魚簡史 | 董啟章著 \$ 230 |
| 303 魔幻之眼 | 南方朔著 \$ 250 | 272 愛的考驗 | 煥·歐爾薩 \$ 230 |
| 304 暗示 | 韓少功著 \$ 380 | 273 外省書 | 張 煒著 \$ 260 |
| 305 看天族 | 黃武忠著 \$ 299 | 274 紀弦回憶錄 | 紀 弦著 \$ 750 |
| 306 星移幾度 | 賈福相著 \$ 250 | 275 北風之南 | 林文義著 \$ 200 |
| 307 鴛鴦蝴蝶 | 趙 川著 \$ 180 | 276 天涯海角 | 簡 媜著 \$ 280 |
| 308 歌聲戀情 | 路寒袖著 \$ 200 | 277 華太平家傳 | 朱西甯著 \$ 800 |
| 309 憂鬱三千公尺 | 路寒袖著 \$ 170 | 278 夢中書房 | 羅智成著 \$ 220 |
| 310 安住亂世 | 向 陽著 \$ 200 | 279 馬克斯之死 | 翟若適著 \$ 299 |
| 311 印象國度 | 黃光男著 \$ 200 | 280 盲目地注視 | 黃國峻著 \$ 200 |
| 312 第九味 | 徐國能著 \$ 200 | 281 麥克風試音 | 黃國峻著 \$ 190 |

- | | | | |
|----------------|--------------|-----------------------------|---------------|
| 343 紐西蘭的文學旅程 | 石帝文著 \$ 260 | 313 太平盛世 | 聞人悅閣著 \$ 200 |
| 344 英瑪，逃亡者 | 周丹穎著 \$ 160 | 314 魯賓遜漂流記 | 林正盛著 \$ 200 |
| 345 性，藝術與永生 | 翟若適著 \$ 320 | 315 如何打敗可口可樂 | 翟若適著 \$ 220 |
| 346 我們其實不需要住所 | 向陽著 \$ 200 | 316 躁鬱的國家 | 黃凡著 \$ 220 |
| 347 青春三部曲 | 吳錦發著 \$ 260 | 317 上裸男孩 | 席德進著 \$ 280 |
| 348 溫柔些，再溫柔些 | 李敏勇著 \$ 200 | 318 孤飛之鷹 | 席德進著 \$ 280 |
| 349 奇怪的溫度 | 陳明才著 \$ 350 | 319 是或一點也不 | 黃國峻著 \$ 220 |
| 350 感覺結構 | 張小虹著 \$ 250 | 320 水門的洞口 | 黃國峻著 \$ 160 |
| 351 經史子集 | 李爽學著 \$ 450 | 321 飛翔的麒麟（上） | 辻原登著 \$ 280 |
| 352 Indigo藍 | 黃實蓮著 \$ 200 | 322 飛翔的麒麟（下） | 辻原登著 \$ 280 |
| 354 流動的郵局 | 李儀婷著 \$ 180 | 323 黑蝴蝶 | 孫禹著 \$ 240 |
| 355 台灣島巡禮 | 廖鴻基著 \$ 350 | 324 人在北京 | 陳平原著 \$ 300 |
| 356 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 郝譽翔著 \$ 280 | 325 銀色仙人掌 | 龍應台著 \$ 230 |
| 357 加油，人生！ | 王壽來著 \$ 220 | 326 雲吞城市 | 蔡珠兒著 \$ 200 |
| 358 食在凡間 | 朱振藩著 \$ 250 | 327 鶴止步 | 虹影著 \$ 220 |
| 359 姐妹書 | 蔡素芬著 \$ 200 | 328 看得見的鬼 | 李昂著 \$ 230 |
| 360 妻的容顏 | 吳錦發著 \$ 200 | 329 與自己和好 | 王浩威著 \$ 200 |
| 361 少女之夜 | 許正平著 \$ 250 | 330 朋友 | 高行健著 \$ 230 |
| 362 貓之猜想 | 黃凡著 \$ 240 | 331 心在何處 | 施叔青著 \$ 260 |
| 363 漩渦 | 柯品文著 \$ 180 | 332 霧散的時候 | 彭瑞金著 \$ 200 |
| 364 寂靜之聲 | 師瓊瑜著 \$ 260 | 333 人物速寫 | 林文月著 \$ 200 |
| 365 日本文學導遊 | 林水福著 \$ 280 | 334 有病 | 李欣倫著 \$ 230 |
| 366 冰箱 | 柯裕棻著 \$ 200 | 335 地老 | 陳淑瑤著 \$ 160 |
| 367 驅魔 | 施叔青著 \$ 220 | 336 沙戲 | 王定國著 \$ 200 |
| 368 公主徹夜未眠 | 成英妹著 \$ 230 | 337 靈犀之眼 | 南方朔著 \$ 260 |
| 369 擦肩而過 | 章緣著 \$ 230 | 338 春琴抄 | 谷崎潤一郎著 \$ 160 |
| 370 黃小艾 | 聞人悅閣著 \$ 260 | 339 讀心之書 | 平路著 \$ 250 |
| 371 人類不宜飛行 | 成英妹著 \$ 250 | 340 大學之賊 | 黃凡著 \$ 300 |
| 372 膚淺 | 張小虹著 \$ 260 | 341 給福爾摩莎寫信 | 東年著 \$ 230 |
| 373 在這個美的世界 | 廖仁義著 \$ 200 | 342 聯合文學20年短篇小說選（1984~2004） | 張實琴主編 \$ 450 |
| 374 食家列傳 | 朱振藩著 \$ 280 | | |

- | | | | |
|-----------------|----------------|--------------------|-----------------|
| 406 因為玫瑰 | 鍾護主編·賞讀 \$ 250 | 375 私人放映室 | 成英妹著 \$ 230 |
| 407 寫我的書 | 林文月著 \$ 280 | 376 秋天的婚禮 | 師瓊瑜著 \$ 200 |
| 408 新野蠻時代 | 南方朔著 \$ 260 | 377 紅爛厨娘 | 蔡珠兒著 \$ 230 |
| 409 瑤草 | 陳淑瑤著 \$ 250 | 378 黃凡後現代小說選 | 黃 凡著 \$ 280 |
| 410 借來的時光 | 向鴻全著 \$ 220 | 379 芳香詩學 | 奚 密著 \$ 260 |
| 411 賴索 | 黃 凡著 \$ 240 | 380 好女孩不做 | 成英妹著 \$ 230 |
| 412 男回歸線 | 蔡詩萍著 \$ 230 | 381 沒卵頭家 | 王湘琦著 \$ 250 |
| 413 遮蔽的時間 | 裴在美著 \$ 300 | 382 紅字團 | 駱以軍著 \$ 200 |
| 414 後現代 / 女人 | 張小虹著 \$ 280 | 383 沙子自己知道 | 粟 耘著 \$ 300 |
| 415 東亞的泥土與歐洲的天空 | 馬 森著 \$ 200 | 384 青春正盛 | 林正盛著 \$ 250 |
| 416 謎鴉 | 葛 亮著 \$ 250 | 385 Mr.office歐菲斯先生 | 蔡詩萍著 \$ 250 |
| 417 外太空的狩獵 | 張菱齡著 \$ 230 | 386 愛·在天堂與地獄之間 | 蔡詩萍著 \$ 250 |
| 418 夏志清文學評論集 | 夏志清著 \$ 320 | 387 饕餮書 | 蔡珠兒著 \$ 200 |
| 419 海天浮沉 | 廖鴻基著 \$ 240 | 388 海與毒藥 | 遠藤周作著 \$ 380 |
| 420 卍 | 谷崎潤一郎著 \$ 230 | 389 貓與庄造與兩個女人 | 谷崎潤一郎著 \$ 230 |
| 421 我·拋棄了的·女人 | 遠藤周作著 \$ 250 | 390 鋼鐵蝴蝶 | 林耀德著 \$ 260 |
| 422 書和影 | 王文興著 \$ 320 | 391 我的二十世紀 | 蔡秀女著 \$ 350 |
| 423 證據 | 陶龍生著 \$ 230 | 392 寵物 | 黃 凡著 \$ 250 |
| 424 一則必要的告解 | 柴 著 \$ 230 | 393 桃香 | 黃武忠著 \$ 200 |
| 425 男姐 | 成英妹著 \$ 299 | 394 鍵 | 谷崎潤一郎著 \$ 230 |
| 426 女神與鬼魅 | 林芳玫著 \$ 250 | 395 剩賢奇蹟 | 石帝文著 \$ 350 |
| | | 396 丈夫的秘密基地 | 呂政達著 \$ 200 |
| | | 397 沈從文自傳 | 沈從文著 \$ 250 |
| | | 398 海東青 | 李永平著 \$ 800 |
| | | 399 維多利亞俱樂部 | 施叔青著 \$ 230 |
| | | 400 徐志摩短詩選 | 徐志摩著 \$ 150 |
| | | 401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 林耀德著 \$ 260 |
| | | 402 老楊和他的女人 | 履 彊著 \$ 260 |
| | | 403 金合歡 | 洪素麗著 \$ 200 |
| | | 404 銀合歡 | 洪素麗著 \$ 200 |
| | | 405 為了測量愛 | 陳義芝主編·賞讀 \$ 200 |

聯合文學

含平郵郵資，如欲掛號，每本另加20元
 劃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服務專線：(02)2766-6759 2763-4300轉5107
 傳 真：(02)2749-1208編輯部 2756-7914業務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女神與鬼魅／林芳玫著. -- 初版. -- 臺北市：
聯合文學. 2007〔民96〕
224面：14.8x21公分. -- (聯合文叢；381)

ISBN 978-957-522-665-7 (平裝)

855

95025156

聯合文叢 381

女神與鬼魅

作者／林芳玫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叢書副主編／陳維信

執行編輯／蔡佩錦

編輯／林佳蕙

視覺總監／周玉卿

美術編輯／黃祉菱

校對／林芳玫 施佩君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 · 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3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7年1月 初版

定價／250元

copyright © 2007 by Fang-mei Li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S 702-01



中華民國玖拾玖年陸月拾捌日送存





海天浮沉·廖鴻基 著
NT\$240



新野蠻時代·南方朔 著
NT\$260



寫我的書·林文月 著
NT\$280



名家散文在聯文。

| 無限延伸聯文 · <http://unitas.udngroup.com.tw> |

從赤嵌樓裡石龜與池龜的對話，展開 一片女性書寫的空間，

填入林芳政從童話、戲劇、電影、A片，以及生活周遭的男男女女，所發現的女性多重面向；

是巫婆是仙女，
是神龍是幽魂，
是平凡是激進，
是女人是男人，
是權力是八卦，
是真相也是再現，
都在她或輕或重的筆觸中，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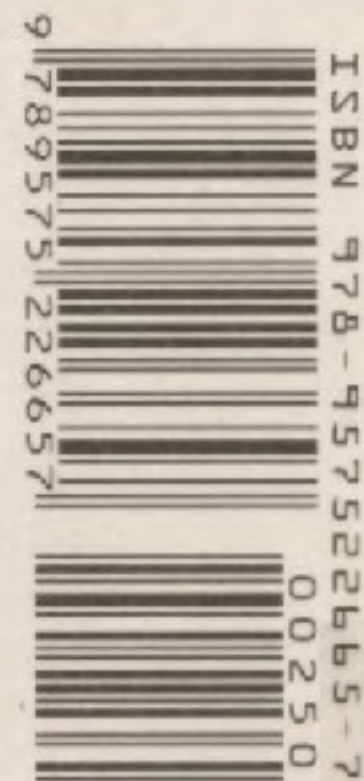
你／妳可以在書中找到自己的故事，也可以填入自己的故事，如果不行，請倒立，

別忘了神龍的提示

陰謀

陰謀

！陰謀！



女神與鬼魅
林芳政 著 · Phantom of the Goddess

衣服與肩膀的互吻

「乍暖還涼的四、五月初春，某個星期日陽光燦爛，他穿著白色薄T恤在頂樓陽台散步。一陣風吹來，帶來涼意

在當時，「涼」是一種抽象的邏輯概念：因為有風，所以會涼。他真實的肢體感受到：薄如紙張的T恤，因為風的吹拂，在他肩頭顫抖。衣服與肩膀，有如年輕戀人的初吻，輕輕的接觸，夾雜喜悅與害怕，微微抖動著衣服吻著肩頭，肩頭也羞澀地回應著。」

1-2

